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U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三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三卷備錄一卷

〔明〕馮夢龍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一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

〔明〕陳士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春星堂刻本

.....四八五

春秋衡庫三十卷附錄三卷

備錄一卷

〔明〕馮夢龍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衡庫

三十卷》提要

春秋衡庫序

余邑春秋其世業也習是
經者十人而九余離諸生
業三十餘年見譚者恍隔

序

世事獨於春秋有見獵心
常夢中讀春秋咕咕在口
席上有譚春秋新題影響
者好與相角庶幾杜氏癖

也、每思

國家明經初指非以隱癖
傲士、欲輯一書備載近代
各家之題採加評定而馮

序

二

猶龍氏指月一刻先余同
然又大全中諸儒所說有
與胡相發明者有愈於胡
氏者、其他蕪雜可少刪芟

而諸書有與春秋相關者
合增刻爲一書、猶龍氏近
復以衡庫出矣、猶龍氏才
十倍於余、是二書出爲習

序

三

春秋者百世之利也、余嘗
謂習春秋有三難、亦有三
快、易詩書禮同出聖經義
理顯著、有爾雅及漢詁諸

書宋儒循而注之雖微義
不存而詞旨曉然惟春秋
褒貶刑賞在一字中或在
言外而變例雜出異同不
嫌令學者以臆相推測其
難一

序

四

國初功令春秋左氏公羊
穀梁程氏胡氏并用而後

專用胡氏有明知其過刻
者有意於宋南渡後事故
相形斷者未必一一盡合
而功令所在不得不抑心
意以從之其難二

序

五

國初經題仍宋經義或出
數題之大意中相近者或
相反者聽各爲條答而後

乃以某傳某句搭題或傳
意影搭或脫母搭或取左
氏搭或取各注疏搭若射
覆臆鈎他經入闡止慮文

序

六

之不佳春秋入闡先慮題
之不習其難三然他經製
詞造格與書執同多用宋
儒注疏中語無論子史卽

六經語稍僻字稍粗音稍
聾者不得輕入士之好古
文辭者謂時執薄之而春
秋奉左氏爲祖禰門風特

序

七

異語在他經執號壯者置
之春秋執中尚覺萎蕸所
稱引與古文詞無異其快
一他經時執多俳體比辭

相對限之以八、跣跣之材
不得少騁、而春秋體裁可
爲短長、如論如策、不爲三
尺文格所拘、其快二、士各
序
人
執一經、勢難兼習、博者不
過借字句、以供筆端耳、春
秋則引用各經、相爲表裏
中與詩義相發者、比之傳

序更明、易筮之法、賴左氏
以存、樂記一書、止存其理
而聆音辨器、不如左國之
晰斯、以一經全五經之用
序
九
也、其快三、衡庫一出而通
春秋之三難、益春秋之三
快、猶龍氏自言有此書可
無觀他書、誠確論也、春秋

稱孤經得此翼之可無患
孤麟經大明之會再增一
大快哉抑余有未盡之說
蓋春秋單題自有難也以

序

十

傳者逆經者心以學者逆
傳者心或隱在一字之難
或絃緒雜出之難或輕重
不侔之難或書法三四五

六之難或出於會盟征伐
之外而涉性命理學之譚
者之難近世主司非本經
而反以搭題難士溺其旨

序

十一

矣余意於傳上直標某爲
關捩某爲旁岐某猶形影
某爲尺鳧某爲血脉某屬
駢枝某爲型模某相河漢

某爲牖中之日某爲或張
之孤難易旣明正岐有辨
則主司不至謬悞又經題
中如于洮乞盟踐土裴林

序

三

伐鄭之類咸以例對案虛
實不同可以見士筆力而
近稅改爲二段夫經文嚴
謹有單則倒輕重殊也有

分則對輕重等也豈有輕
重等而故爲不對以從所
自便之體哉至於無傳單
題非文定之疎也必寄見

序

三

某傳或與某傳相同所以
前密後疎者正以義例見
前得從同以比斷卽猶律
家之以准某例醫案之借

用某方也茲宜於無傳單
題定引某傳而不必旁採
各注尤與胡氏原不立傳
之本一心相合也具此數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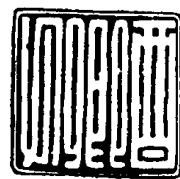
西

說以聽猶龍氏之裁定無
非欲爲春秋成一全書耳

時

天啓五年九月楚黃友人

李長庚撰



序

主

發凡 十則

古吳後學馮夢龍述

一經錄全文。雖空月不敢擅削。示尊經也。
一是經。孔氏權書。游夏不能贊一詞。況其
下乎。國初頒大全於學宮。使士子以
意逆志。隨所取裁。猶不失窮經之遺意。
其後胡氏孤行。而文定之春秋。未必尼
山之春秋矣。予不揣。竊欲倣朱子四書
集註之例。廣搜百家之說。採其切中情
理。不涉穿鑿附會者。定爲正註。其說可
相參者。附之圈外。名曰權書揣摩。庶幾
彙羣儒之精神。備一經之羽翼。奔走多
難。尚未脫稿。茲編一以功令爲主。故胡
氏全錄。即偶節一二。亦多崩弑等傳。或
複詞贅語。舉業所必不用者。不然。寧詳
涉略。不敢啓後學苟且之端也。

一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
已宗胡。自難並收。以亂耳目。惟與胡相
發明者。間錄。至如無傳單文。舉業家相
沿。以爲不成題。夫題出經文。因傳廢經。
是經文亦可刪而讀矣。習而不察。莫此
爲甚。與其苛擬傳題。以供射覆。孰若明
出經文。以試聰明。茲編於單文。有胡氏
發於他傳者。則注曰見某傳。不然。即採
大全諸儒之說。以備觀覽。如語止一家。
則標曰全某氏。如集衆語。則止標全字。
一左國公穀。原係聖經之按。先按後斷。故
載於胡氏之前。四傳不同者。分載之。標目
各空一字。先後
則以事實爲序。大同小異者。合載之。或合
標左國。或合標公
穀。間有標三傳者。文雖不同。而事實可
相貫者。連載之。仍各分標。見於一傳者。
偏載之。各標本書。一二語不可偏廢者。補載

或事官稍別。或文采雙妙。嵌入既難。
全錄又贅。姑用雙行注補。仍標明之。

聯屬載之

或大書備載原文。不隸經
或小字注明一二語。

而可備事實之考者附載之

附 檀
字 日
加
即

無關事實。而辭采璀璨。可助筆花者。亦

備錄其文。或誦或覽。惟資性是視。不令

嗜古者。有遺珠之歎。

一有事出三傳而胡氏援引之者互存則

春秋衡庫

凡例

三

贅。今存胡以便擬題。而原文未備。則補

註之。若無題脚者。仍用本傳。

一春秋與詩相通。故採取獨富。

姑舉衛風如擊鼓乘

舟之類。切於經文者。用大書。如碩
人載馳等。止註明左胡本文之下。**書**
如

秦誓禮記如檀弓月令等摠屬興要亟

加摭錄他如周禮家語穆天子傳晉乘

楚檣杌
吳越春秋
管子
晏子
韓非子
呂

覽韓詩外傳史記文獻通考杜氏通典

朱子纂要 陳氏括例 事義考 季氏私考

春秋屬辭等書或事詳於一時或語詳

於一事或連篇而誇富或片語以佐遺

或典故於焉取徵。或事實借之芻印。並

收莘盤不遺玉屑。惟他經之外。吾不敢

知若語崑門。無慙變一矣。

一採用諸書各標出處

者。但用圈隔。止

離經文一字。省紙也。較胡傳低一字。遵

春秋衡庫

凡例

四

時也。字俱大書。便覽也。

一坊本十二公。首俱有列國。又每年注天

王各國年號殊覺猥冗。今將一經始末。

自周而下。總載首帙。使人一覽可盡。其

每年止錄某君元年崩卒之類以備查

閱若經中無事者。則并省之。

一文章如祭公諫征犬戎事實如宣王南

征北伐之類。雖在春秋以前。有裨經學。

獲麟雖絕筆。而左國所載。如楚衛齊晉之亂。皆春秋結局。不可不錄。今前後各附一卷。俾首尾畢具。覽是編者。一切書可盡置高閣矣。

一字非甚難識者。不音。義非甚難通者。不解。其音解悉列上方。不使與補注相混。一凡雙行注語。或解傳中本句。或補所未足。及文法不同處。則即注本文之下。如

春秋衡庫

不序例

五

係全傳事寔。或斷語。則總注于後。

一無傳經文。其事明見他傳者。則曰見某傳。若事不具見。而義實有指者。則曰主某傳。若影響相傳者。則曰借某傳。

春秋衡庫附錄前三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列國始末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所謂王城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桓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莊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僖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文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宣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成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襄元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崩。子景王立。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子王猛立。是年卒。弟敬王立。二十六年。入成周。崩在春秋後。

魯

姬姓。侯爵。周文王第四子姬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于曲阜。是為魯公。傳十世至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息姑。春秋始於隱公。隱公立十一年。弒弟桓公。執立。立十八年。薨。子莊公同立。立三十二年。薨。子

閔公啓方立。立二年。弒。庶兄僖公申立。立三十三年。
薨。子文公興立。立十八年。薨。子宣公接弒太子赤而
立。立十八年。薨。子成公黑肱立。立十八年。薨。子襄公
午立。立三十一年。薨。子昭公稠立。立二十五年。出奔。
又七年。薨。于乾侯。弟定公宋立。立十五年。薨。子哀公
蔣立。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又九世頃公。警
爲楚考烈王所滅。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益。爲四嶽。佐禹平水土。
有功。賜姓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商末。太公望起渭水。
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定殷。封營丘。爲齊侯。
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定殷。封營丘。爲齊侯。
受命專征。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魯桓十四
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莊八年。襄公弒。次年。桓公
小白立。管仲爲政。齊始伯。僖十七年。桓公卒。子無虧
立。次年。被殺。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
潘立。文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被弒。懿公商人
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宣十年。惠公卒。子頃
公無野立。成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襄十九年。靈
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弒。弟景公杵臼
立。哀五年。景公卒。子荼立。被弒。悼公陽生立。哀十年。

悼公弒。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恒弒簡公。立其弟
驁爲平公。而相之。卒移齊祚。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虞。成王母弟也。成王滅
唐。封虞。曰唐叔虞。其子燮。改曰晉侯。自燮傳十世至
昭侯。昭侯故都翼。而封其父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
號爲桓叔。晉始二。昭侯傳孝侯。孝侯傳鄂侯。鄂侯二
年。入春秋。魯隱五年。鄂侯卒。而曲沃桓叔之子莊伯
前弒孝侯。已聞鄂侯卒。復興兵伐晉。弗克。晉人立鄂
侯子光。是爲哀侯。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魯桓三年。武公伐翼。虜哀侯。殺之。晉復立其子小子
侯。立四年。武公復誘殺之。而哀侯之弟緡立。爲晉侯。
魯莊十六年。武公滅翼。盡以其寶器賂周。周僖王始
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更號曰晉武公。明年。武公卒。子
獻公倮諸立。莊二十六年。士蒍爲大司空。盡滅桓莊
之族。晉始都絳。僖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是冬。被殺。
弟卓子立。僖十年。弒。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
卒。子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文公重耳立。始伯諸
侯。僖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文六年。襄公卒。
子靈公夷臯立。趙盾爲政。宣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

宣八年。郤缺爲政。明年。成公卒。子景公孺立。宣十一年。荀林父爲政。十六年。士會爲政。十七年。郤克爲政。成四年。欒書爲政。成十年。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是爲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弑。悼公周立。韓厥爲政。襄七年。知罃爲政。襄十三年。荀偃爲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爲政。襄二十五年。趙武爲政。楚始先軫。伯業陵夷。昭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爲政。昭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十六年。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爲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三年。范鞅爲政。定十三年。晉逐范中行氏。而知韓趙魏四氏並彊。定公午三十一年。魯獲麟。其後韓趙魏復滅知氏。至靖公之世。三分晉國。

宋

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于微。謂之微子。紂無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克殷。復其位。成王既誅武庚。使微子繼湯祀。封于商墟。得用先代禮樂。作賓王家。與陳杞號爲三恪。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傳世十四。至穆公和之七年。入春秋。魯隱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桓二年。殤公弑。穆公子莊公馮

立。莊二年。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弑。弟桓公御說立。僖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圖伯無成。僖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文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弑。弟文公鮑立。成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昭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立三十六年。魯獲麟。後六世至偃王。稱王圖伯。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陳

媯姓。侯爵。昔帝舜之後。封于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祀。其地在太皞之虛。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傳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入春秋。魯桓五年。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莊元年。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僖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文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宣十年。靈公弑。子成公午立。襄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昭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陳惠公吳立。定

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哀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姁姓。伯爵。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五傳至武公。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至魯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相傳為時王所黜。僖十四年。杞成公九年。遷于緣陵。僖二十七年。桓公來朝。稱子。文十二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文公來盟。復稱子。進退不常。閔公維之六年。魯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于楚。

春秋衛庫

列傳

六

秦

嬴姓。伯。顓帝裔孫。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大業。其子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世之秦。號曰秦嬴。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使逐犬戎。盡有故周岐豐之地。凡七世。至穆公。任好。魯僖十五年。秦晉戰韓。始見春秋。文二年。伐晉。遂伯西戎。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瑩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宣四年。共公卒。桓公立。成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昭

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定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哀三年。惠公卒。子悼公立。哀十八年。悼公卒。子共公立。後九世而孝公強。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

楚

芊姓。子爵。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祝融位。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荊蠻。胖以子男之田。六世至熊渠。甚得江漢間民情。乃立其子之子為王。後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又八年。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駒。是為蚡冒。又一世至熊通。稱王。是為楚武王。魯莊四年。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莊十年。伐鄭。見經。曰荊。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難立。莊二十二年。弟熊惲弒兄代立。是為成王。莊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經始稱楚。文元年。子商臣弒成王而自立。為穆王。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旅立。始爭霸。宣十一年。孫叔敖為令尹。宣十八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襄元年。子重為令尹。襄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

春秋衛庫

列傳

七

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爲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南爲令尹。襄二十二年。蘧子馮爲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爲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子郢敖立。昭元年。公子圍弑康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蘧罷爲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弑。平王居立。卽棄疾。蔓成然爲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爲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爲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定四年。吳入楚。昭王奔。旣復。子西爲令尹。哀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卒在春秋後。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楚最盛。凡十王而後秦滅之。

春秋列國

吳

姬姓子爵。周太王長子泰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逃之荊蠻。號曰勾吳。端委以治周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嗣立。從吳俗。斷髮文身。羸以爲飾。遂不通中華。魯成七年。吳伐郢。始見經。卽吳子壽夢也。名乘。去太伯十九世。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襄十二年。壽夢卒。子遏立。卽諸樊。襄二十五年。遏卒。弟餘祭立。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弟夷昧立。昭十五年。夷昧卒。子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弑。諸樊之子光立。是爲闔廬。定十四年。光伐越。兵敗。

徐

嬴姓子爵。柏翳之後。柏翳二子。大廉後爲秦。若木爲徐。周穆王時。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赤矢。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魯僖三年。徐人取舒。始見經。僖十七年。伐英氏。書人。文七年。伐莒。舉號。昭五年。伐吳。復書人。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越

春秋列國

鄭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昭五年。從楚伐吳。始見經。稱越人。定五年。入吳。以後皆稱於越。從其舊號也。定十四年。允常卒。子勾踐立。是年敗吳于檣李。哀元年。吳入越。勾踐棲于會稽。哀十三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來聘。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勾踐祚。爲伯。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後四世爲楚所滅。

姬姓。你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封友于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幽王之難。友寄帑于號鄭之間。因侵二國地。謂之新鄭。友卒。諡桓公。友相幽王。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魯桓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秋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弑。立子亶。桓十八年。齊殺子亶。祭仲立子儀。莊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僖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驪立。宣三年。穆公卒。子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弑。弟襄公堅立。成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襄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襄七年。僖公弑。簡公嘉立。昭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蒍立。定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聲公十二年。魯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衛

姬姓。侯爵。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以其地之半。封康叔于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傳世十三。至桓公完。十三年。

入春秋。魯隱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冬。被殺宣公。晉立。桓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朔奔齊。公子黔牟立。莊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閔二年。狄滅衛。殺懿公。宋桓公立戴公申。以廬于曹。是年卒。弟文公毀立。僖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僖二十八年。奔楚。大夫元咺奉其弟叔武受盟于踐土。成公復歸。殺叔武。晉執成公。元咺復立其弟瑕。僖三十年。成公殺瑕歸衛。宣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速立。成二年。穆公卒。子定公滅立。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襄十四年。齊滅衛。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弑。獻公復歸。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昭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哀二年。靈公卒。孫出公伋立。是年。晉納世子蒯瞶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蒯瞶入。是為莊公。輒奔魯。哀十七年。晉圍衛。莊公奔死。衛人立公子般。師十二月。齊伐衛。虜般師。立公子起。哀十八年。衛逐起。輒復入。又六世至聲公。先是諸侯皆稱公。至聲公。子成侯速。仍降為侯。地益削。速孫嗣君。更敗號稱君。稱君凡三世。而秦二世廢君角為庶人。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于蔡。使監武庚。以叛誅。其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之。傳世十三。至宣侯。考父二十八年。春秋隱八年。考父卒。子桓侯封人立。桓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莊十年。楚執哀侯去。莊十九年。卒于楚。蔡人立其子盼爲穆侯。僖十四年。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文十五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宣十七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襄三十年。子般弑景侯而立。是爲靈侯。昭十一年。楚殺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復蔡。蔡平侯廬立。昭二十年。平侯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侯二十二年。爲楚滅。

春秋左傳

列國

三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始受封。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春秋魯桓十年。桓公卒。莊公射姑立。莊九年。莊公卒。子僖公夷立。莊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僖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文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宣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廩立。成十三年。宣公

卒于師。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襄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昭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定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哀八年。宋滅曹。虜伯陽。

邾

曹姓。陸終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隱元年。邾儀父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首附齊桓。進爵爲子。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

春秋左傳

列國

三

小邾

卽儀父也。邾子瑱立。莊二十八年。瑱卒。文公遽蒞立。文十三年。文公卒。子定公獲且立。成十七年。定公卒。宣公慆立。襄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定三年。莊公卒。子隱公益立。哀七年。魯人邾執益。哀八年。歸。哀十年。邾子益來奔。後改爲鄒。爲楚所并。曹姓。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周封其少子友于邾。爲附庸。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邾城是也。魯莊五年。書邾黎來來朝。其後數輔齊桓。尊王室。王命爲

諸侯至僖七年始書小邾子襄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莒

已姓一云贏姓子爵少昊之裔武王封茲與期于莒
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無諡而有號自魯隱二年入
向其君無致魯僖一十六年茲丕公盟向始見傳文
十八年太子僕弑紀公庶其始見經子季佗立成十
四年莒子朱卒號渠丘公疑即季佗也黎比公密州
立一名買朱鉏襄三十一年黎比公弑子展興立昭
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爲著丘公展與奔吳昭十
春秋衛庫 列國 西
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庚
興立是爲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興來奔齊納郊公自
是微不復見又四世滅于楚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嶽伯翳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
文叔于許以續太嶽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國小而
近鄭魯隱十一年鄭入許許莊公奔衛桓十五年莊
公弟許叔復入即穆公新臣也僖四年穆公卒僖公
業立文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宣十七年昭公卒
靈公立成十五年遷于葉襄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

悼公買立昭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
九年悼公弑斯立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

紀

姜姓侯爵封于東莞魯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始見
經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繻之後魯隱七年書滕侯卒桓
二年書滕子來朝自是稱子僖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文二年滕昭公來朝宣九年昭公卒文公立成十六
年文公卒成公原立昭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
春秋衛庫 列國 主
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哀四年頃公卒子隱公庚
母立哀十一年隱公卒後并于齊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魯隱十一年滕侯
薛侯來朝始見經莊三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
其後至昭三十一年書薛伯穀卒葬薛獻公

虞

姬姓公爵自仲雍君吳又三傳至周章武王克商求
泰伯虞仲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于
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

二世有虞公者。貪晉璧馬。遂亡其國。

號

姬姓。公爵。王季子。號仲之後。文王友愛仲叔。一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封仲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猶相天子。魯僖五年。晉獻公假道于虞。以伐號。遂滅之。

北燕

姬姓。伯爵。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于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魯昭三年。經書北燕。

春秋衛庫

列國

去

伯款出奔齊。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七雄時僭稱燕王。凡六世爲秦所滅。

其餘宿向極戴。鄆州殺鄆牟。鄆蕭滑遂。譚鄆陽舒。江黃弦。溫厲英氏。郭梁隨邢。頓介。夔項須句。鄆麋。邾六。巴庸。崇萊。舒麥。鄆集。鄆偏。陽根。牟舒。鳩。邾郟。鮮虞。沈戎。山戎。北戎。姜戎。陸渾之戎。戎蠻。狄白狄。赤狄。潞申氏。留吁。腐谷。如諸國。雖見于經。其興廢隱顯。不能詳錄。

春秋衛庫列國始末

終

春秋衛庫附錄 前一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名傳序畧

胡傳序畧

胡安國著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自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左傳序畧

杜預著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

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意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壓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穀梁傳序畧

范甯著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尋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固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

春秋衛庫

附錄

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千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

橫流。廼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常奉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春秋衛庫

附錄

三

程子傳序畧

程頤著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

春秋衡庫

附錄

四

春秋衡庫附錄

前二

春秋衡庫附錄 前二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兩周事考 春秋以前事

祭公諫征犬戎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

春秋衡庫 附錄

一

藏成也

當言準入

示以好惡

周文公即

公諸侯也
公之所行
與衆共議
也御婦官
也衆並也
一族一父
子也取姓
梯以備三
不參一父
之女
厲王葬王
曹孫自穆
至厲凡五
傳衆國名
美也

密康公以色亡

國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粦。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粦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私而不獻。一年。王滅密。

榮夷公好利

國語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召公諫監謗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者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

春秋衡庫

師小師也
贈哥更殊
音濼
韓太師史
人史耆及
師傳也

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徽仇青羅
元宜王屬

出太原而歸。於是有六月之詩。曰。文武吉甫。薄伐玁狁。時。南荆皆叛。方叔嘗北伐有功。王命帥師征之。南蠻平。於是有采芑之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時。夷在淮上者亦叛。王命召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且關疆境。至于南海。於是有江漢之詩。曰。江漢浮之。淮夷來求。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仲山父爭戲括

國語。魯武公來朝。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其少子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

春秋衛庫

四

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號文公諫不藉千畝

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案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親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辰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之候故曰

立春之日

天廟食

也孟春之

月日月作

在堂室初

吉二月吉

日

農動

也史太史

農官家官

司事司農

之官職故

農成故

祭也不易

祭土之宜

庶民同師

六所宜為

王耕籍田

者農六天

王畋也御

沐浴也

人掌獲

獲人司事

自王以下

如公卿百

吏一籍田

三籍田

畢也

御農一名

神農

也時

行其農

農獨行也

大商

百官行

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疏。後

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

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疏。後

春秋衛庫

五

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官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饗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塲。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史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誓帥音官以省風土。康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耨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疏。後

國語
言活
言傳

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料民

司馬遷
國語
言活
言傳

國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農協族。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幽王廢申后

國語
言活
言傳

朱子纂要幽王寵褒姒。生伯服。姬與虢石父比。而諧申后及太子宜臼。於是逐太子而立伯服。太子奔申。故申后有小雅白華之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白雲露彼菅兮。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宜臼又有小弁之詩。曰。取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搆。靡瞻匪父。誰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又曰。君子無易由

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伯陽父論西周將亡

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陰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大水土竭。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平王東遷

史記申侯怒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召西夷犬戎征王。殺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王立。東遷于維維。以辟戎寇。先是鄭伯死于戰。其子叔父散兵以東迎太子。故果立為武公。衛武公將兵佐周平戎。平王命武公為公。

平王錫文侯命

尚書謂位之初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為天大譴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也。我秋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國之之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其歸有考成視爾師。寧爾邦。用養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名虎字義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亦謂唐叔

秦襄公始為諸侯

史記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秦襄公始為諸侯。

秦襄公始為諸侯

人

徙維從維。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詩秦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衛驅。陰鞠綦績。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駟驥素人誇其車馬人從之盛也

春秋衡庫附錄

附二

春秋衡庫

卷一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隱公上

胡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扞王於穀。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諡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又不是懲而聞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抑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平王四年 齊僖公薨

胡卽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卽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

此元文後
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膏於正矣春秋立文後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穀梁公何以不言即位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胡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全注氏周禮凡言正月皆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諸法正歲諸法如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

父書南
總註同
張若愚

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大一統也全注氏春秋書禹法不類何與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春秋之時欲詳聖德天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北然後知自隱至哀一百四十二年子魯哀公十四年春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紬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二月公及邾儀父邾子盟于蔑左公攝位而欲求

好于邾故為蔑之盟凡盟地為方以殺牲于次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而為盟書成乃歃血讀書以告神扶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

胡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

要平聲
與制同

鄭公

祭禮主聲
八尺口板
五尺而增
五尺而增
五尺而增
五尺而增

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左初鄭武公娶于申白武

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

春秋衛庫 卷一

四

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艸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

子封即子

其言志

祭禮主聲

諸侯

國書

陸音

漢書

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

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

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

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

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

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

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

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

春秋衛庫 卷一

五

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

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

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

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

之謂乎。

胡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

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

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

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鄆，據之爲已盛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散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

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賄者何。喪事有賄。賄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賄。貨財曰賄。衣被曰賄。

胡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
制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宰稱宰
叅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
名下士書人叅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
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賤諸侯之妾是加冠於
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
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
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賡
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
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
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
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賤諸侯之妾而名
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
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其禮係北
而昭明神
經朱禁王
教之類蘇
公周大夫
三物大夫
賜

竟境同上
齊

錄音元
錄音齊

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事義考按祭先山自周公殺

梁。梁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第七支子食邑千祭者

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錐矢不出。竟場束八

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經義考

公子益師卒

胡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策。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爲遠。然公子彌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爲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爲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春秋傳庫 卷一

二年

九

春公會戎于潛。左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胡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領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

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讖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無駭帥師入極。左司

胡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

春秋傳

卷一

十

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違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即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左復修戎好也。

胡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其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矣。狄猾夏，則靡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繁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

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曰：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左卿爲君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紀傳。

胡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啜歸，贈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定矣。大抵之禮嚴矣。

春秋傳

卷一

十

紀子伯姬子盟于密。

胡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劑之，而非闕者，有本據傳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

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賈成風王不書
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斷之而
非闕也甲戌已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
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
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
曲爲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胡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
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
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春秋傳庫 卷一 主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
征伐之始

胡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
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
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
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
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
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
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實實以
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爲君
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

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
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
可通矣

平王五十三年 秋宋穆
公和卒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曆算者
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
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
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
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

春秋傳庫 卷一 主

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
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
夷狄侵中國皆陽徵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
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
天象也詩小雅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何不謂之變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德通勉從
事不敢告勞無辜無辜誰口富貴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時皆背德職競由人全朱子王者修德行政
陰陽去好使陽盛足以勝

三月庚戌天王崩

胡崩者上隆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

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沒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胡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

春秋傳

卷一

志

曰。世卿非禮。裳裳石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奸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詩小雅裳裳石華。式黃式左。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駟。乘其四駟。六轡沃若。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

附左。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

禮記

祭義

祭義

祭義

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弔。號公政。四

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

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

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

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

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

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

蘋。雅有行葦。沔酌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凡父兄在告老而子弟爲官則解子

穀梁未畢喪

孤未葬。未爵使之非正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

春秋傳

卷一

主

曰賵。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賵。不可

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

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胡武氏。夫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

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

諒陰有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已。以

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

秋之肯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

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

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

屬公卒
首傳先君
公也

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公與夫立

左宋穆公疾召大

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

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

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

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

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

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

春秋傳

卷一

去

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

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

胡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

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

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

告終易代則有爭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

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

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

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

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

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

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

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

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修春秋則有革而不因

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

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

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尋廬之盟也

春秋傳

卷一

去

胡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

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

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

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

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

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

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東

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

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穆公逐其二子莊

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
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
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
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
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
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
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
也。

胡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
存或削。易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

春秋衡庫

卷一

九

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岳之盟者。其生
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
國也。按周制有殯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
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爲
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
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
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
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
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
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

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
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
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
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
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
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
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
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
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春秋衡庫

卷一

九

春秋衡庫

卷一

春秋衛庫

卷二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隱公中

桓王四年宋衛桓公與夷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取邑之始

胡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

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

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

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

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

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

春秋衛庫

卷二

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

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

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與人向而天討

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左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

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

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

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

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

辟言

厚福之子

完言老也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

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

憾而能珍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

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

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

乃老○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左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

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

春秋衛庫

卷二

胡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

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

而過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累慢易無國君之禮則

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

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

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

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全胡

者諸侯因事出境不期而遇值于途必有兩君相

見之儀遇者為主遠者為賓禮先至者以相接所以

崇禮讓絕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州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於東

宋一黨
衛一黨

宋一黨
衛一黨

春秋左傳卷二

三

鄭一黨衛一黨宋一黨衛一黨左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詩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此州吁伐鄭國人也胡春秋之法誅首惡典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

春秋左傳

秋聲帥師此大夫專將之始

宋殤公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後即位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四

胡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詎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詎義也輩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輩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護履霜之戒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胡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聲帥

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而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詆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陳左州吁未能和其民厚

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前

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

春齊衛庫卷二五

國福小老夫老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

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衛人使右

宰醜泄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泄殺

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

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胡伐鄭稱人責誠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

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

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

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泄也變文稱

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

晉宣公

故曰衆誅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

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

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又然後

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

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左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

十二月宣公即位

胡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

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

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

春秋衛庫卷二六

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

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

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五年衛宣公

春公觀魚于棠左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

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

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人而振

可也振振
振也振振
振也振振

略地前未
陳魚大說
捕魚之具

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
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
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
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且言遠地也

胡齊景公問於晏子吾何修而可以昭於先王觀
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

春秋衛庫 卷二

七

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
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
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待昔觀魚議
之也全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
廟月令季冬乃周之二月經書春則是周正
月未當當當魚之時案乃
是地特為遊觀之樂耳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左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胡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於其盛而稱
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

通考
通考

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足師之
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邱以侯
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
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
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桓公母

公羊考宮者何考猶入

室也始祭仲子也

穀梁禮庶子為君為其母

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

胡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
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

春秋衛庫 卷二

八

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
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末贈而正
名之曰仲子之廟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
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
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
以諡繫號以姓繫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
諡卑卑姓氏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全案氏夫禮必庶子為君而後其母築宮其祭也
又以為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桓未為君
而為之築宮以祭
初獻六羽五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胡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

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

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

禽受之非也用于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

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

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

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

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

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鄭人伐宋左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

君釋憾于宋敵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

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問其

人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

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

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

也

胡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螽

于宋敵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

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

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

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

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

絕其黨

胡蟲食苗心曰螽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曰螽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螣害稼也

其螟螣及其害春秋書螟螣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

賊無害我田釋春秋書螟螣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

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

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

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胡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

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

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

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

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于至於亡

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左以華入鄭之役也殺梁伐

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白

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胡園者繆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胡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易為納成于魯以利

春秋衛庫卷二

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鄭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

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

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

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

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

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

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周禮謂人宰司萬輪平

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

此鄭伯使宛來歸祓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

郕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

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

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

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

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

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左始平于齊也

氏前此魯未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役而書與齊

盟蓋皆鄭莊之謀也齊氏經書公會齊侯盟者

春秋衛庫卷二

附左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

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

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

去草焉艾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者信矣

者信矣

秋七月

原者建隆
也言不
居可外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胡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乘鸞。駕大。夫。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無。廢。農。無。廢。蠶。無。卯。無。沽。川。澤。無。焚。山。林。無。作。大。事。以。妨。農。功。無。作。淫。巧。以。蕩。上。心。為。麥。祈。雨。孟。夏。天。子。居。明。堂。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旌。服。赤。玉。巡。夏。於。南。郊。無。起。上。功。無。發。大。衆。命。農。勉。作。無。休。於。都。無。舉。大。事。以。留。養。氣。孟。秋。天。子。居。總。章。乘。休。車。駕。白。騂。載。白。旌。服。白。玉。巡。秋。於。西。郊。穿。窬。舊。土。修。國。倉。命。有。司。起。民。收。多。積。蓄。乃。教。田。獵。以。習。武。孟。冬。天。子。居。玄。堂。乘。玄。路。駕。鐵。騂。載。玄。旌。服。玄。玉。巡。冬。於。北。郊。命。野。虞。考。獮。鴻。雁。取。魚。命。有。司。農。計。糶。糴。數。將。糴。糴。歲。且。更。始。專。於。農。民。無。有。所。使。全。注。氏。元。者。物。之。始。於。時。為。春。王。者。則。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予。者。物。之。通。於。時。為。夏。王。者。則。贊。德。和。令。行。慶。施。惠。予。者。物。之。通。於。時。為。秋。王。者。則。選。士。厲。兵。修。法。服。刑。負。者。物。之。成。於。時。為。冬。王。者。則。講。武。為。冬。王。者。則。固。封。備。邊。命。將。講。武。

冬宋人取長葛

胡宋人情強圉邑。又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原。禮。大。司。馬。以。九。伐。之。威。散。則。刑。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城。殺。其。親。則。正。之。放。散。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在。列。國。不。能。修。連。帥。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也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卷二

三

春秋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七年

胡叔姬伯姬之姊。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

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鄫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胡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平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春秋衛庫

卷二

主

夏城中丘李氏私考按中丘近莒之地莒雖小國而界于東夷是時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既又取杞牟婁駭駭乎為疆場之憂矣故雖盛衰而特城以備之

胡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結艾之盟也

胡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

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

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

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

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糾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

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侯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

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

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胡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曰故邾人人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其矣

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淪昧之明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胡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個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

春秋衛庫 卷二 十七

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旌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春秋衛庫 卷二

春秋衛庫 卷三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隱公下

八年

春秋公衛侯遇于垂

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胡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

春秋衛庫 卷三

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

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

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

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

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

祊近于魯許鄭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玉不復能巡狩

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鄭之入者不順之
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
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宣公卒桓侯封人立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
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
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
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
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
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諸侯不生名死則

春秋左傳卷三

二

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

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左齊人卒

平宋衛于鄭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冬齊

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

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

君之明德穀梁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

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

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于不及二伯

胡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紀也天道隱而家天下

然後有詰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盟詛
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于至是傾危之俗成民
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

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

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

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踐天

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

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

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

類亦變周制矣春秋左傳卷三

春秋左傳卷三

三

以制今而宋衛鄭之謀未息故明年遂有伐宋之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左以成紀好也

胡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

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

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爲失禮曰謙亨君子

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

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

矣

填

此姓如蒙
出姓如蒙
命氏如胡
公曰陳命
曰陳氏左
傳以字為
氏陳氏考
是改作氏

卷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左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

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胡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巴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耳其後官

春秋衛庫 卷三

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褒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九年 蔡桓侯封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胡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問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

卷六

卷六

春秋衛庫 卷三

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來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意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則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

五

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告自天王失威福之禍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譏

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其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夏城郎

全高氏魯自受劫之後將以郎伐宋又恐他國之繼其後故城郎以備之

胡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上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皆正而裁。日至于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

春秋衛庫

卷三

六

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輅。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仍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

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郭之役。怨公。不告命。

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

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胡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

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期王王命為據于國門之外合諸侯以發禁命諸侯

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凡書會。皆識也。謂非王事相會聚。左傳。齊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召陵之舉。不為是。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附左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春秋衛庫

卷三

七

懼其侵快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冠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聘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戎師。大奔。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盟于鄧為師

期

夏。單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羽父先會齊侯鄭

伯伐宋

胡雖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左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

春秋衛庫 卷三

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胡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郕襄公取郕昭公取郕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郕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詳戰曰敗秋宋人衛人入郕全前民宋連衛以取郕鄭皆之其唐而人之矣春秋無美惡宋有奇滿輕疾如宋衛之人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鄭師入郕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郕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郕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胡稱伐稱取兼之也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闖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

春秋衛庫 卷三

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下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食其必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從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鄭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鄭何難哉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左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

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正也薛庶姓也我不

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

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

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

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爲

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胡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

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

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

春秋衛庫 卷三

十

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

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

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

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

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

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

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左夏公會鄭伯

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

關音通
較也子都
即關
傳音附
穆公孫
登音子

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朝以走

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弗及子都怒秋七月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穎考叔取鄭

伯之旗蜚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

又以蜚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

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

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

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

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

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

春秋衛庫 卷三

士

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

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

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

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

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

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

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

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

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真于許我死乃亟去

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孫日失其序。夫詩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胡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賄。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鄭。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訛及防。入初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

春秋衛庫 卷三

生

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缺。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附左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鄭志也
見卷四地
見卷四

鄭志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

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圖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為氏。立桓氏。而討為氏有死者。公羊公子。聾諂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蓋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聾恐。若其言。聞乎桓。於

春秋衛庫 卷三

生

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

胡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

胡傳。右隱公十有一年。書於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

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周正爲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玉正則知天下之定於一也。隱公不書卽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懇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太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賂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

春秋衛庫

卷三

五

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已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

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漢世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

春秋衛庫

卷三

五

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爲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歟血果何爲也。後十年爲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民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也皆爲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爲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思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啗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爲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爲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爲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爲私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爲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爲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討，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

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不日者，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爲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爲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策，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述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讐，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爲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衡庫

卷四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桓公上

公名桓惠公于隱公弟
弒隱自立在位十八年

九年 元年

胡元年卽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
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
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
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
代因之。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
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
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春秋衡庫 卷四 一

春王正月公卽位

胡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卽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
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
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
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
伐。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絕桓也。曰古者
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
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
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
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固。其欲授桓乃實讓之。

案其母者
桓其子以
比惠公愛
仲子故桓
桓爲太子

春秋衡庫

卷四

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
公卽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
舜禪受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
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
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
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
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
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
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適嗣。禮之所不得
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
探其邪心而成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
罪。深加貶絕。備書始終。誅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
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
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

田爲周公祊故也

胡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
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
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有于國。而聖人乃以爲惡。

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壁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春秋衛庫

卷四

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結前成也。盟曰

渝盟無享國

胡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惡。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左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胡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堯時洪水豈有以致之開闢以來水行未得所歸。故使禹治之。而後水由地中行耳。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二年 是春宋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胡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

春秋衛庫

卷四

四

及其大夫孔父 左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

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公羊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

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胡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

春秋衡庫

卷四

五

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關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胡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滕子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之世不復稱

春秋衡庫

卷四

六

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怒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代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春秋之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

胡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慙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

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

四月取卽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左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犬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瑳帶裳幅舄衡紱紕紕昭其度也藻率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

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路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郃鼎在廟。章孰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況將昭違亂之路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之。忘諫之以德。

漢上未飾
心雖下家
地比象象
天地四方
鍾首揚在
鍾和在衡
辰日月星
也維百序

胡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越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實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左。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胡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

春秋傳庫

卷四

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胡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鄧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悖信義。以自守其國家。

荆楚雖太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左。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左。盟于唐。修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胡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者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春秋傳庫

卷四

春正月

三年

宋莊公
元年

胡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

春秋左傳

成公七年

命以武公
桓公之孫
也桓公名
成師其
子名成師
成師之孫

春秋左傳

卷四

十一

父則子不子

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人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曾之臣子。義不戴天。反而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春秋左傳

成師其子名成師

小宗以桓公名成師

成師其子名成師

春秋左傳

卷四

十一

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不戴。覲覲。今晉甸侯也。而建國公會齊侯于贏。左成昏于齊也。公不而媒。成昏非。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胡齊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論。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齊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吝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晉命。

晉命而終于吳晉爭盟自爭盟觀晉命所歸彼晉
於此也故春秋善晉命時齊衛勢敵故齊魯自以
為小伯而黎人亦責衛以方伯
之事故彼此相命以成其俗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左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
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
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
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
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
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
春秋衛庫卷四十三

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尊則有尊
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
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
于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于
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
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左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
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

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

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穀

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

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

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

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

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

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讎是公之

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

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敵荀之刺

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

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致夫人也

有年

胡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

豈無豐年而不見乎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

獨桓有年宜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

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公乃有年則是反常

也故以爲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借乎人事國
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數可知也而
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祿
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
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
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穀梁四時之田爲宗廟之事也

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庖

胡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

春來衛庫

卷四

十五

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

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

以蒐中夏教麥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

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

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

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

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

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宰蒙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

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

卿之長降從中字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

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

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

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

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

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

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

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

春來衛庫

卷四

十六

所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職弑君之賊乎故特貶

而書各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弑君之賊而名其

宰則桓公沒主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

而不名也始而來聘蒙宰書各以見貶終而追錫

玉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贈仲子糾聘桓

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

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

侯人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

爲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放古重其任也

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

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九百四

春秋衛庫

卷五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桓公中

五年陳桓侯鮑卒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見隱公二年盟密傳左再赴也。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曰如

胡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

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

微者也。齊在東周。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

春秋衛庫 卷五

朝紀。乃懷詐譖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

也。其志憐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

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子修經存而不。

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亦異於典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

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所謂。

聖人誅意之効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胡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

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

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豎圉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御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若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全高氏齊魯境一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陸氏譏不戰。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王奪鄭伯政。鄭伯

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

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三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伐

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校。固將先奔。既

二十九年
為偏五人
為伍總首
與諸將
大將之應

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胡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

春秋衛庫 下卷五

三

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臣所能與也。

風月已月
生
百陶
百池
百陶
百池

大雩 左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

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禮記仲夏命樂師修鞠

威戎羽。調于笙。笙。黃。鐘。視。命。有。可。為。民。師。

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

胡天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

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

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

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

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

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禘祭於已之寢。禮也。故

春秋衡庫 不卷五 四

季氏旅于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

指諸掌之說矣。全諸侯宜雩山川。今為壇于南郊。

罪。故皆作。故曰大雩。

冬州公如曹

胡按左氏。浮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

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

高以父師而保。登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

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

定音

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事。故也。不復其國也。定者

六年 陳厲公躍元年。是年 楚熊通自立為楚武王。

春正月寔來

胡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

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

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

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

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

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能正

春秋衡庫 不卷五 五

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

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

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

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

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

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定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

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

處。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附左。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

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

無首無尾
有傳有言

他音全脫
有矣

藏字疑
力累久

果得歌也

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五
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聞也。
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
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
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
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
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
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
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
春秋衛庫 下卷五 六

公與桓公

最文命以
辭

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
而修政。楚不敢伐。補史記。天王之則。楚已勝。隨
王不許。熊通怒。曰。吾先熊。隨人爲之。周。隨王是
舉我先公。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
我自尊爾。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
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
百。以獻于齊。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
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
有耦。齊太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
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
春秋衛庫 下卷五 七
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于齊。
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曰。必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
也。弗從。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見是冬紀
侯來朝傳左紀來諮謀齊
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
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

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以旅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旅以殺則王下大綬諸侯下小綬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衆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周禮中冬教大閱前期華更戒衆庶修職法度人衆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舉史以旗物數鐸各帥其民而致前明解旅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生舉史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不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鼓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舉史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舉史舉旗車徒皆半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徒進及表乃止生作如初乃鼓車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閱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部及表乃止生作如初

蔡人殺陳佗穀梁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

胡佗弑大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善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各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

以各生知
予文之類
以禮命知
文王名諡
武王名諡
以禮命知

五十首
凡亡取於
物如與
西伯而
名雖
二山具教
也

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弑父考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墓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

九月丁卯子同生左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犬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緇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各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胡適家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達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

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皆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胡按左氏會于鄆。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于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春秋衡庫 卷五

十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胡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祗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文賦通之。禮儀不潤澤。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暴。不以火田。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羣。不登庖廚。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冬。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夫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在方城之外。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

春秋衡庫 卷五

十一

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

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

春。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主

爾。譏丞也。丞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喪夏不葛。至何氏云。烝也。其盛貌。冬。萬事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胡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兄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

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讀書也。天王使冢父來聘。

胡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賄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

春秋傳庫

卷五

主

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祭叔和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夏五月丁丑烝。

胡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附左。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譽。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泃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

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獲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全高氏紀滕諸國或朝或會邾不修舊好故伐之

冬十月雨雪

全王氏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陰陰侵陽之象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五

胡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爲不稱使，不與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儗。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五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曹大子來朝，賓之

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胡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者，謂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遞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

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常享而舛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季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文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 是年春曹桓公終生卒

春王正月

胡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諒於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春秋衛庫 不來五

主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胡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無與之同

夏

附左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之。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禍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初

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饒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胡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待州吁主兵而先宋。

春秋衛庫 不來五

主

春秋衛庫 卷五

春秋衡庫 卷六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桓公下

十有一年 是年夏鄭莊公寤生卒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惡曹之盟卽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爲鄭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附左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鄭人軍其郊

春秋衡庫 卷六

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郢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關志若敗鄭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子昭公

左夏鄭莊公卒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卷六

胡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臺突之際其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姪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

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

春秋衡庫 卷六

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胡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

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
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其富尊
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黜其君而立其非所
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
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
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
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
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
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
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
中

春秋

三

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朱彞孔父道其
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突歸于鄭

胡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
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
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
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
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
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
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

且可也
難言托

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胡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
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
也擇令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
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
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
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
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
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

春秋

春秋

四

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
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
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
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
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
強於為善也詩鄭風有女同車如雲華將朝將
女同行願如舜英將飛將翔願王維繫彼美且異
在且山有喬木隰有游龍不見子立乃見彼重
今風其辭女叔兮伯兮今伯兮不見子立乃見
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忘兮彼狡童兮不
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忘兮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殺吳者何吾大夫

之未命者也全杜氏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胡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

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

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

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

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

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春秋傳庫卷六

十有二年鄭厲公突元年○是年冬衛宣公晉卒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左平杞莒

也全胡氏紀為齊難危急甚矣魯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僅與小弱之

皆微其無救于紀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左

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宋可

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全杜氏盟門會皆以會宋為詞則

是宋公有志于會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未勝于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鄭免

降心以相從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左宋公辭平故與鄭伯

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于惠公朝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宋無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無信也

胡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

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

春秋傳庫卷六

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

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

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

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

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

附左楚屈瑕伐羅圖伯比逐之還謂其御曰莫

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眾

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不辭其勞
以正其身
試以刑

教以刑也。莫敖租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
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請乎。夫周則君則衆而
好鎮撫之。召諸司馬。以公德見莫敖。而告
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
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獲。莫敖使術於師。曰。諫
者有刑。及郢。亂次以濟。遂無次。日不設備。及羅
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
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春。一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春秋左傳卷六 襄公六年 七

胡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
而與戰。戰而不地于紀也。齊爲無道。恃強凌弱。此
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
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
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
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
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譬大國
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
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
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

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時。自治
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
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
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
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
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冬。十月。

春秋左傳卷六 襄公六年 八

十有四年。是年冬齊僖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左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全胡氏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其
報也。故爲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于
其地。王氏公於鄭矣。比之至矣。十二年。展平宋
紀而不克。則爲武父之盟。爲宋之伐。十三年。僖
紀侯之職。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胡按。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
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涸陰。互
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廣食養祭。於是乎用藏之。

周用之福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煥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全劉向周失之故。秦失之故。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煥年。

夏五穀梁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胡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

春秋左傳

卷六

九

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

會

胡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全胡氏君之在事。與御者最相親近。故若所親近之人謂之御。

如御史御妻是也。若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如御食御書之類。

胡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黍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穀梁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

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

春秋左傳

卷六

十

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

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胡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報宋之戰也。

焚渠門入及大達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胡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能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桓王二十有五年齊襄公諸

春秋衛庫

卷六

土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左非禮也諸侯不貢

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胡遣使需索之謂求王幾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賄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

齊襄公

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弑奪

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于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莊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圻

未春衛庫

卷六

土

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

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

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逐君之臣

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

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

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

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胡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

胡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于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

天王下告諸方伯求復其國兼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

春秋傳卷六

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謀定許也全季氏鄭莊方強則二國扶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為名會艾之謀豈能掩入許之罪乎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胡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莊公實于元于櫟使檀伯佐之

胡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

鄭

齊

宋

今又城櫟而實于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立何事之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胡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

春秋傳卷六

西

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自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

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

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全張桓宋莊衛陳皆以不正微國其為安謀乃水流濕火就燥微陳侯疑之耳然微不微眾所以疑而遂

元年 十有六年 鄭二君厲公五

元年 十有六年 鄭二君厲公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左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春正月會于曹蔡先于衛夏四月伐鄭衛先于

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

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

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

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

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

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讓賞

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

未衛庫春秋防微

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防春秋防微

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胡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

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

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見隱七年左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見莊五年五左初衛宣

公烝於夷姜生急子風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

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風壽於左公子夷姜烝

要

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季使盜得諸莘

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

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欲以酒壽子載

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

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

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

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

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仰罪爾詩風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籩條不鮮魚網

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商人惡宣

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假有害宣公

之于河衛人傷其事而作

十有七年簡惠公五年○是年夏

齊侯伐魯公忽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主隱傳小國

盟句左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左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見隱二年左疆事

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歸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愆心。

〔胡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葬蔡桓侯。

朱六

十

癸巳葬蔡桓侯。

〔胡季〕桓侯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

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宋志也。

全許氏正月與齊為盟，二月及邾為趙之盟，而八月伐之。注氏隱元年盟，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盟秋伐，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

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附左〕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

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朱六

十

十有八年，蔡哀侯崩，元年○鄭二君，厲公七年子亯元年，是秋弑。

春王正月。

〔胡〕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犬子自立，見執于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

齊下系

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左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

胡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

春秋傳庫 卷六 左

詞曰敝荷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大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川詩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川

子由歸既曰歸止易又懷止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左公

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羊傳幹而殺之公薨于車

鄭子順公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於諸侯以並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七月

附左秋齊侯師于首止子齊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慶而轅高渠彌祭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子孫即王

附左周公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衡庫 卷七

馮夢龍輯 張茂城參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于母文姜也人哀姜在位三十二年

四年 元年 即二君廟公八年子儀元年○是年冬陳莊公林卒

春王正月

胡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結而不書父子君

春秋衡庫 卷七

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胡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

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

遠矣詩衛風誰謂河廣一義枕之誰謂宋遠或子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此宣姜思其女宋夫人之詩

夏單伯逾王姬

公羊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胡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逾王姬使我為主也

其不言如者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全范氏禮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

春秋衡庫 卷七

為大夫者不名王中子禮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殺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

不正有三年之喪天子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饗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寡

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逾于京師上得尊

經 123-79

周之義爲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全高氏禮諸侯嗣立喪畢以然後歸以臨民桓墓祔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以寵之

胡不稱天王寵墓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

春秋衛庫

卷七

三

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王姬歸于齊

胡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邢部部

此遷邑之始至陳氏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民有其地曰遷

胡邢部部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迎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陳宣公柩曰元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林侯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在公庭兄王內於餘丘小國其後屬齊

胡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

春秋衛庫

卷七

四

慶父主兵卒致于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把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爲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嘯

胡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嘯。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慰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時齊侯將娶。昌金而長。金柳若揚。金巧既成。金終日射。侯不出。正金展我。錫金。齊侯變分。清揚。金舞則選。金射則買。金四矢反。金以禦亂。春秋衡庫。卷七。五。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宋閔公 捷元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胡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李紀侯弟

左紀於是乎始判

胡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戡。屈已事強。後五廟。公詳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此書次

左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

春秋衡庫 卷七

六

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胡次止也有畏也。欲殺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讓。次于滑。讓之也。齊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于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若識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胡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饗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附左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櫛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亯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亯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人以篡

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衍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左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公羊易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譜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考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

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

胡凡大開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議其備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弗去以

經 123-82

道言之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
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
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
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
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
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
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未
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弒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

春秋衛庫

卷七

九

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惡其詐
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
惡莠惡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胡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
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
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
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

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
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
焉愛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 楚文王熊
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
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

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

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

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

春秋衛庫

卷十

十

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
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

之意也

秋郎黎來來朝 左名未王命也

胡郎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
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
名郎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
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左納惠公也

胡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六年

春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

胡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

春秋左傳卷七

十一

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視聘者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齊侯宋公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左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濞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秋公至自伐衛

胡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

春秋左傳卷七

十一

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教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胡俘者二傳以為質按商書稱遂伐三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齊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辦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免彼諸侯者豈其弗祭而援之甚

齊侯宋公
放甯跪以
寶歸齊而
齊以公子
三國
從其主也

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過惑之端也。又普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作之心。而後動公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御於貨。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爭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附左〕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甥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

春秋衡庫 卷七

三

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

秦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改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全張氏周之秋。今五月也。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苗俱無。

〔胡〕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 是年冬齊襄公諸兒弑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大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稅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大譏之也。次于匡。于番。北于雍。

春秋衡庫 卷七

補

榆是也。而急難。榆榆畏敵而怯。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侯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穀梁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

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

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士，暴師露衆，役久不用。

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

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全注：因大開治，莊公有所畏而治兵，非其地。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左：仲慶父請伐齊。

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

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胡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

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

惡著矣。朱：七。

秋師還。

胡書師還，議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

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

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

帥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

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

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也。未

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

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

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胡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

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

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

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

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

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意，明

矣。古者親親與尊賢，金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

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

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

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弑其君諸兒。左：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

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

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

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

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曰捷

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

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

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

畢小前
柄長形如
畢是以推
見者

履反誅履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
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
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
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胡按左氏徒人費石之紛如能死節者也春秋重
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
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
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
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
朋鮑叔皆沈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
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
齊國之強太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
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
人者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詩齊風盧
美且仁盧重鉤其人美且德○刺
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百姓苦之
春秋衡庫 卷七

春秋衡庫
卷八

春秋衡庫 卷八
莊公中
九年齊桓公小
白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左初無知虐於雍廩春雍廩殺無
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訕地訕魯左齊無君也
胡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于齊而不繫於
大夫之名氏也全杜氏來者非
一人故不稱名曰公及齊大夫盟
者議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
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
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
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
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全杜氏莊公自謂出于齊而為報故要齊大夫
而謀立糾以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也
夏公伐齊納糾糾小白入于齊史記小白自少善
大夫高偃及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
于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
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送
糾者行益遲桓載溫車中馳行故得先入立
胡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

傳東來
車也亦子
梁子公卿
次戎右

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徒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春秋傳庫

卷八

二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時齊地

左公

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胡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志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湯公以見敗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

段齊展

諱公以重貶其志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左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

親也請盡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

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

相可也公從之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

召忽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

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

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

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

春秋傳庫

卷八

三

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于生而伯諸係糾可謂

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

虛至于其勉之死者有分矣行入齊境自刎而

死仲遂入君子曰忽之死也賢其生也仲之生

也賢其死也殺梁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

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

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

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胡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

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子於

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怨焉不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
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其
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
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附國語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
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
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
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
公曰若何鮑子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之謀

春秋左傳卷八

四

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子我矣鮑子對曰使
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
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
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
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
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公
曰若何曰殺而以其尸授之公將殺仲齊使者
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齊使受仲而以返比
至三襲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桓公問曰

義各安

春秋左傳

卷八

四

春秋左傳

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立田狩畢弋不聽
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或中侍游車之褻
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
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
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
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察比校民之
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
準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
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
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
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
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
聖王之處事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
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
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
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
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

春秋左傳卷八

五

德何師
馬車也
何師也

如聖具
也定台
某台某
草也
陰書作
音書作

悔子論
屬書作
孩音作

五正也
下政師

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僱倚服牛輅馬以因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蟄某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揆其槍刈耨耨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耒耨庫卷八六

茅蒲身衣襦襖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長第指五
長幼

遂滋民
之也

財者通
之也

遂滋民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未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今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司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

●

人

經其奸便
以甲兵贖
載車載也
贖音貴賈
經章有文
資金分金
有分兩之
差聞罪疑
罪也三禁
藥之三日
以審其婦
其陰理相
等者許其
贖檢納十
二矢備首
斤折也

九

滑責夫續
水戸洲石

關馬無川
 之品純美
 簪以縷纈
 不用絲取
 易於也棄
 實為稠屈
 上聲屈也

十

定恩也三
華中對峙
陸賊也五
刃刀劍戈
鐵大滑河
西行波河
以平雪也

上

十年

經 123-92

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魯語：今將惠以小賜，祀也。不優不威，民弗歸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

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劄曰：未可。齊人三鼓

劄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劄曰：未可。下視

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

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春秋左傳卷八

胡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

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

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

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

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

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

也。

二月，公侵宋。全張氏莊公以僥倖得志于外，遂舉無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事義考公之侵宋，自

宿為通于魯也，故遷之。

胡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

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

猶或恐沈於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

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蘽，道途之勤，營寨

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

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

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

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胡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齊公

宋公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

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

道。故知魯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讎之也。

秋七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

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

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胡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人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畔胡豹曹陽邪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此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兢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春秋衛庫 宋人 主

胡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人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

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各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鄧見前集左宋為乘丘

心設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鄧秋宋才敗左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若

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

憂拜命之辱滅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

春秋衛庫 宋人 主

典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

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

子御說之辭也滅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

心

胡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火水兵

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

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

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

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御說後為宋桓公

胡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

春秋衛庫

卷八

六

而使人倫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莊王十五年 是年秋宋
胡經不載 十有二年 閔公捷弑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胡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鄆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

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左乘

余僕也。名。歌。市。而。知。也。

子游。公。子。萬。子。

散。也。公。止。也。

春秋衛庫

卷八

七

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闥。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胡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

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弔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糾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其罪棄衛卒。朱人

春秋左傳

卷八

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左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

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轡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

臨之

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春秋左傳

卷八

胡按。左氏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傳王 十有三年 宋桓公 御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左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

胡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越

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周禮九命作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名。齊之後在齊北蛇丘縣東北。

胡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

春秋傳庫 卷八 主

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

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

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

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

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

子願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

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

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

下。自柯之盟始焉。桓極經世齊桓公會宋陳蔡

懼請平。桓公許會于柯而盟。

胡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

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當其身

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

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

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

春秋傳庫 卷八 主

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

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

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

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

之讐。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

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附管子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

好色。得無害於伯乎。對曰無害也。公曰何如而

害伯。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

害伯。任而以小人參之。害伯。公曰善。於是與論

百官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閉習臣不如臨朋請
立為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
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轡士不旋踵鼓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
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宥有罪臣不如
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不避死亡不
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官此五子
者夷吾一不如然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欲
富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伯王則夷吾在
焉公曰善於是各分之職信仲益深號曰仲父

春秋傳庫

卷八

主

十有四年

是年鄭殺于儀厲公
復國與諸侯會于鄭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
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
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
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
能與之爭也

夏單伯會伐宋

左取成于宋而還

胡隱公四年諸侯伐鄭聾帥師會伐則耳宋陳
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復再

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
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
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
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
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
之情見矣

春秋傳庫

卷八

主

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醜
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孽焉妖不自作人棄
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
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
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
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
主而外其心其何或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
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
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

鄭書不之
廟中義子
石室也

鄭丁子儀
也公伯儀
公伯儀

禮書說

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戒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見後二十三左蔡哀侯為莘故縊

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

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

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

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鄭衣製之左

宋服故也全胡氏單伯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

蔡曹鄭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

春秋衛侯卷八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本義之會三〇

傳會諸侯左復會焉齊始霸也諸侯而不盟

以示重慎是以盟

夏夫人姜氏如齊全詩氏桓公宋合于魯故文姜

禮功一夫人復歷越

秋宋人相齊人相邾人伐邾左諸侯為宋伐邾

胡伯者之先諸侯事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

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

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

乘諸侯伐邾之則

邾人侵宋左邾人聞之而侵宋

胡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定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

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故曰曰伐無名

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

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秦

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

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

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

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

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

春秋衛侯卷八

法所謂正也潛師者衛收隊鼓出人不意兵法所

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是年冬曲沃武公滅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〇左諸

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見後二十三左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

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全李氏鄭桓公始

邑而國之前華後謂左洛右齊主宋魏而食洛

南齊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魯國齊國

及鄭始此而終春秋
為伯主之輕重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太棠之會四左鄭成也穀梁同者同

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胡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

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

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

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

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

于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

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

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為讎而諱

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

僖王五年是年曲沃
崩經不載十有七年武公卒

春齊人執鄭詹左鄭不朝也

胡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

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

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

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

胡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左因氏領
氏工妻氏

氏須遂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

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

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

一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

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

可省身而自立矣全謂氏齊師滅遂諱于命者
其君不識齊人滅遂齊人殲于

秋鄭詹自齊逃來

胡殺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

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倘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

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

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

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

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通逃虧信義矣

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齊也

冬多廢

胡廢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

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惠王
元年

十有八年

晉獻公僖
元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

胡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閉暇而明政刑

秋有蠶

胡蠶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蠶陰物也虞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

春蠶

天

開其時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清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然則蕭蕭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蟲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徵人主之懷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短惡天變動於上也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也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

附左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而奔黃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蹇陵遂及湫有疾夏六月

卒需參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絳皇初

卒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憚而從之需奉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開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需奉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之巨室嫁女于陳人

胡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

春

天

之輕者也齊僖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冠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附左〕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焉國
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焉國之圖以爲國邊伯
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鮒與詹父
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焉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
祝鮒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
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
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

春秋衡庫

卷八

三

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

與人以招寇也〔至季氏魯自受鄭之命而背南之盟已得罪于齊次伯公子結之車齊

之怒

春秋衡庫

卷八

春秋衡庫 卷九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莊公下

二十年 楚堵敖熊 難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
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
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
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
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
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
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
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
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
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子
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
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
之道矣

〔附左〕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於櫟
狄王及鄭伯入于郕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

唐六代之
春秋書

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于頑
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
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凡天火曰災
人火曰火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全張氏齊桓公於是始舉攘戎伐之兵
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氏周有子類之亂齊桓為盟主若問問知去年
伐魯今年伐戎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

七年盟幽傳

二十有一年鄭厲公
突卒

春秋衛庫宋元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春齊命于耳夏同伐王

城鄭伯將王自闕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

頤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

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

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胡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

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

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

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

魯書者

赦釋也新
寬也

識者也不
識如當紀
之仇害入
未的過失
如所伐誤
中人忘言
妄通忘不
知何人誤
殺其失誤
校江以生
而殺敵口
盡也

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

乘間得力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

於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

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鄭文公
捷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青

胡肆者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

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

春秋衛庫宋元

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

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

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

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惡奸軌賊良民而其弊

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其為政于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十年

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

矣肆青而曰大青識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敬仲死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五父即陳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左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驍旅之臣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

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

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

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

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

於淫仁也考定桓公賢敬仲使食采于田氏初懿氏卜妻敬

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春秋左傳卷九

四

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

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

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

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

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

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夏五月全孫氏春秋未有以五月

納即納微
微曰十八
受命于天
實及是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胡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侯齊之貴大夫也苟

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

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

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

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二十有三年楚熊渠其兄堵敖代立是為楚威王元年○是年冬齊莊公

附姑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春秋左傳卷九

五

胡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

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

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

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

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左曹劄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

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

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

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穀梁常事曰視非常

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

胡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劇諫曰齊棄大公之法而

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而國諸

而為結要也社助時也收攬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

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

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全吳氏謂者

祇之常齊俗每因祭社則羣軍以孝示成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托此為名以如齊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史記楚熊惲弑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為

成王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

獻天子天子賜昨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

中國穀梁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

不待再

胡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

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僭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

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

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

不念其僭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

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

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

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

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

法如此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秦若木為徐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其方域乃分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東地方五百里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稱僂王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氏大正以淳耀梓史記顏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

胡遇于穀。盟于扈。皆為娶結姻好也。傳解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固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既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娶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

春秋左傳

卷九

八

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

曹傳六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穀梁禮天子之楹。斷之龍之。

楹音龍。榑也。方曰楹。圓曰榑。

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斷之龍之。大夫斷之。士斷之。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胡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為盛飾。以夸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國語匠師慶言於公曰。先君儉而君侈之。自令德替矣。無益於君。而替先之令德。弗聽。常情觀之。丹楹刻楹。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春秋左傳

卷九

九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胡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乎。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

卽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胡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春秋傳序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胡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至正氏莊公娶仇女又齊幣以誘示之故有豫水之應高宗立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亦歸于曹

胡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辭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嗣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郭公

胡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

春秋左傳

卷九

土

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攷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衆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衛惠公朔卒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諸侯始交聘左始結陳好也殺

梁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全杜氏女子
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
季友亦報聘○主隱公元年盟於葵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殺梁天子救

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

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胡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

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

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教日

春秋衛庫

卷九

主

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

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

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

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全

氏鼓有聲東陽事以歷陰氣其則陰之神日食

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牛必

伯姬歸于杞

胡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

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

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

者也猶書歸者杞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
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全杜氏報女叔之聘季氏此內大夫

桓莊之問上而周近而齊有本聘者矣魯無

報聘之禮而女叔一未季友族也季友躬行以

會陳之義則陳魯之交蓋出於此季友原仲

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

曹殺其大夫

春秋衛庫

卷九

主

胡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

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

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

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

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

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

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

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

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

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

趙殺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
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
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
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
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胡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
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

春秋衡庫

卷九

十四

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
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
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陳鄭服也穀梁同尊周也

胡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
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
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
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
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

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
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
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
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附呂覽時齊桓公施德於諸侯諸侯親附桓公

勞羣臣相與飲酒酣鮑叔起為壽曰使君毋忘
出奔管仲毋忘請囚甯戚毋忘飯牛而居於車
下公再拜曰寡人與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社
稷之幸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

春秋衡庫

卷九

十五

也公羊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公子
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父牙
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
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復請如
陳而葬原仲也

胡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
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
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
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

季子達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公大夫卽魯而國葬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胡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附左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說公驕若驟得

春秋衛庫 卷九

去

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彼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胡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附左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

子頹也

杞伯來朝

全高氏與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設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全杜氏將訓衛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胡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

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

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

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

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

惠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

春秋衛庫 卷九

七

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

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

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

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

人將卑師少也全莊公從齊國不容誅然已越十

之人何罪且受賜而不能伸年簡書又易世矣當請不能治後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附左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

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

賈姬從國
齊姜武公
妻大戎庶
叔之從子

康音聯全
者如為依
伯

戎九好子
女也驪戎
婦也

驪戎也

郭偃曰下
驪戎也
大也

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嬖梁五與東闕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
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
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
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
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
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
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
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
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國
語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
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
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
喜女焉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
焉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
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
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郭偃曰晉國懼則甚矣
亡猶未也商銘有之曰嘽嘽之德不足就也不

驪戎也

驪戎也

驪戎也

驪戎也

驪戎也

驪戎也

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嘽嘽之食不足粗也不能
爲膏而祇離咎也君大夫若爲亂其猶謀農也
雖獲沃田而難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獻
公田見翟相之氛歸寢不寐荀叔虎朝公語之
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
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爲翟相也夫翟
相之君好專利而不忘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
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
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
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
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士蔿以告公
說乃伐翟相荀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
非其任也叔虎曰旣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
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秋荆楚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左楚令尹子
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
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
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
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扶之門子元闚御

餘書雖效
崇古而止
門以不取
也

疆圖梧耿之不北為斯圖班王孫游王孫喜殿
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
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
桐丘謀告曰楚暮有烏乃止

〔初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人
自純門是陵弱寡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秋之也鄭
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
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
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春秋衛庫 卷九

子

〔胡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
則書築園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
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
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胡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
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
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
〔註〕上制家制
國用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
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

異也

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
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
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
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
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
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
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
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

春秋衛庫 卷九

王

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
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
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
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
告糴曰夫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
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
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
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
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
齊人歸其王而與之糴 穀梁國無九年之畜

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胡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如臣任國事治各而不治實之敵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春秋左傳卷九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廩王氏義馬欲其富故馬廩謂之延廩庫藏謂之長府也禮凶年穀不登馬不食穀

馳走不修

胡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泰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郛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為已

悉矣

夏鄭人侵許全張氏許鄭世仇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役之或齊侯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全劉向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其暑男女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又其氣臭惡能撲穢使不蕃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左書時也主隱公七年城中丘傳

三十年

春王正月

春秋左傳卷九

夏師次于成穀梁亦止也有畏也欲救郭而不能

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郭也

附左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關射師諫則執而格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穀於菟為

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國語子文之為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病而歸食家無一日之積

秋七月齊人降郭

胡降者齊服之詞前書鄭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郭專罪齊也郭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便降附不書郭降而曰

降鄭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郭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陵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左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

故也臣氏齊桓公伐燕伐鄭伐徐皆以宋人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于宋取策于魯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爲能集人之功以爲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見隱公四年遇清

春秋衛庫 卷九

傳

三

齊人伐山戎更記山戎伐燕燕人告急于齊桓公

救燕遂伐山戎剽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

南歸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

侯不相送出境吾不可無禮于燕於是分溝割

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業納貢于

周如成周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韓非子管

仲隰朋從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

老馬之智可師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

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

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於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胡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

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與大眾

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

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

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

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干

春秋衛庫 卷九

重

里之除爲燕開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

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

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

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

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

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

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公羊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建康縣所
凡諸侯五
岳出左
雖失秋
猶不以相
通

胡何以書腐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
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為
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
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威我也旗獲而過我也

胡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

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

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

春秋衛庫卷九

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微生事之人得

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秦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左氏謂為管仲私邑誤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左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

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公四年
遷清傳

附左國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

以許用曰
屬加殊無
事曰以
獨百損

同篇大神
尊宿曰信
於吉靈瑞
青陶夾子

神聖賢言
任賢之旨焉
志記也記
錄在史者
協合也
儀匹也

禮法用本
之後
諸命歸土
也

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

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

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

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

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

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

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

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

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

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鸛鷥鳴于

春秋衛庫卷九

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郕是皆明神之志者

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

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

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

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若之何對

曰太宰以祿來帥其姪茲儀牡來盛玉帛往獻

焉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

虐而聽於神神居辛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展史

歸享焉神賜之土田史歸曰號其亡乎吾聞之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

魯公也
從公也
女公子
魯公也

生父子
及兄弟

釋名

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傳叔也。是為叔孫氏。

左初

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雪請于梁氏。女公子觀

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

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杜。問於季友。對曰

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杜。成季使以

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

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

春秋傳庫

卷九

天

而卒。立叔孫氏。公羊莊公病將死。召季子曰

寡人即不起。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

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

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

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

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

戮笑。必有後乎魯國。飲之。無保氏。至乎王堤而

死。

胡牙有令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

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

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

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

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胡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

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

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

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

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子般即位。次子黨氏共仲

春秋傳庫

卷九

天

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胡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

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

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

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

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

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

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

以與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

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
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
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
且遠矣

狄伐邢邢姬姓周公之胤全張氏狄北狄國在廣平襄國縣前此鮮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城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者其強也

春秋衡庫 卷九

三

春秋衡庫 卷九

春秋衡庫 卷十 馮夢龍輯 張我城泰一

閔公公名啓方莊公子九歲即位位在位二年

惠王十一年曹昭公六年

春王正月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

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

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

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

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

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

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

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

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胡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

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

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

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

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

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

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

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

有司王官
也其事謂
舍禮之屬

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

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胡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

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與救

陳是也救在夷狄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

以救江是也救而不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

春秋衡庫卷十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戚公拔成至遇

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

組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

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

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左請復季友也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

胡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歸之

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皆出奔矣

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

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

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

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

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

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

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

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

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

春秋衡庫卷十退器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

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

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左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

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

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

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

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

昏亂霸王之器也

胡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常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

春秋左傳句解

四

賊而侯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滅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全胡氏問魯可取者桓公之心後其自斃仲孫之策故交譏之然則仲孫而不名以其自斃

附左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趙風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

子城曲沃賜趙風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

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

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

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

電於難所
以堅固此
得入
萬年全商
之後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天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是年冬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全杜氏陽國名齊人通從之家氏亦宋人遷宿之類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胡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禘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全杜氏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于莊公者方祀遠主當禘因是大祭以審昭穆

春秋左傳句解

五

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胡按左氏初公傳奪卜斷田公不禁慶父使卜斷賊公于武闕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左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春秋左傳卷十

胡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讐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機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閔人舉卜斷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闕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慘乎

春秋以復仇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公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曰南溪北面而哭共仲曰奚斯之聲也於是抗輶經而死

補左遺錄曰共仲立孟孫氏

胡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

春秋左傳卷十

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將相交歡而內有朱

人

1

胡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
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

丸

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袂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補史記狄人殺懿公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

不省阿諛

不省阿諛

不省阿諛

不省阿諛

不省阿諛

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至於今，幸而得之，善不哉。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使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卑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後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傲，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左：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卑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公曰：寡人

偏衣佩之金玦

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帥師，公求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嘆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左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左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左，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國語：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于翟，以起讒于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耳，其中必苦。諱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謫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鄭棄其師。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

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詩集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

翔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胡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

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

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

高克進不以禮易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

戒而獨咎鄭伯何也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

春秋衡庫

古

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

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

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

次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

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

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

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

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

翰能之而制國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

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寒衣街庫

朱

十一

春秋衡庫 卷十一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倍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開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

惠王十八年衛文公姬元年素

春王正月

胡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

春秋衡庫 卷十一

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韓非子狄人伐邢。

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敵。狄不

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

不若晚救之。以敵狄。亦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

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春秋左傳卷十一

齊師次

胡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諸

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

而遷之。師無私焉。國語男女不夏。邢遷于夷儀。淫牛馬。選具。

諸侯城之。救患也。穀梁是向之師也。使之如

敗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春秋衡庫 卷十一

胡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

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

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

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

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

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胡曰。薨于夷。桓公召而殺之也。曰齊人以歸。以其

喪歸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既誅其人。又歸其

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仇母之義。受而

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伐鄭書楚左鄭即齊故也

胡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稱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衣裳之會六

左盟于榿。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虛丘之戌將歸者也虛丘邾地

哀姜之奔邾也。邾人戌虛丘。以通魯。至是時。魯要而敗之。

胡攄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成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攄。文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挐。

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梁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謂。

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胡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平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復責之備也。

春秋衛庫 卷十一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左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詩。鄭風。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九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九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聖賢之志
止也亦實
淵源也

順道之也
司几筵者
伯之屬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文公使居國人作是以美之
○衛人美桓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公而作

胡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領司几筵設黼黻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

春秋衡庫 卷十一

五

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聞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為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乃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公羊作

順於等皆
成地言此
此說實下
於其說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晉始見經三傳獻公初請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

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獻公將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

春秋衡庫 卷十一

六

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達心而儒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儒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雅君故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見寶許諾且請先伐虢宮之奇果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

重必不便于虞。記曰：唇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夏，晉里克荀息會虞師，取虢，滅下陽。終假之道以取虢，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壁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

胡按：孟子音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

春秋衛庫

卷十一

七

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綉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也。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全徐氏謂之滅由於下陽之亡，郭世之入而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水棠之會貫與陽穀俱不在，尤

公之

胡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中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附左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

春秋衛庫

卷十一

八

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見宣公十五年左關章因鄭聃伯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志乎民者也。」

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全汪氏何休謂僖公

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使臣郭都等理克獄四百餘人情誠格天不雩而得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卒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全按徐僖始稱王故春秋之楚敗徐徐也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取舒蓋受命於齊為齊通伐楚之徑

春秋衡庫卷十一
○見莊公二十三年荆聘傳

六月雨

胡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

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

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全高氏建已之

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雪而漸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穀梁桓公委端

播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論平桓公之志

胡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

未言通會
以圖宋
蔡之黃也

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備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治盟左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

春秋衡庫卷十一
十

冬公子友如齊治盟全李氏治盟對來盟為義皆前定也汪氏經書治盟

者四惟此年佐齊有輔伯之善文七年赦如魯則小國所之勉強而應焉昭七年舍如齊修睦平之始定十一年叔還如鄭結叛晉之謀不足取矣

楚人伐鄭楚次傳左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全江氏楚師至于鄭齊桓不救而孔叔有勤我之言蓋知

于陘下買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四年是年夏許叔穆公新臣卒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左齊侯與蔡姬乘舟于

圍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春秋左傳卷十一

以君臣之

春秋左傳卷十一

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干涇（補管子）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國楚濟汝潁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

胡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

義正名

春秋左傳

春秋左傳

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事也樂與人為善奇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干涇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全案氏齊距楚數千里而後涉其境以爲難故書次干涇而後序其績也）侵蔡道蔡以及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干涇（補管子）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國楚濟汝潁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春秋左傳卷十一

三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胡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詰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春秋衡庫

卷十一

主

齊人執陳轅濤塗

主下侵陳傳

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

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

齊人執陳轅濤塗

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全季氏謀軍之罪疑公羊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主下侵陳傳

左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見桓公二年公至唐傳

穀梁有二事偶則

春秋衡庫

卷十一

古

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

伐楚也

全注氏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腹而序

序者曰成王歸自奄皆擇其重者致之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是爲叔孫氏

左叔孫戴伯會

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教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復陳以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豈淺管仲

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
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首止 左謀寧周也 史記惠王太子鄭居

后生叔帶有寵於惠后

胡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
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
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
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

春秋衛庫 卷十一

九

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下者則將奚
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
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下正分
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
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
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
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全高氏
鄭而可定也 侯以爲議之於朝觀其之以諫制
遠未可定也 侯以爲議之於朝觀其之以諫制
世子之爲鄭而其尊之則雖有惠后之受天子不
得行其私矣 王氏張良招四歸卒定太子朱子詳
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奉
秋許首止之盟而然與

附左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勸

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

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

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胡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
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
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
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
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

春秋衛庫 卷十一

十

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兄諸臣之大倫
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全氏氏首止於丘桓公不敢與世子率周公盟而
諸侯自與故書諸侯以別之與柯陵雞澤平丘異
矣若舉則劉卷自以
成下卷非皆能尊之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諸侯盟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
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
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
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

歸

胡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眾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

春秋衡庫

卷十一

主

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見莊公十年滅譚傳

左楚鬬穀於菟滅

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桓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楚鬬穀

楚鬬穀

桓叔齊獻伯獻公祖也魯莊二

十六年重滅桓莊之族不易物言祭物相同

居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星是伏食

冬晉人執虞公

史記仲雍居吳三傳至周襄而武王剋殷復封章弟虞仲于虞故夏曆

左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春秋衡庫

卷十一

主

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為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間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鵠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事上下同
服校日均
服無衆
脫雞公屋
寅明脫天
焚無尤也
時近日得
火中雞火
正中見于
南方并日
即百里矣

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
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
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
王

胡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
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縕於晉久矣晉
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
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
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
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

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
以見棄義趨利賈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附史記晉虜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
公夫人勝于秦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許使謂楚曰吾
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許
之時奚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
之授之國政號曰五段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
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于齊蹇

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
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頹欲用臣蹇叔復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
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利爵祿且留再用其
言得脫一不用及虞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
厚幣迎蹇叔于宋以爲上大夫

六年杞成公
元年

春王正月

附左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
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
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左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楚子圍許以救鄭諸

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

武城許男面縛銜壁大夫襄綰士輿櫬楚子問

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板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楚子退舍武城衛有忿志而遂

冬公至自伐鄭

胡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取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七年是年秋齊昭公班卒

春齊人伐鄭左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

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

春秋衛庫來十一

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全胡氏齊桓請天子進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左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

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

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吾知女女專利而

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

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安

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

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胡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素

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衣裳之會八〇借莊左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

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

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全下

春秋衛庫來十一

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饋物男服貢

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子

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親諸侯衛慢

故伯王德純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

天子也鄭伯使大夫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

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

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

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

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

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

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若若緩之以

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天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六年鄭冬鄭伯請盟于齊全季氏以齊侯却鄭殺子華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也

曹伯班卒

春秋左傳

卷十一

主

公子友如齊

全汪氏甫盟齊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伯國之好也

冬葬曹昭公

惠王二十五年崩八年曹共公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惠王崩襄王惡

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

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

後發喪全吳氏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發喪後禘禘前非而乞與此盟心左氏謂去

冬惠王已崩然豈有經年不發喪之理猶疑此時王已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爭立故遣使求援而桓為之謀耳

穀梁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

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胡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春秋左傳

卷十一

主

夏秋伐晉

左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秋號射曰期年秋必至

示之弱矣夏秋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全吳氏齊侯而未能挫狄師故秋無所忌也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挫狄也

秋七月歸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氏謂致祭與胡傳不合胡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千玉戚以舞

春秋

卷十一

元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
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
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
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
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
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
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
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
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
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
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襄王九年是年春宋桓公御說卒

附左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春宋桓公卒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
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在代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水棠之會九左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

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春秋

卷十一

辛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宋桓公未

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胡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

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

關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

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

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

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

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

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

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國秋齊侯盟諸侯于

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夫齊侯好

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

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憂矣又何加焉夫

齊侯將施惠如山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

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晉

侯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

春秋左傳卷十一

城而汾河凍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

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諒齊德之

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修而輕於行道失

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公羊桓之盟不

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

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

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胡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復其中

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婦人與國事再命曰

尊材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負族

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

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繼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禁禁矣諸

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求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

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

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倬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九月晉獻公卒里克

春秋左傳卷十一

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使作亂初獻

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

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羊獻公謂荀息

荀息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及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

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君

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

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里克殺夷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胡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予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予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戎殺其身。

春秋左傳卷十一

重

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大臣殺其子。

春秋書此為後世戒。

附左國檀弓：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惟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也。』」

劉向傳

左傳卷十一

春秋左傳卷十一

重

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

上白以
出校号

公子重耳
出校号

春秋衛庫

卷十一

三

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謂潔猶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左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公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

聖賢之德
也斯言衡

沒食也

寡成也

齊襄公
出左傳

春秋衛庫

卷十一

三

懷挾嬰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于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齊陽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十年晉惠公夷吾元年
宋襄公卒父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全孫氏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張氏蔡丘之會信體漸諸侯

秋滅溫溫子奔衛不朝天子而朝桓公自此始矣

左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

胡國人不君吳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

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及其大夫荀息。

胡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春秋衛康。卷十一。

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皆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就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全句是時惠有大干戎者。而歐以伐戎非用入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左周公忌父會齊隰朋立晉侯。

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附國語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吳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就是人斯而有足臭也。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其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鬼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

左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坐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全高氏春秋書大雨雪者三。慈以日書桓之時也。此以特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見下陽穀傳。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左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

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度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

報問。且召三千。卻芮曰。幣重而言耳。誘我也。遂

殺平鄭。平豹奔秦。

夏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夫人齊桓公女

春秋衡庫 卷十一 无

胡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

雪。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

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

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

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見上陽穀傳

冬楚人伐黃。左黃人不歸楚。黃楚人伐黃。

胡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

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

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黃。

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卽

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斥

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也。

分。舉攘夷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

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衡庫 卷十一

春秋衡庫 卷十二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僖公中

十有二年 是年冬陳宣
公杵臼卒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

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胡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

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

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

者雖不死於社稷有典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

春秋衡庫 卷十二

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

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

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

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

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

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附左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

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

秋之臣
稱于天子

曰陪臣伯
易之使故

曰見氏
皆謂功也

歸厚也

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

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賢不忘往踐乃

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

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陳穆公
款元年

春秋侵衛

胡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其行荒矣楚

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

狄人窺伺宋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

春秋衡庫 卷十二

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忌帝王之道春秋之法

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於策其義則

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兵車
之會

左淮夷病杞故曰謀王室也秋為

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冬公子友如齊全張氏陽穀傳及城之會其後公事魯皆同之亦以

附左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

秦伯謂子桑與諸

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

必携携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

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

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是年冬蔡穆公貽卒

春秋衛庫 卷十二

春秋諸侯城緣陵

胡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

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

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

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

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

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

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

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

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

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

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

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

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胡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

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

姬是也李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

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

春秋衛庫 卷十二

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

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

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

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

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

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

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陽於山為鹿沙鹿上

胡沙鹿晉地也下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

稱百川沸騰山冢萃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

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措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全張氏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桓公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伯圖弱矣○見上

冬蔡侯貜卒

附左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

春秋衛庫

五

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全李氏周官行人言春秋觀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成二武見男服三歲一見此六服朝觀宗遇之禮也又曰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五年一朝天子巡守其行

楚人伐徐 左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兵車之會三○牡丘齊地與匡近○衛地左盟于牡丘

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救慶父之子孟穆伯也是為孟孫氏

胡楚都于郢距徐亦遠郢在江之南徐在淮之北楚之伐徐必越宋陳蔡諸國之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

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

春秋衛庫

六

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徐之界在徐楚之間左

以救徐也 月彗

九月公至自會公羊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至久也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左於是展氏有隱焉

胡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

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

本也始封必為祖

春秋衡庫卷十二

冬宋人伐曹左討舊怨也

全張氏曹在宋宇下莊十四年從齊桓伐宋宋

至今憾之今諸侯始或曹方伐屬殺徐而襄遂

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國伯乎於此見桓德之

衰而襄志之私也陳氏諸夏之相交兵自莊之

之十九年宋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左徐恃救也全張氏

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

左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

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號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既而不予國語典人誦之曰仇之見仇果喪其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

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

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

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彘必其君也蠱之貞風

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

以克也賈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

春秋衡庫卷十二

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

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

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

能君必悔之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

曰師少於我關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

資入用其饑饉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

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國語典人誦之曰仇之見仇果喪其

趙盾之弟
趙穿也
也與呼也
平聲
尋常通

及首風集
下連漢晉
賦草也
止也

秋夢猶孤
突也太子
事
卷十二
不龍壁三
女名古八
郭官皆居
是以地之
發禁方傳
上下竟有
可以表原
迎泰伯示
洛日復

見使 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
者 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
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淳而
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
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轅秦伯
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史記初穆公
下
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更逐得將法之
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者不飲
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舉晉
皆願從從而見穆公竟皆推鋒致死以報食馬
之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
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
春秋衛庫 卷十二 九
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
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
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營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兔服衰經迎
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
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
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大請以入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
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愛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

信晉穆
子金即
初敬敬
之也國太

子名
愛晉善易
也易公田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張
之稅以資
之稅以資

任背天不祥必歸晉侯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
聚惠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
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
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
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
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
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
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春秋衛庫 卷十二 十
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作州兵
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
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
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
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
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通歸其國而棄其
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
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
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

也因上
也因上
也因上

聖孝德
用七
半各一
為一半

天馬至
始歸秦
始歸秦

春秋衛庫 卷十二

十一

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是天。』傳：『省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餽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古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七年，晉大子圉亡。秦歸秦歸河東而妻之。是為懷嬴

魏晉書
卷八
趙主

春秋衛庫 卷十二

十一

胡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事，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異？孟子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左：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

陰陽之事非吉內所生也吉內由人吾不收逆

君故也公羊易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紀

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鵠退飛紀

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飛

石隕鵠飛而得其驚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

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魯史何以不削聖

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

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

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

春秋衡庫卷十二

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

伯業五石隕六鵠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

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後五年

年敗如五石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尚

為稱字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選是

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信

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執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

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

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見下左謀鄭且東畧也城郕役人

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以男

先那曹那以侯後鄭許此齊之也莊公

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忘矣却淮夷而不力城

郕而不能為鄰國討強家又遷怒於其君待降姜

會下而獲釋憐君臣之分系男

女之別霸事之儀莫此為甚

春秋衡庫卷十二

十有七年是年冬齊桓公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楚與國卑陶之後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婁林楚之

其與國之小者是縱

其與國之小者是縱

軒狼而搏狐鼠也

齊公名也
公名也
公名也
公名也
公名也
公名也
公名也
公名也
公名也
公名也

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郕皆不言滅而書取在君則當諱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左聲姜以公故會齊侯

于下

九月公至自會林莊公既見止于齊

春秋衛庫卷十二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左齊侯好內多內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

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

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

以為犬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

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郭人

郭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補管子管天吾疑疾

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彼政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雖然不可

夏曆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春秋

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國則可則之爲人如天之生用以為夷吾古也其死焉焉得生哉公曰易牙何如對曰微君之命臣且遇之臣聞君之遠易牙豈細聞方也公曰易牙豈其情且快寡人尚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且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豈不有於君公曰人猶尚疑耶仲曰其身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五年不歸見父其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君者將欲過其子來也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專權是歲盟朋亦卒

十有八年齊孝公

附左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錫兵故以錫三鍾

春秋衛庫卷十二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子無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狄救齊救四公左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

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

胡伐齊之喪奉少卿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

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

矣許之曷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

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則

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管子公薨，六子皆求立，死之。十一日，蟲出于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陽門之扇。

春秋衛庫 卷十二

七

胡桓公允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愾方在殞，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左圍蒐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嘗婁。狄師還。

胡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

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車從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懷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懷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全范氏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季氏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肯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爲報齊乎？

春秋衛庫 卷十二

六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襄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

昭公四年
名大難之
社東夷所
事妖神也

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林註曹邾與盟而邾不肯服故不以

國地而曰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林註不及曹南之盟鄆乃會之于邾○主莊公二十七年盟幽傳

已西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

祀以爲人也。辰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取

春秋衛庫 卷十二

緩救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楚人圍曹。左計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

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

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

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要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

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

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

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奸而

訓注用。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

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

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

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逃焉。非特畫筆之

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見後二十五左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

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

春秋衛庫 卷十二

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

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莊人成鄭人。文盟于齊左陳

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

修桓公之好也。全杜氏地以齊齊亦與盟

胡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

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其爲此盟者。

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焉爲內則沒

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

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

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
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
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修伯業能
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
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
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
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會于陳
祭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
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
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春秋衛庫

卷十二

主

梁亡

梁亡

左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

冠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
取梁

胡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
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
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
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攻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夜傲其百工無使怙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克

備淫之實
由穀梁

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
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
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
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
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湫於酒
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全何氏梁君爵刑峻
無不被刑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胡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

春秋衛庫

卷十二

主

非一門也

庫門天子應門天子應門五門天子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
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
民爲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
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
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
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
深矣

泮宮魯學
也水形如
半壁故曰
泮水泮水
泮水泮水
泮水泮水

徂徠新甫
二山
爲諸之狀
也
曼修廣也
若順也

人枋枋有息趾窳子硤窳摩娑娑其尻作子

郭賤食省用務積蓄分此其務也至厯何爲乃

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左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

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

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

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以執之宋公謂目夷

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

至乎此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

春秋衡庫

卷十二

五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謂宋曰子不與吾國

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

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

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目夷復曰國

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胡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

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

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

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

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兩相如查

張

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

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

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

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

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

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

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

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

所以深貶之也全注氏楚解而僅亞于宋位中

之終而已見矣故陳止

春秋衡庫

卷十二

五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胡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

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魯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

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伐之後

作賔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賄賂之上

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

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所尊不能中大

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左子魚

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胡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爲受郕鼎立華督也。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爲葬祭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爲，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爲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旣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傾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

春秋衛庫

卷十二

主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左任宿須句，顧史風姓也。實司

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

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

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

是崇皞濟而修祀紆禍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

君焉。

胡按左氏邾人滅須句，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

本國伐邾
邾之侯
近於濟
世之

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于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三月鄭伯如楚，夏

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全宋人宋襄

遺執辱鄭，知宋伯不可其力不可其德，而

楚宋不自反德，遽怒鄭而伐之，則以提其臂而

取之也。

附左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

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大子圉爲質

于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

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

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

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左邾人以須句故

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

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遂襲有奔而況國

春秋衛庫

卷十二

主

郭師戰勝
死傷亦甚
無及可以
招魂故以
矢

以少孫
也

為書

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

魚門

胡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記稱邾復之
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
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
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君若與之弗可救也已弗聽戰

春秋衛庫 卷十二

无

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
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
成列教梁先亂下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
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
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勑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
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

傷未及死
之陳也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氣致志鼓儼
可也

胡泓之戰宋襄公不貳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
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
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
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
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
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
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蓋姑省德無

春秋衛庫 卷十二

子

闕然後動而與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
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
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
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
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謂言日而宋公書及以深貶
之也

二十有三年是年夏宋襄公卒父

春齊侯伐宋圍緡左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胡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
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秋恤災患畏簡書

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左傷于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左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

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全吳氏曹南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主 宋盟齊會孟則陳從楚今楚計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歸畏而朝楚而陳未朝即証以罪而伐之積其勢不至

附左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

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

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胡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附左國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

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薑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主 魯公子名 齊公子名 晉公子名 鄭公子名 宋公子名 衛公子名 陳公子名 蔡公子名 曹公子名 鄭公子名 宋公子名 衛公子名 陳公子名 蔡公子名 曹公子名

經 123-160

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昔管敬仲有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此管大夫之所以紀綱齊國俾輔先君而成伯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驍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僇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三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冀壁焉公子受殽反壁負羈言於曹伯曰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而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弗聽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

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僚。其過子第。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春秋左傳卷十二

三

鞬以與君周旋。今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楚子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昨楚。誰能懼之。楚不可昨。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三材傳之。天胙之矣。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秦鮌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圍之。居僑。續姬

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公子欲辭子犯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叩君也若黍苗之叩陰雨也若君賈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報復強周室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鴛飛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宋成公王臣元年○是年冬晉惠公夾吾卒

春王正月

附左秦伯納之及河詩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

晉秦公反國及河今案州邊豆蒲顏色豈異乎足勝朕者在後舅犯黃曰薄豆所以食也道席所以卧也而君捐之豈異勝所所以執勞苦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至于國臣在所蔽之中矣

乃以璧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日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為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國語乾時之役申孫之而無怨言佐相以成令名君若易之何辱命焉今君之德字何不寬裕也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巳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堅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

不求而得
將以誰然

三子

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愬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緇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破岡也周
 公傷夏殷
 之叔世疏
 其戚以至
 亡
 邪音于
 華花岡不
 除柑花常
 也花外曰
 野夢同聲
 聲光據視
 有聲聞有
 聲

美

蔡邕將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飲無介。
 一蛇割股。龍反其端。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介。
 安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書曰。見介。
 子推也。吾方愛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
 聞其入緇上山。於是表緇上山。
 而封之。爲介推田。號口介山。
 伐鄭見下居左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
 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
 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人而不與。
 厲公爵也。附注初子類之亂。鄭殺同列王。鄭伯
 王與之爵。鄭
 伯由是惡王。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
 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
 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
 也。邢音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肸祭周公之
 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國語
 人百有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國語且
 大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庸勳親親。昭近尊賢德之大
 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譖。姦之大者也。棄德崇

皇于鄭伯將
之
則王拜謝
則王拜謝

取書

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
享之問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
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
之享宋公有加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是年夏衛文公發卒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衛人將伐邢禮至

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

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

春秋衛庫

卷十二

聖

止

胡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
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滅骨肉之恩故
生而書各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
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
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
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
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
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
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

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

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

之於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

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衛

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

何諫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迎婦

胡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
若不與大夫敵也今來迎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

春秋衛庫

卷十二

聖

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迎婦其
失明矣

附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

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

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

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

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迎公不亦可乎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

右師圍溫。左師迎王。王入于王城。取火叔于溫。殺之于陽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

不遠獲而
言不待王
聖明服

官書者司

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祔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逆。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國名在今汝陰南頓縣全杜氏頓迫于陳而出先

楚故楚子王為頓國陳以納頓子

胡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郵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附左國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公命

春秋左傳卷十二

疏車而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

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左修衛

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平元年後

二十有六年衛成公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合上盟洮

左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左討是二盟也

胡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讓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讓之

春秋左傳卷十二

夏齊人伐我北鄙莊公十年衛人伐齊左夏齊

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

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國語展禽使喜齊侯未

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

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左：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胡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

春秋衡庫

卷十二

哭

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胡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全劉氏魯祖周公不取祀公劉，衛祖康叔不取祀后稷，說融爲

雍本與孝
公事立故
使居以
國齊

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
魯公劉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左：宋以其善于晉也，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全失年宋成公忘父之仇，與楚平而背盟之，今而即晉，可謂能從義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夷狄之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左：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

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

春秋衡庫

卷十二

哭

楚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春秋衡庫 卷十二

僖公下

二十有七年

是年夏齊孝公昭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

春杞子來朝左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

杞杞不共也

全杞氏杞先代之後通于東夷風俗難索言語衣服有時而夷○見

前二十二年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見莊公二年餘丘傳

左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左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

春秋衡庫 卷十三

一

睪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

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為賈尚

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

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

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

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

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

蔿

易於易

賈以

我欲主言

我之旨

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

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晉

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

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

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末豐焉明徵其

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

也

春秋衡庫 卷十三

二

胡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

弑之惡楚人無故擄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

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

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

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至季氏又神之與皆以故宋却楚成功大抵宋不

中國之懼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

楚莊圍伯而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

有宋之圍繼焉楚分伯而有宋之圍繼焉

二十有八年齊昭公潘元年○是年夏陳穆公故卒

以自解說也或作說

平無通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

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

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

于襄牛

胡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

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

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不忒則能懲忿不求則

春秋衛庫 卷十三

能室怨然後貪忿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

於是乎致武災為不可曰楚人搜諸侯以圍宋陳

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

新昏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

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

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

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

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

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林註內殺大

胡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

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

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

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

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

知買為無罪矣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

是乎不若故特書其故以貶之

楚人救衛全吳氏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

傳固已先料其必然矣○見上侵曹伐衛

春秋衛庫 卷十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左晉侯圍曹

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

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

獻狀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

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幾僂負羈氏

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

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

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狗

孫子兵法
三

孫子兵法
三

孫子兵法
三

孫子兵法
三

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
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
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胡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
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
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乎曹伯贏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
春秋衛庫 卷十三 五
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
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
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
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
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左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
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

孫子兵法
三

孫子兵法
三

孫子兵法
三

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若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
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
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
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
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
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譏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
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

購書漫記
李新驥

七

命
申繼三郎
於教也
與我耳
是前我
願為三

八

經 123-172

之虞弗致也。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瑣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中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胡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使中叔去穀，使子王去宋。子王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

春秋衛庫

卷十三

九

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胡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

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左：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春秋衛庫

卷十三

十

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述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昨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胡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杜氏陳本與楚敗懼而歸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胡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

春秋左傳卷十三

十一

敬義牛吉

相及德三

先期入裝

敬武故

射青石林

云摩

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或

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

春秋左傳卷十三

十一

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寗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胡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春秋衛庫

卷十三

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女不與氏杞桓公伯姬之次女也其國故伯姬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齊人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魯之恨
解中國貴于伯姬之立如此

胡衛侯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共公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左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胡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
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
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上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觀之也
夫踐土之會主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春秋衛庫

卷十三

古

壬申公朝于王所全杜氏有日無月史闕文○見上河陽傳及下圍許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衛侯與元咺訟衛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素餽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國語晉

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

武子名衛 衛侯曰士 君不丁與 臣討理故 莊子代之 大士微言 鍼者鍼別 書月實言 莊侯實言

春秋左傳卷之四
反經史等
太史公
諸侯

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胡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止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
諸侯遂圍許

卷十三

主

胡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獮，以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后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胡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獮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此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附左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春秋左傳卷之四

卷十三

主

二十有九年 陳共公

春介葛盧來，見莊公。左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全杜氏介來，東夷朝，不能行朝禮。

公至自圍許，全張氏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致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致其本心，不在尊王也。襄十八年同圍許，討得其罪，則以伐致，此致圍而不致伐，是知托不朝之罪以圍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愁盟丁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胡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其恥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春秋正蒙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春秋衛庫卷十三

七

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瘴癘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者也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介葛盧來見莊公五年鄭公傳左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

春于正月

夏狄侵齊

胡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國晉侯使醫衍酈衛侯寧

俞貨醫使薄其酈不死醫亦不誅藏文仲言于

公曰夫衛侯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

乃諱也夫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

春秋衛庫卷十三

大

其次用鑽竿薄刑用鞭扑以畏民也故大者陳

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足無隱也今

晉人酈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殺之也有

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

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君盡請衛君以示親於

諸侯且以勸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晉不棄

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為之請納王於王與

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

冶厘曰苟能納我晉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

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欽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厝辭卿

胡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憚於志鏃鄒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及公子瑕

胡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

春秋衛庫

卷十三

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

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陀同者是瑕能守節

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

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

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胡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

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

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使

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

莊子

衛侯鄭

春秋

晉

公

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

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綱羅誅殺無

以庇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眾矣衛君始

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為萬之不若而

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

晉人秦人圍鄭國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左

軍兩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

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

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

春秋衛庫

卷十三

子亦有不和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

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

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

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

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關秦將焉取之關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

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

職者謂之
家馬謂之
白馬謂之
駟馬謂之
駟馬謂之
駟馬謂之
駟馬謂之

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胡按左氏晉侯秦伯圍鄭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與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國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民動眾圍人之國秦伯唯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黨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春秋左傳卷十三

主

介人侵蕭

全張氏介再來晉而次年孫侯蕭求後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師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王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

德薦五味羞嘉穀應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

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胡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集

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終公自晉逆于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滕而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足非得失則存乎其矣

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三十有一年

春秋左傳卷十三

主

春取濟西田左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胡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幸

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

亂易亂

附國語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

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

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

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

要字

泰山在魯
西河在魯
東海在魯

胡者非魯
事而防鄰

魯為之祭
則祭以
告天

不從乃免牲穀梁免牲者為之細衣熏裳有司玄

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胡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

胡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

春秋傳庫 卷十三

五

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

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

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

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北諸侯則降

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

也

秋七月

附左秋晉侯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

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魯君后也
杞之疆居
婦丘

胡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

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易為亦見夫人

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

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主乎而

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

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

禍矣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左卜曰三百年衛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

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

春秋傳庫 卷十三

五

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帝丘東郡濮陽顯項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

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

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

為狄人所滅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志亡今

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

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

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

是年夏鄭文公捷卒
冬召文公重耳卒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胡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解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即其虛帳刑牲軼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左將殞于曲沃出

終桓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

春秋衛庫 卷十三 主

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鄆使告

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

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干

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

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

人上壽
二十中壽
百下壽
十公半
十公半
十公半

無所樂三
無功
孟明百
秦子

又言楚
大子清
事敗皆
事敗皆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

焉胡公曰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秦師遂東

虞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

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晉襄公驪元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見文公三年左秦師過周北

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

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

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

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

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

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

於敝邑唯是脯資餼卒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

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

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

其還也滅滑而還公羊弦高者鄭商也矯以

其還也滅滑而還公羊弦高者鄭商也矯以

其還也滅滑而還公羊弦高者鄭商也矯以

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敵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上齊公二年左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姜戎之戎先也左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春秋衛庫 卷十三 无

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曰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我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

晉書第一
卷十三
春秋左傳卷十三

春秋左傳卷十三
春秋左傳卷十三

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棠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書秦公曰。嗟我士。聽無譱。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唯艱哉。我心之憂。日昃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

春秋衛庫 卷十三 无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仇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邦之杌隕。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胡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怨秦。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志親背

惠墨表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

惠墨表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
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
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
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
見一時之利僥倖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
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
一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
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
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
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春秋衛庫 卷十三

主

附左般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
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謫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
忤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
何罪復使爲政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救

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

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伐邾

至於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

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
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
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爲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見文公四年左狄伐晉及箕晉侯
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
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
歸其元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
慤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
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
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
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以下
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冀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
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
缺爲卿復與之冀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左公如齊朝

且弔有狄師也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

以言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

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

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

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

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

春秋衡庫 卷十三

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

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

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

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

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

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見文公四年左討其弑于楚

也全張氏許自文公所不能致之許事業之志自

以為勤然不知志喪

春秋衡庫 卷十一

春秋衡庫 卷十一

春秋衡庫 卷十四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文公上公名與僖公子母

襄王二十二年是年冬楚世子商臣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卽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

逾年然後改元書卽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

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

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

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

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

春秋衡庫 卷十四

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

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

如之何而可子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

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

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左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

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

下必有後于魯國

胡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

附左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離王所懷則有錫蔽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蔽冕

春秋左傳卷十四

主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衣蔽因其歲時來朝而錫

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蔽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臧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

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

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

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全王氏襄公克繼父功繼為盟主

叔孫得臣如京師晉公九年南季勝傳左王使毛

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命躬朝猶曰拜也

拜命乎

衛人伐晉左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

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

而謀至張氏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亡無

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主

左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教會之

春秋左傳卷十四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左初楚子

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

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且是人也蠢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

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

江羊而勿敬也從之江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

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

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

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焦膳而死弗

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胡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饕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其及宜矣楚賴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

公孫敖如齊左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公三十

秦穆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

齊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故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矣

二年楚穆王南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

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鞠居

為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

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禦戎秦駒為右戰之

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秦駒以戈斬之囚呼秦

駒失戈狼臙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

明堂加廟
並祭功臣
德之族

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臙怒其友曰盍死之臙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臙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官乃知我矣子姑自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臙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川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

秦穆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

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胡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宜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論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與師

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左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胡作主者違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祔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左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

春秋傳庫卷十四

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胡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拉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夏六月公孫放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見無駁卒左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

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胡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

者盡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節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忌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逆祀也於是夏

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明見日明所見也

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國語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大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之親疎也故工史書世宗視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無乃不可

乎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

春秋傳庫卷十四

七

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

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

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

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

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國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

文仲使國三不知也

胡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

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春秋補庫 卷十四 八
胡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妻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胡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于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左：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

春秋補庫 卷十四 九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

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用孟明也。君子是以天子使召公實以金鼓。

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

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胡按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

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遽蹇叔之

兩去聲

齊小雅
義取其今
義取其今
義取其今
義取其今

言其名爲貪兵是怨而不能室也及敗于穀歸牛
秦晉庶幾能改將室其怨矣復起彭衙之師報穀
函之役其名爲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
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
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
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全謂江之役也

雨錫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乙巳公及晉侯盟左晉人

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

未幾衛庫卷十四

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

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

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

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左晉以江故告于周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

息公子朱而還

胡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

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

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

前漢書

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
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微四境屯戍守禦
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賈穀不容之罪
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
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
恐而江國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
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
以救之者非其道免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春齊衛庫卷十四

附左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之

夏迎婦姜于齊左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迎之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不允宜哉

胡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

也往迎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

效也禪制未終思念要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

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

湯數子

邪見反

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者，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于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

狄侵齊

全注氏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齊襄無報却之謀，而齊伯不報故也。

秋楚人滅江

見舊公十二年，或黃傳。

左楚人滅江，秦伯為之

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諒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秦來衛庫

卷十四

上

晉侯伐秦

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胡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晉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殺，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

穆公其言也樂子非為要

以楚報是明報功也

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見是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千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詰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見前三年，納幣傳。

左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

賜之彤弓。彤矢百，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免

秦秋衛庫

卷十四

上

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免

全吳氏自孔達執後，秦俞代之為政，次年從晉伐流，又次年晉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聘，皆事大睦鄰以安社稷，皆俞之謀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

也春秋於成風紀其卒葬各以實書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胡亥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
不稱天王者非克若天也春秋係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主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

春秋傳庫

卷十四

古

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大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胡王臣下聘桓公蒙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同則書重也成風薨主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妾母也蓋矣臨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

鄭注

鄭注

鄭注

鄭注

按三十

一年書

時葬

按先且居

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全高氏王舍且賵又來會葬矣孫

秦人入都左初都叛楚即秦文貳于楚夏秦人入

都

秋楚人滅六見後十年左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

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蓼滅文

仲聞六與蓼滅曰卑躬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全吳氏晉襄志氣凌凌故西

中國和盛弱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春秋傳庫

卷十四

主

附左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寧寧羸從之及溫

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

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余懼不

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六年是年夏秦穆公作好卒

春秋傳庫

卷十四

主

附左秦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

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

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

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子始見經○主

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

于陳。且娶焉。

附左：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詩秦風。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唯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惻惻其傷。彼蒼者天。殛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辜。子車。仲行。百夫之防。子車鍼虎。百夫之禦。君子曰。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

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

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

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

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

則。使毋失其土宜。眾謀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

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

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

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

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全注氏文公即

位六年。君朝于晉者再。而貴卿比年往聘。過于

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經。蓋諸

侯知有王也。而不知有晉也。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左：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

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

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

順。立愛則弔。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

此四德者。難必弔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

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歲踐

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

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

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

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

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

乎。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

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全：王制諸侯之喪。土

葬。事文襄之制。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左：賈季怨

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使續鞠

經 123-193

俗學通義

君子不以言
告人
言之辭

春秋左傳卷十四

太

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適。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公詳射姑民衆不說不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趙盾佐女，可使將。」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趙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胡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局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

胡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局為出奔射姑殺也。

春秋左傳卷十四

尤

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居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月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胡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初，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虞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

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七年晉靈公夷。卑元年。秦康公。靈元年。○是年夏。宋成公。王臣卒。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左公伐邾。間晉難也。

取須句。實文公子焉。非禮也。全杜氏。傳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

今邾文公子。號邾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

遂城郛。全杜氏。因伐邾師以城郛。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左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春秋衛庫卷十四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圉。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毅舍司馬以讓公子。昭公即位而葬。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左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曰。抱太子以啼於

重言

重言
食外
制言

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

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

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

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

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且畏

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董陰。宣子

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冠也。既不受秦。而

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

也。逐冠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

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

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

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

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

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

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

為同寮故也。

胡按左氏。襄公卒。大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

先蔑如秦。迎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曰

抱大子以啼於朝。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

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晉

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晉

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綱。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左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胡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無伯戰敗與兵伐莒。故春秋復秋。公孫敖如莒。涖盟。請修泚之盟。敖娶于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見宣。

左穆伯娶于莒。曰戴已。公十七年。斷道傳。

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于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伊雒之戎。

胡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

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正日影以求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

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若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穆伯如周。

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胡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狗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爲鑒。必持其志。修室慾之方也。

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宋襄夫人。襄

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

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邛。皆

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

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遂舍司

馬。以讓公子邛。則邛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

公固欲以其弟邛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

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邛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上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春秋衡庫 卷十五

馮夢龍輯 張我城添

文公下

項上元 九年 是年秋
年 共公襄卒

春毛伯來求金

胡毛伯夫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駭尾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一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春秋衡庫 卷十五

附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蒯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公今年得臣如京師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眾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于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

春秋衡庫 卷十五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胡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眾人擅殺之稱也。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王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失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胡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平楚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

孔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

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啟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

也全季氏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使之

春秋衛庫卷十五三

夏狄侵齊今張氏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

附左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

茂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左楚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胡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中間

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

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哉

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主靈不及休擬名號此

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

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

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

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

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胡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

王來賙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

春秋衛庫卷十五四

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焉不書曰來歸莊公成

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

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

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

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

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

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葬曹共公

夏秦伐晉 左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

北徵

胡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春秋衛庫 卷十五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見襄公三年難澤傳

左項王立故也

蘇子

周卿士也項王新立故與晉盟親諸侯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陳侯鄭伯會楚

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

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

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

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

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風駕

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

子舟無罪字義皆此

孟田孟諸

左

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母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胡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大為善次而伐者其大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滅禍心以憑復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蔑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麋

見上秋

左厥貉之會麋子逃歸春楚

子伐麋陳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

于錫穴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此大夫特會之

秋曹伯來朝

左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

身趙氏

趙氏也音
趙氏也音

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
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
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
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
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
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
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
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
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
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畏糧坐甲固敵
秦秋衛庫 卷十五 九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伏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
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
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
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憊也
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驕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
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
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胡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
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

齊公四年
城郭乃西

晉公七年
城郭乃西

晉公七年
城郭乃西

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
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
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
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
惟動大眾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
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郛魯之東郭魯季孫始此○見隱公七年中丘傳
左書時也全孫氏帥師而城魯故也家氏城民為甚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與兵以城尤在所貶
十有三年是年夏陳共公朔卒秋鄭文公遽條卒

秦秋衛庫 卷十五 十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
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
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
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
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
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
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
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口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不臣家

猶有同聲
物亦不
毛不結
臨家也
新故也
海月也
故上新
可半半
皆連新
陳上則
非連連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幣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邾子遽條卒左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

春秋衛庫

卷十五

土

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公羊魯之廟曷為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主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犂

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羣

羣公廩

胡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

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重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齊

狄侵衛全吳氏晉不能伯故狄屢犯中國因衛侯之出乘間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裴左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齊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裴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

伯與公宴子裴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

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

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春秋衛庫

卷十五

土

項王六年十有四年陳靈公平國元年楚莊王旅元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合上盟會見襄二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脫仲字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左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

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

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

舍卽位

六月公餘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於

西同盟于新城左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胡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時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準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右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周內史叔服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胡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十三

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

天子方伯。中國紀綱。羣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禍祥

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

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

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

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胡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

胡其言

乘其端

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宜子。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僇。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為善。春秋左傳卷之五

春秋左傳

卷十五

十四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左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

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

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

宋子哀來奔。

胡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

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

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

亂之邦。而春秋書之。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

倫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左襄仲使告於王請以

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

罪之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

叔姬

胡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

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執

之以罪公穀單伯淫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

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

春秋衛庫

卷十五

五

胡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

人所為而以爲齊人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

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

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

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

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

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

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

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

臣王元十有五年齊懿公商

春季孫行父如晉左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

姬故也公張氏魯不能開服明政刑以義討齊

而反因晉以求于齊行父爲大夫不能

請討弑君之賊晉爲盟王不

能奉天討于商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左宋華耦來盟公與之晏

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

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

爲敏

胡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

賂失賊不討使乘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

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

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

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

爲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

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有賢者之類功臣

之賈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全江氏曹伯十一年朝越四年又朝不

見答于齊曹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

文伯穆伯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

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

穀之也
伯也
少也

發過哀也
得已善矣
聲已悲矣
所不視不
視其也
伯叔也
致失各意
張矣

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父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惟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春秋左傳卷十五
胡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

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胡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姬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新城之盟。蔡人不

與。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全。周氏齊商人蔡。武又說。武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于我。故更而人。之。英氏與。

季孫行父如晉。左。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

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

春秋左傳卷十五
胡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畧之也。八國易為畧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齊侯侵我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

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

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

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以亂取國奉禮以守

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全高氏取人

春秋

卷十五

九

為若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

十有六年是年冬未祀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及齊

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

不肯曰請侯君問。全趙氏大夫求盟者侯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

政。全齊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廟

受之乃祭一月之政頒于其國故奉王朔告文公

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

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賦政備見於經。聞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左公使襄仲

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全家氏齊魯皆千乘

齊魯向微于彼而自交與仲乞盟下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左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辛

未聲姜薨毀泉臺

卷十五

二十

胡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

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

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

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

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

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

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

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糜

公曰言於
楚使武王
三也後言
三也後言
三也後言

春秋傳庫 卷十五

主

滅庸

胡楚大饑。戎與麋漢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冠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左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

齊之
齊之
齊之

春秋傳庫 卷十五

主

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帷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逝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胡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明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

班於孔父仇牧苟息何也。三子聞其君而見殺奉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 宋文公 鮑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國語宋人殺昭公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殺其

春神廟庫 卷十五

王三

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鐘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變事也。今宋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步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左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碏伐宋。討曰何故弑君。

猶立文公而還

胡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其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賤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左齊

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全家氏齊

春秋衛庫 卷十五

王三

極矣衛之不自振亦甚矣。商人傲而日益益晉文卑而日益索。

諸侯會于扈。左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

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

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

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

寡君之嫡惠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

七月寡君又朝以滅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白

敵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敵邑之故也。雖敵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敵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儻。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朔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圻池為質焉。
 胡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弑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怒猶未怠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無申池之禍。奮其殆哉。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子也。與郕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而使郕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郕以扑扶職。職怒。郕曰。人奪父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

胡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啟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子者子赤也

左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

季孫行父

卷十五

三

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叔仲氏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勿公子

遂謂之曰君勿如之何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

抱之何勿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

殺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

胡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係于紉

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

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

姜

胡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

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

臣子殺適立庶敬贏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

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齊大夫宣公之立也經書行父如齊氏私考行父預廢赤之謀及仲遂弑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為之營解出姜而歸

季孫行父

卷十五

三

而行父遠如者赤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

端始此矣

莒弑其君庶其左莒紀公生犬子僕又生季佗愛

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

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

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

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

澤上學教
中上學
澤上學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以度
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
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
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
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
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
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
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璜敗機箴大臨虎璿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
春秋衡庫 卷十五 无

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竊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其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器做狠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構仇此三族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
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實于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
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
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
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
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
雖未獲一吉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也庶幾免於戾乎

春秋衡庫 卷十五

春秋衡庫 卷十六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宣公上

公名接文公于母
敬嬴在位十八年

同王

元年

齊惠公元年
齊共公稱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太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太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迎女

〔胡〕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迎女何亟乎太子赤

春秋衡庫

卷十六

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胡〕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大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

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

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卽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者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齊孫行父如齊

春秋衡庫

卷十六

二

〔胡〕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晉人討不用命者放

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胡〕放猶驅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

爾或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吏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案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左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胡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

春秋傳庫 卷十六 三

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夷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左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

亦從之也遂及行父則亦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胡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

春秋傳庫 卷十六 四

而宣公立不能登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慶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全胡氏宣公爲執君者所立邾子來朝而無此文者既于朝桓貶矣其餘從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左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
十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
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
侵宋。

〔胡〕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
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
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
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
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春秋左傳卷十六
晉趙盾帥師救陳

五

〔胡〕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
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
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
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
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
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
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
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音師即趙盾救陳之

師
〔左〕會于棗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
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胡〕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
事。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
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
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
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棗林鄭地也。前
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
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

春秋左傳卷十六
秦穆公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

六

弗與成。

〔胡〕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
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讓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
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
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
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
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
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

叔靜即王
則非音義
公谷也
橫主其事
驛口出觀
言此處大
也言其平
思言其後
加言其子
父言其

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胡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
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
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
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
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臣王六年
是年秋晉靈
公夷皋弑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左鄭公子歸生受命

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

春秋衛庫

卷十六

七

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

五十人弑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

政與人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以贖華元于鄭半人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

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

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睥其腹棄甲

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

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

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胡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
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
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
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
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
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
得眾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
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
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
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春秋衛庫

卷十六

八

秦師伐晉

胡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于崇乃趙

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而報晉

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

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

當國算無遺策獨惜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

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

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

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左晉趙盾救焦遂自

陽而後也
也故就也
春書本
中書也

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讎。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胡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闔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春秋衛庫 卷十六 九

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與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水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左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

慶賀

公孫大也

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襄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褒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

秦秦衛庫 卷十六 十 以下公嗾夫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太雖猛何為國語若之欒不闔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索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其多所
懷也則曰
胎其女

無射文公
子

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
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
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
臀于周而立之

胡趙穿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
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
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
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
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
春秋衛庫 卷十六

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
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
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
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開
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王崩
定王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
元年是年冬鄭穆公薨卒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胡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
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

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
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
遠適他國有不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
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
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胡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
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全杜氏九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
西北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
春秋衛庫 卷十六

左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
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
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歷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

問也

胡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雒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貲

夏楚人侵鄭左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邦而

春秋衛庫

卷十六

主

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

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林計唐叔于孫別在齊者為赤狄陰尚赤白表也一云赤狄潁地地在洛州

宋師圍曹左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

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

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

微言

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吳為至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左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

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此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

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

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則蘭而卒

春秋衛庫

卷十六

十四

葬鄭穆公

四年鄭靈公死元年是秋

賦○春秋共公稱卒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左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

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胡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

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

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

鄭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

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

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則成雖強太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全高齊以爲重義不足以服苦之心。苦所以不肯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楚人獻龜

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

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

春秋衛庫 卷十六

五

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

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諸子家。子家懼而從

之。反子家幸。鄭人討幽公之亂。歸于家之。惟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胡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歸生懼譖而從。特無不

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

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

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

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

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

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故春秋拾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

危之也。夫以篡弑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

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

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

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

惟義之與此爲可安耳。

春秋衛庫 卷十六

六

附左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

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

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

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

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穀爲令尹。

子越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諸子揚而殺之。子越

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

旅圍伯麇于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秋

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澨。伯棼射王。汰輅

國語子文
之子子揚
越椒國語
由麇子
載運同
山勢如字

也而公自爲之主。虜辱毀列卑輕。延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求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賤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遷于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異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春秋傳卷之六 宋十六

太

胡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无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見後九年楚子伐鄭傳

左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胡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
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
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
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
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蓋
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遂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
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
其道也

春秋衡庫

卷十六

九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取向
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
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
知含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
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悅民蓋
自此始矣經于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
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九年左傳
屬之役也

附左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春秋衡庫

卷十六

春秋衡庫

卷十六

十

春秋衡庫 卷十

為夢龍輯 張我城參

宣公中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胡來盟為前定者常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軟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姜姓子爵國于東夷

春秋衡庫 卷十七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邾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彊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早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鄭及

宣公七年

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胡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王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王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王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入吳人辭焉上介平尹益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

供饗其飲
也遂大饗

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
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無乃不可乎
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
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胡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
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
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
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
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接立宣公而宣公深德
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于其卒書
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篇

胡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
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篇管也以其有聲也
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
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
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
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
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

周下錄

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
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
之義也全書文武二舞之總名舊文舞中所吹以
舞為尸者天子諸侯曰舞大夫曰舞士曰舞
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
彤周曰錄
戊子夫人贏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秦氏私考按白狄俗尚白
氏皆在河西關洛之間左春白
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
六日而蘇

胡晉王夏盟糾合諸侯懷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
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
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
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
印也矣

卷十七

楚人滅舒蓼左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
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舒蓼舒
舒蓼舒

胡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
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
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
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八年

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

胡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卽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

春秋衛侯 卷十七

桓宣弒君而書卽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左書時也 全高氏懼

楚師伐陳 王下九年 左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

而還

九年 是年秋晉成公黑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公于慶父生公孫敖故生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

賄之

胡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

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攷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春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

胡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王夏盟又嘗救陳

據十二年
大傳云風
之役師也
楚師

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左因其喪也。

胡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服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左楚子爲厲之役故。

伐鄭。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蔡國人皆喜。

唯子良愛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春秋衛庫 卷十七

七

胡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

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伐。

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

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

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

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

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

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

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

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左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

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宜。

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

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

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詩風。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彼。

澤之陂。有蒲藂焉。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

春秋衛庫 卷十七

八

爲。輾轉伏枕。寐。注澤。亦。

胡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

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

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比于諫而死。子曰。商有。

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

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

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

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牙之後乎。故仕。

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

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牙善矣。

經 123-227

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十年

晉景公僖元年衛穆公速元年○是年夏齊惠公元卒陳靈公平圍弑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左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胡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

春秋左傳

卷十七

十一

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謹及聞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崔杼有寵於宣公宣公畏其逼也公卒

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崔氏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之早也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胡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左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

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

奔楚

胡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微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

六月宋師伐滕左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

胡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州衆也

宋大國爵上公伯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

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

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

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

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

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

春秋衛庫卷十七

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

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

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胡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

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

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

于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

左劉康公來報聘

國語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

也子家歸

登年多服

也

取也

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

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

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

君寬肅宜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夫二子者

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

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

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

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

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

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

春秋衛庫卷十七

亡

胡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

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

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

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

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

書矣

附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

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且羅謂魚鼈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且羅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木魚禁鯢鮪獸長麋虞鳥翼穀卵蟲含蛭蜾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殺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華匡我亦善乎是良器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什曰藏器不如實里華于側之不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春秋左傳卷十七

胡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俱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

胡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

行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胡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

楚子伐鄭左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

北諸侯之師戍鄭

胡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疆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

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而經
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齊頃公無野元年
陳成公午元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左楚子

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
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

陵陳鄭服也楚櫟子良子孫叔敖自代少
之虞丘子喜曰奉法
而不黨可謂公矣

胡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

春秋傳庫 卷十七 七

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

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

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

無君則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

會于櫟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

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

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張氏苗恃晉而不
事齊魯從齊而伐之

秋晉侯會狄于櫟西左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

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櫟西眾狄服

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

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胡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

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

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

鄰諸侯宜有責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

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

春秋傳庫 卷十七 六

察不亦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

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胡稱人者眾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

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

傳楚子入陳殺徵舒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

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

舜距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

春秋

卷十七

左

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與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左。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昭

春秋

卷十七

左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當已。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令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三曰。善哉。吾木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者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胡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宜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幸而復生。又殭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諸微舒之官。其治之。舉戶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春秋

卷十七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宣公下

十有二年

看葬陳露公

胡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
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
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
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
怨矣。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

春秋衡庫

卷八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春。楚子闍鄒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道。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公羊左說羊逆右執竄刀以逆曰。狐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狐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狃其社稷。使改事君。夾于九縣。君實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

大同樂

子民聲介

我

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
許之平潘阆入盟子良出質楚倚叔初楚莊王宴羣臣命美人行
酒曰暮酒酣而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
領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頸婦人之節而辱士
乎命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盡
絕纓而火極歡而罷是役也有一臣常在前五
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
論之則夜絕纓者也

胡按公羊傳倒戰不言伐圍不言戰。人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人。其于鄭也。人自皇門至于達道蓋卽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爲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

春秋衡庫

卷十八

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鄆晉師敗績。左晉師救鄆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勸民焉用之楚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開用師觀衆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
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
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
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
奸矣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
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
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
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
春秋衛庫 卷十八 三

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名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汧曰於鏢王師遠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
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魏子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
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
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

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
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之謂矣果遇必敗魏子尸之韓獻子謂栢子
曰魏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邲將飲馬于河而歸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
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
春秋衛庫 卷十八 四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
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難適從此行也晉師必
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害令尹改乘
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放郤之間鄭
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
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魏子曰敗楚服鄭於此
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

特赦分日
楚先君車
路先君車
後戰也

廣兵也

音曉

十五來也

一廣百人

為卒二十

五人為兩

自卒之外

復以二十

五人為兩

樂伯也

樂伯也

二先君也
成敗

大國也

春秋左傳卷十八

五

日不計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
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做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
以若敖蚡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
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
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
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人盟。子良在
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
我卜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
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內。不
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
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
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
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
君命之辱。羣子以為語。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
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
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

故見矣也
音曉使御
下車餽馬
正缺不暇
既左耳

樂伯也
音曉

春秋左傳卷十八

六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
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望而還。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
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人壘折。執
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樂伯左射馬。而又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
與於前。射麋。麋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
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
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樊
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
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
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
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
矣。弗備必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
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
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
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魏子

又傳
為莊以
片矣乃
四篇

未滅而書圖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救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於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春秋衛庫 卷十八 土

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分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左晉原殺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胡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度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

胡書
無陳共
有

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飲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議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

春秋衛庫 卷十八 土

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左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全吳氏十

夏楚子伐宋。左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

宋可以免焉。

胡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

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

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已失刑矣。

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失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

春秋衛庫

卷十八

三

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樂驤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失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

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

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

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

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

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胡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

何以稱國而不失其官。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於

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失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左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

春秋衛庫

卷十八

四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

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胡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

讐之兵。詞無所敗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左。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

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

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

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

尺舟之子

春秋左傳卷之十
宣公八年
楚子圍宋
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秋九月楚子圍宋

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

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楚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

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

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

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

若宋是矣始謀不滅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

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

則亦明矣

春秋左傳卷之十

五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左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

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

胡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

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

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若贊旒陪臣

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

春秋左傳卷之十

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致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

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全注氏大夫

會諸侯始於

盟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會諸侯始於

春秋左傳卷之十

左孟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

旅不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

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公說

春秋左傳卷之十

去

胡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聲端而圍之陵蔑中華

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

兵固圍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

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

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

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左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

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

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

能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考成也
考成也
考成也
考成也
考成也

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
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
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
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對曰臣
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
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正也義無
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
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
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胥稽
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
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
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
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幣不能從
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公羊莊王國宋軍有七日之糧

以乘馬
以乘馬
以乘馬
以乘馬
以乘馬

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
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
然吾聞之也圍者枹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
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
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
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
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
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
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
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
而止
胡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
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
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
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
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
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
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

三修史家
康懷之知
願李也

羊子所
世統

仲章所
以

春秋衛庫 卷十八

九

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
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素矣聖人明其道不
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
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
君之側無素報之難義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
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
難而紆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
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
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
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
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
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
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
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潞

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
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
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
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

唐唐用
用唐唐
可敬

春秋衛庫 卷十八

十

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
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示神人而申國
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計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
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
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
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晉
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
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
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
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
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
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
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晉侯使趙同
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
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胡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解師者著其
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
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
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
與東都平關伯禽征之儼然孔熾侵鎬及方宣王

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鄆舒。轅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主

秦人伐晉。左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踴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女。人之治命。余是以報。爾其助。終于景鍾。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胡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

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殺梁以爲當上之詞也。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若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胡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主

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廩。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禮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武田順也
勸相無方
則人不違
力

初稅畝 三傳公始履畝而稅也 穀古者三百步爲

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佐穀出不過

藉以豐財也

胡書初稅畝者議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

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

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

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

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

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

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

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

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全李氏稅畝之說公穀何氏

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惟杜氏謂既取公田又稅

其私田則爲什而取一朱子亦從之未詳孰是然

變法之初未必遽至

信取故且從胡氏

冬螽生 胡始生曰螽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

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

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

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胡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

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

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而遂至於饑

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

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

螽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

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春秋傳庫 卷十八 活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晉士會帥

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於王以飯免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

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

也 胡子初晉國者蓋有都者非謂盜盜眉更

也之謂而得其情百無遺一焉 胡子初晉國者蓋有都者非謂盜盜眉更

也之謂而得其情百無遺一焉 胡子初晉國者蓋有都者非謂盜盜眉更

也之謂而得其情百無遺一焉 胡子初晉國者蓋有都者非謂盜盜眉更

秦

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興

衡庫
卷十八

注

示民訓則無亦擇其彛彛是邦之

以香爲主

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合好胡

講聚三才之典禮方是時修穀秬以爲膏酒

室曰寢。無室曰棚。全李氏按楚語云。

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爲廟故其制如櫨

知宣櫟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置有德祔有功必

卷十八

二

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作姐來歸

衛目以爲濟室家材乎

叙成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冬大有年。

胡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等字。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奈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迎理亂倫。水旱益蠲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三

十七年 是年蔡文

春王 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 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晉

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慮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

晉也。今日昔言如

晉也。今日昔言如

晉也。今日昔言如

春秋左傳

卷十八

天

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迎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穀梁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偃。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公羊。謂于格而窺客。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背閭而語。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胡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

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附左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

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世遄沮

君子如祉亂世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

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牙

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貜卒按公孫嬰齊與叔老皆貜之子叔弓叔老

之子叔弓叔老

春秋衛庫卷十八

胡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貜宣弒而

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

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

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

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

以表之也或以為叔貜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

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

矣誠使叔貜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

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

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

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眾矣而獨叔貜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蔡景公固元年○是年秋楚莊王旅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左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

盟于緡以公子彌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

偃逃歸

胡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

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

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

春秋衛庫卷十八

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鞞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

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全高氏杞自文公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陳氏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胡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

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

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

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

人戕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

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邪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鄒者。所以深責鄒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左公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

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胡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

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

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

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

者。狀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

春秋衛庫

卷十八

三

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爲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胡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

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

討之。晉方強盛。齊少儒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

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

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

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

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

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

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冬公薨。季文子言於

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

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

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離復

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

齊

胡仲尼稱孟莊子之卒。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春秋衛庫

卷十八

三

是難能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

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有始終進退之禮。而

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

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

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

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

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

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

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

能也。詞繁而不復歸父之善目者矣。此事以觀則

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衡庫 卷十九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定公十一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宣公

無冰

胡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謙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春秋衡庫 卷十九

三月作丘甲左爲齊難故

胡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

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卽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春秋左傳卷十九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許。滅文仲子武仲父宣叔也。

左傳

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滅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如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胡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富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齊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卽位之初。方穆大

僖公

宣公

季子也

故未有施舍已。責速鯨寡救乏困之事也。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慰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左。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

單襄公如晉拜成。對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春秋左傳卷十九

三

胡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經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恃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 是年秋宋文公薨
辛酉穆公速卒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

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人而

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

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

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

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

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左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

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

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且告車來其衆齊師乃止次于鞠

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

衛人賞之以邑解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

冬十屈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

也 也

胡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

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

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

不可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

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

法如此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

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

師敗績 左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

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

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

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

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子將斬

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
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
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
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師陳于鞮祁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六

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鞮大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
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
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
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師陳于鞮祁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
為右齊侯曰余姑蒯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
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國語車無退去時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
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
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韓厥執
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
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人君地下臣不幸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屬
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
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
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
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人二
出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腰殺梁鞮去
國五百里哀婁去國五十里一戰歸地五百里
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
胡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
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
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
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
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
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卿並
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
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
四卿皆書堅冰之戒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
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
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

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侯人師
國佐王師
戰也

左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

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

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春秋衛庫 卷十九

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

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

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

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

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

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

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如相也注
南子曰然
如地通者
物其街
如三馬海
文武五仙
夏元吉周
大彭家
周齊相
文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予又不許請收合餘

燼背城借一公羊請三戰殺孟諸五戰敬邑之幸亦云從也

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諱曰齊疾我矣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

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

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

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

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胡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

春秋衛庫 卷十九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

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

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

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

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

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

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

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

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

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

和公是時
而後即
克進師
後

鄭君其三
師師九

荀氏謂
軍勝不出
文子以代

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
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
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
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禮而
強有力不與焉

附左公會晉師于上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
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十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
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
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
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
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

後晉

三三三

齊晉之
兵結

一人而華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
之禮余雖欲於華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大
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望從其
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
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
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晏而私賄之使相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十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子伯也
公見之
後晉之
之夫口

附左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
王所以造周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
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
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
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
死于燔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爲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
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土

取汶陽田

胡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大國也

春秋左傳卷十九
城濮之戰
晉布公衡
鄭公子

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郢。左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速歸，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土

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王卒盡行，二國備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大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

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恚肆其
福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
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愆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恚弗能懲也而
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左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
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
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十四

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
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胡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
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
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
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此諸夷狄晉
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
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太何
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
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矣

鄭音

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
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
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
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
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
也

三年

宋共公厲元年
衛定公肅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共衛侯定曹伯代鄭左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敗也遂東侵鄭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與皇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十五

戊如楚獻捷

胡討鄭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象也遂東侵前潛
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
也度彼忝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
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爲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
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耳宋衛未葬焉
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公葬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全吳氏雖未逾時伐鄭
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胡廟災而哭禮也

胡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諡，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乙亥葬宋文公。左：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梓，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

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春秋衡庫 卷十九

夏公如晉。左：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見後鄭。左：許恃楚而不事

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宣人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

不朝于周，以拜汶陽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

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

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附左：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

胡廟災而哭禮也

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

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

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

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

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

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

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寡臣得歸，

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

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

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

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

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

魯於是時，初稅郵，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

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欲

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欲

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欲

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

借滅潞滅甲氏傳

左討赤狄

之餘焉齊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晉衛來聘

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

春秋衛庫

卷十九

九

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

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

未盟衛

胡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

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

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違事之辱非人臣之

操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

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

也

鄭伐許

胡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

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

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

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

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患寡一

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

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

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附左于有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韋朔韓穿

春秋衛庫

卷十九

九

荀躒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

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

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

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

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四年是年春鄭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見後六年傳如侵宋傳

左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左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左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

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全高氏公連歲如晉者以晉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左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

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全公欲叛晉城而海備

鄭伯伐許左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春秋衛庫卷十九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胡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

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

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定王二十五年鄭信公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信公

胡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

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出歸錄之詳者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

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

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

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附左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

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

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仲孫蔑如宋見後六年僑左孟獻子如宋報華元

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左晉荀首如齊迎女

故宣伯餽諸穀全莊氏自文十一年彭生會宣伯宣十五年慶舍高固自是大

春秋衛庫卷十九

梁山崩公壅河三日不流左晉侯以傳召伯宗伯

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所以難我者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

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

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

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

告而從之

胡梁山謂之韓奕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

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

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終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綬傲樂出太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春秋左傳卷十九

三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命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許靈公訴鄭伯于楚鄭伯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于國故鄭伯

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

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

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

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元年六年吳子壽夢元年己是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全汪氏武公名伋伯會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終年惠應至成凡十

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胡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

而無退官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

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春秋左傳卷十九

三

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

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壇

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娶已

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

不宜立也

取郭

胡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

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

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

不忠不義
不仁不義

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
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貴
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
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
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
歸父家遺緣李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
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
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
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
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見下僞如侵傳

左晉伯宗夏陽說衛

孫良夫甯相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
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
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郊而不設備
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
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附左晉人謀去故終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
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
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於是乎有
沉溺重黷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分三

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
澤林藪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
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此自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主下侵宋傳

左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賁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于宋而以侵
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孟

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楚使華元
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
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
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鍼大衆就行而師
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
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
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
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
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

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賀遷也

晉樂書帥師救鄭 左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

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

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

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

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

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子

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

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

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

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釣從眾夫善眾之主

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

統以存周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

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

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

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

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

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

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

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

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主者之

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

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

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 鄭成公
喻元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子

免牛

胡殺梁子曰郊牛日展觚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

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

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

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太下賊

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

桓之志至成始弗戾矣理或然也

吳伐鄭 全宋氏鄭已
伐太皞之後 左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

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

不弔吳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

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季氏私意使齊夢立二
年吳始益大稱王此齊
夢之始事也吳距鄭前遠而越江
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也

胡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宣來朝

春秋衛庫 卷十九

宋

不郊猶三望

胡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以書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左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邾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代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懷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春秋衛庫 卷十九

羊九

吳人州來見昭公二十四年滅吳傳

左楚圖宋之役師還于重

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義舉貪恤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難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

十五人爲
兩軍九乘
爲小備十
五乘爲大
備蓋當九
乘及二
十五人合
是謂之

其射御。故吳乘車。教之戰陳。故之叛楚。其子
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
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
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
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春秋衛侯
卷十九

羊

通說同前
誤也同大
遂以讓之

春秋衛侯
卷二十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成公下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左季文

子饒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

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

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

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體。詩曰。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

春秋衛侯
卷二十

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

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

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

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輩

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

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噫。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

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胡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

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子。則取之。不以

其道也。卻克戰勝。令于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

驛用之役
不與從
自是常從
其功

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樂書帥師侵蔡全許氏伐鄭也左晉樂書侵

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帥之還也音侵沈獲沈子

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

矣

春秋衡庫 卷二十 二

公孫嬰齊如莒嬰齊叔子也全高氏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

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

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

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

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胡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諧於晉侯曰原屏將

為亂樂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補左武從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王

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補左三代之今王皆數

莊姬所諧而樂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附史記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及景公而賈為

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為

賊首子孫在朝請誅之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

肯賈攻趙氏于下官殺趙朔皆滅其族朔妻成

公姊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要

曰朔之婦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

朔婦生男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視

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竟無聲

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要曰死易立孤難杵臼

謂諸將曰吾告趙氏孤處請將隨攻杵臼曰杵臼

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

匿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諸將

遂殺杵臼與孤。賈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為祟。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其趙氏乎？」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召而匿諸宮中。諸將入問疾，因召趙武，偏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左云趙武
公命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胡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懷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

春秋左傳卷二十

四

師父未嘗敵王所懷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邪？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不謂其貴也，權也。可貴者，以其秉權而行義耳。及其衰也，有共權而無義，則賞罰俱濫而權猶在也。趙武之其也，天子之權去矣，待諸侯有賞而無罰，不能致其功矣。其賞也，不足為諸侯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左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

左云不

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

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

胡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或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胡勝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

春秋左傳卷二十

五

來勝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九年 是年秋齊頃公無野卒

春王正月，杞伯來迎叔姬之喪，以歸。

胡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夷狄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迎其喪。

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
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
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
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左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

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
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

堅強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
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

六

胡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
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
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
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
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
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
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
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
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恃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
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

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全劉氏諸侯迎女而不書者
君自迎也自迎則常事不書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滕左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

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

衣之卒章而入

文子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胡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
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

春秋左氏傳卷二十

七

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

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滕之類是也伯

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

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如忌之行程氏以

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左楚人以重賂

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

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獨行成

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

侵陳以救鄭

胡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獨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附左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八

樂季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人鄆

思慮過深

庚子十二日也

管制軍之可為軍用者皆宜於此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九

左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泉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胡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左諸侯貳故也

胡經所謀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貳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此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衛庫

卷二十

十

鄭人圍許

左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紿晉使晉必

歸君

城中城

中城者郭之內宮之外宮也核以苦無備而潰故懼而拔之

胡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苦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人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傲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記

執言來子
指即故

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附左楚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晉使繼我如楚報犬宰子商之使也

十年 齊靈公環汴年○是年夏晉景公歸卒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竄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

春秋衛庫

卷二十

十

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故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縶夏四月

鄭人殺縶立兒頑子如奔許縶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成焉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駒為

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君子曰忠為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全高氏晉既敗人之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亂不以舍服典之也

齊人來勝

丙午晉侯孺卒左晉侯夢大厲被地及地搏膺而

踴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

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

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有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

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晉侯欲麥

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

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

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秋七月公如晉左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

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胡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

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

禮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

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

而可書乎

冬十月

十有一年晉厲公州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左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

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左報聘且蒞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全張氏僑如之聘蓋謝戰之師

冬十月

春秋衛庫卷二十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左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

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

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胡夫人主無誠慈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

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

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

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

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左宋華元善於令尹子

重又善於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伐成而使歸復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賁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瑯澤成故也全家氏齊桓之於楚詩而服之晉之大求與齊美為盟晉自棄成君晉聞而臣諸倫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信盟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信其強太畧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淪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遂使申之會冠履側置稱端實非於此故西門之盟器而不書存中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左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于交剛殺梁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

附左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秦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曰云寡人寡君須矣吾子其人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

朝而不夕言無事也
言無事也
信尋日常

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人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

春秋衡庫 卷二十 五

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敗不從遂人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十有三年是年夏晉宣公薨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左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胡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
土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雖封雖有大小土
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
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
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
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
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諸亂臣討賊子
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
乞哉

三月公如京師

春秋衛庫

卷二十

六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
敬劉子曰吾聞之良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
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
有受賑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夏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

廢成功也

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
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
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
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
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
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
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
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

春秋衛庫

卷二十

七

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
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
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
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
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
卽位康公我之白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
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
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

春秋

卷二十

九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錫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雖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收盡布之執事。伴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

春秋

卷二十

九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樂書將中軍。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成肅公卒于瑕。
胡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卽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欲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左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時迎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史記卷六
夫人衛侯
同姓之類

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左傳曰不以京師至

冬葬曹宣公左傳曰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

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傳成公負芻元年○是年冬衛定公藏卒秦桓公卒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強

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

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

春秋衛侯卷二十

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

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全高氏晉受衛國通

之故書

秋叔孫僑如如齊迎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傳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

伐許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今此許之

晉厲之不伯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

年伐之今又伐焉使無公而伯則鄭人

怨鄭人不足恃也襄三年晉盡伐許猶討其與楚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衛侯思公
之妻

於已

胡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

則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

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

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

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

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

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

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

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

春秋衛侯卷二十

社稷大夫聞之無不悼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

其重器于衛盡置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衛獻公衍元年秦景公元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

奔齊齊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

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

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

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莊公四年

晉侯執曹伯成公歸于京師左會于戚討曹成公

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

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

迎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

春秋衛侯

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

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

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左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

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

以此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

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

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

執戰全氏氏晉楚為成期以師兵前及三歲而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胡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

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

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君臣

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

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

春秋衛侯

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

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元公

孫師帥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補左向為公

府出舍于陳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

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

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突登丘而

望之則變勢而從之則大難雖開門登陴天左師

二司寇楚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

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

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

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

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

附國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

附國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

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孟亟索士愬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左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益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春秋左傳卷二十

晉書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緄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始通吳也吳越春秋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

為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胡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玉室不敢與世子抗

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之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

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林註葉近楚邑今南陽葉縣左許靈公畏偃于鄭請

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全張氏中國盟主之盟也夷以求安者小國之失所也李氏

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

十有六年宋平公成元年

春王正月雨水冰

胡雨水冰者雨而木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

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若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附左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

敗諸洧陂退舍于大澤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

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全高氏鄭服中國五

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全高氏鄭服中國五

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全高氏鄭服中國五

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全高氏鄭服中國五

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全高氏鄭服中國五

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全高氏鄭服中國五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左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

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

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

侯必伐鄭乃與師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

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

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

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春秋傳卷二十

義

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

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今楚內棄其

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

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子其免之吾不復見子矣五月晉師濟河

間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

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道能者我若羣臣

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

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鄭之師荀伯不復從皆

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

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

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

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

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

春秋傳卷二十

主

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

而竄合而加讐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

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

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費

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乘左

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

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

諸國之世
楚之世也

楚之世也

楚之世也

楚之世也

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步殺御，晉厲公樂鉞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鉞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踰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養由基，鎡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執事之咎，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

楚之世也

而退，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叔山冉傳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殺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國語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若其戒之，夫德福之基。

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塘也其壞也無日矣

胡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常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讎而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附左國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卻至語召桓公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

春秋衛庫 卷二十

三

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擊五也舉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與單襄公語驪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溫季之謂乎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諺曰默惡其綱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

修卿乎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左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

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

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胡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

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

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

春秋衛庫 卷二十

三

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人晉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公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血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楚大夫
子反

無害則襄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左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

春秋衛庫

卷二十

至

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左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

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胡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

卷二十一

善不蒙賞惡不卹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丘

主制

公羊執

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其仁之

何代公執也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從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而執君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行父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主制

僑傳

春秋衛庫

卷二十

至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

主制

僑傳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胡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墮中宮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卻鞮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鞮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

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
 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
 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
 而已。度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
 我斃茂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
 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
 仲孫茂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茂與行父，是大棄魯
 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
 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
 季孫衛庫卷二十一
 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惡而棄忠良，若諸侯
 何？補左：子叔嬰齊，宋君命無私，謂國家不貳，則其
 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
 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卻
 犇盟于鳧歸。刺公子偃。左：召叔孫豹
 于齊而立之。
 十有七年
 秦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左：鄭子駟侵晉，虎滑衛北
 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合：下公至見襄
 公三年，鄭譯傳。
 左：鄭大子髡頑侯孺質于楚。楚

楚人也

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
 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附左：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若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
 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襄公三
 年，難澤傳。
 梁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左：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附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季孫衛庫卷二十一
 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犇見其語迂，卻至見
 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
 及卻犇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
 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于晉。今
 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
 替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
 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
 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
 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
 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

齊三卿
與步三卿
俱有五人
爲大夫故
齊八卿乘
也也
三怨
排也

齊如國
左名故曰
齊之人

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太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季伐。犯則陵人。逆則誣人。伐則捨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殺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齊高無咎出奔莒。左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閔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閔子請我。夫人怒。閔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明年齊侯仲尼曰鮑莊子之

知不如蔡。蔡猶能衛其足。全詩曰。蔡公不公。其足自。其世。臣以取禍。九月辛丑用郊。胡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屬詞九月。夏之孟秋。用其禮以祈福。而見執辱而頻年出師。未已。故用郊祀以告事而祈焉。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見。公三年。左諸侯國鄭。楚。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見襄公三年。諸侯傳。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獲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左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

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

而至於殺其過多矣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

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全李氏劉

分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茂無伯諸侯之

權京公心勞謀仲無制中夏之各屬公外強中

乾夏無無便文寡之舊矣

附左晉悼公即位治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鯨暴

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歛宥罪戾

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

武為卿荀家有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大使

訓卿之子弟共儉季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

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蔣之法并

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

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

以攝之祈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冠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

馬使訓辛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驥屬

焉使訓羣驕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舉也舉不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左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鄭伯伐

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

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

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黨亦吾患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拔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

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胡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

也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

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

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

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盈是矣

公至自晉

晉侯悼使士句來聘見宣公十八年至宣公十八年

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左晉范宣子來

全許氏公

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借襄公七年陳逃僇左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

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左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注

氏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皆謀從晉耳

築鹿園林注築塔為鹿苑左書不時也全李氏孫開三始

晉而歸士句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耳而成公違自以為安肆意于苑圖之樂所謂國家間暇及是時殷樂怠傲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春秋衛庫卷二十 星

冬楚人鄭人侵宋同上楚鄭伐宋左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

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左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

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

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

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盟于虛村左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

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衛庫卷二十 星

春秋衡庫 卷二十一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襄公上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嬀四歲卽位在位三十一年

四年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左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

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鄆丘齊人不合彭城晉

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于晉

胡非宋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戌之三百

春秋衡庫 卷二十一

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

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

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鄆左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

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

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胡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恃矣晉於是平降彭

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

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
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
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
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
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見上伐鄭次傳左楚子辛救鄭

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全注氏楚情宋之復彭城且欲

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恨于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

聘左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

信謀事補闕禮也

胡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

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

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

焉此何禮乎

雲王二年成公六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見後八年左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賁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主宣公二年大林傳左鄭成公疾子

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

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

聽我免寡人唯二三子庚辰鄭伯賁卒於是子

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

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至晉氏晉宋稱既

春秋將師少也張氏十句侵齊則表而還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主後邢丘左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

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

言今不來矣勝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

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諸子齊得請而

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

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左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左復會于

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

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胡虎牢鄭地故稱制邑嚴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

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

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

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

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

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

所以語滕君也夫役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

春秋衛庫卷二十一四

守天子之士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

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

鄭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

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鄭僖公死左楚子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壽夢之子昭公十五年長年傳

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

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于重

釋音解

稱首事大
呼之禮

牛野與子
赤城之子
伯也

伯侯也

歸既飲至三日吳人公孫楚之良也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楚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全高氏重子侯不朝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左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若是望，敢不稽首。」

仇讐，寡君將若是望，敢不稽首。

之讐也。宜其復伯矣。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公至自晉

附左：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奚為中軍尉。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午為中軍尉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蕩其祁奚之謂矣

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其類詩云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名
孟獻子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左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

奸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郕外。」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胡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倬信明義而後

以謀不協請君臨之

難為不協乃盟于郕外

侯同盟于雞澤

子不至

胡同盟或以為有三例

則諸侯同欲而書同

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

同義則未安

盟于女栗及蘇子也

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

會王人也而不書同

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

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

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

夫王臣將命必倬信明義而後

其類詩云唯其有之

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本諸侯會而大夫盟也。左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吳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附左。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春秋衛庫 卷二十一 七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效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左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

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全張氏荀瑩。許大夫也。悼公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不來。今莊帥師問罪于許。規殺欲速宜其奔陳。不能保也。

四年。是年陳成公卒。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左楚師爲陳叛故。猶在

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一 八

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

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

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

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

故也。

胡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

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

爲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然禮律所載

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

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

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中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全江氏易名如漢高帝諱微改劉敬嚴詩書如日月之恒諱作常允恭克讓諱作遜助姓文如臣諱作一正足微諱作足微嫌名謂音聲相近如惠憲示名純諱諱林之諱二名愚者違禮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愚者違禮以為希諱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見文公二年送納幣傳

左穆叔如晉報知武

春秋傳

卷二十一

九

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合公至主後二十九年公在楚傳

左公如晉聽政晉侯

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春秋傳

卷二十一

十

頓。今李氏陳國頃以楚楚人之忿與鄭頓。今李氏陳國頃以楚楚人之忿與鄭頓。今李氏陳國頃以楚楚人之忿與鄭頓。附左。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構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
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
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
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五年陳哀公
溺元年

春公至自晉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一

士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全李氏魯與鄭自輸牛來盟以饗未嘗有聘問
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
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穆叔觀鄫太子于晉以

成屬鄫全劉氏鄫不能守其國而屬晉以平其
宗廟魯非有天子命而私屬晉以爲附
庸皆失正甚矣書曰叔孫豹鄫世子
丁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讓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見下會
虞傳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

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左吳子使壽越如

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奸晉人
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
命戍陳也

胡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
侯之奸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
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不爲主
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一

士

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

明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見後七年
陳述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左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
而立子囊必敗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
侯戍陳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是也

存孫生五
歐子之子
等處也

以子為
若枯子然
則大司馬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全范氏蓋之故以救陳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左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

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

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國

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

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

亦顧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

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

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

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稬

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

大夫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左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

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栝華弱于朝平公見之

曰司武而栝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

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

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

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莒女嫁為鄆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于莒

胡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

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

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

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

人也今直罪莒捨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

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耶耶之

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

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

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全公初即位邾于來朝四年邾莒伐

季孫宿如晉左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

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全張氏晉不討莒而討魯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晏弱城東陽而逐園萊萊

共公泮宗奔棠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

圖棠滅之遷萊子于邾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是年冬鄭
僖公弒

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二下邾不從乃免咎左孟獻子曰吾乃令

而後知有卜筮夫邾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啓蟄而邾邾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邾宜其不從

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朝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

主

隄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

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

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與是役季氏

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

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

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左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貶也

全注氏言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
如衛者邦交之類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八月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左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

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

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

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

食自公妾蛇妾蛇謂從者也衛而妾蛇必折

楚公尹貴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春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邾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邾主從陳
左楚子囊圍

陳會于邾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公羊鄭伯

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

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

則伐吾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

胡按鄭僖公弒而春秋書卒公羊則曰爲中國諱

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夫弑

君之惡不待貶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

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滅其

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海晏太。臣。然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過於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吳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鄭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林注自是凡會同無陳

左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

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胡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全

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今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狄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鄭簡公

春王正月。公如晉。丘傳

左公如晉朝且聽朝聘

之數

春秋衛庫卷二十一

大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見下貞

左鄭子國子耳侵

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

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

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會于邢丘以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

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胡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

襄之業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

協而盟君尊大夫卑卿共葬事其後無復定例故

悼公欲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

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

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

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

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

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恤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

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湮

春秋衛庫卷二十一

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贊

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晉公在晉

而季孫宿會見晉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

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會

莒人伐我東鄙左以疆鄆田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左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

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

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

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

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

云詢多職競作惡謀之多族民之多遘事滋無

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

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冠不爲害民不罷

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

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

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

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

不棄鄭楚師遠遼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

春秋衛庫卷二十一

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

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登

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

賦儼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

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

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

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

救也窮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

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如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如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生。
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
之。

胡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
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工車。猶雷。句踐事吳。以
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
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
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
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于楚。
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
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
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
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
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
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
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句來聘。主文公二年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

齊侯以
兄弟嫁
嫁與楚
楚侯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焉。
君之臭味也。歎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
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
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
禮。

十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左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成

春秦衛庫。卷二十一

主

附左。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
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
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
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
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盤聚焉。以爲政。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
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
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
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
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帥于武。

城以爲素撰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偃

鞏士句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

韓起門于師之梁勝人薛人從樂廩士魴門于

北門杞人倪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

汜令於諸侯曰修器械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

流牢肆賞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

武子曰計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

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將盟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

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

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

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

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

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

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

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胡鄭之見伐于楚子駢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

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

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駢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

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械盛餼糧歸老幼

居疾于虎牢肆賞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鞏曰

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乃許鄭

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

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

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

勝之道免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全季氏此四句在五會之後

解音耳 解音耳

春秋衛風
卷二十一

楚子共伐鄭見上
戲傳盟

左子駒將及楚平。子孔子矯

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附左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

偶得此書

我孔子父
有乾決錄

也言失職
育城

悅兒所共
聞句極之
聞生
一輩代傳
陽封向成
無武功何
以封

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夢于桓晉金氏成十五年諸大夫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國之費氏偃陽通吳晉往

左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

而封宋向戌焉荀肇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

輦重如役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虬彌建大車之輪而

春林齋庫卷二十一 五
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

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堊父

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

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

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

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

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

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竊

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晉公孫師伐宋
宋公孫師伐宋
宋公孫師伐宋

晉公孫師伐宋

晉公孫師伐宋

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書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

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

安矣其何暇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

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

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偃辭荀偃士句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

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

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象彼

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偏陽

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師歸孟獻子以秦董

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

門伐鄭以從楚助魚石伐宋故晉加兵門鄭則

報必及宋是役所以

晉師伐秦

左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

文公之葬宋成于秦原因秦之兵力其後

可以少安中國不此之爲而反以秦資楚

之失

秋莒人伐我東鄙

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廐已

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軌

胡按左氏鄭公子騂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騂

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

卿于朝

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

愆息譏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全

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

故制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

步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戌之鄭及

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廉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蟠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復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樂廉欲伐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胡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責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

春秋傳

卷十一

无

鄭地亦牛
也用牛電
其事
底音

今此要知
之辭以相
辨也

大國三正
可與公重
焉不能舉

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全謂此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主上盟鼓傳。

附左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取會，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閭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閭實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主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木勝其富，吾能無筆門閭實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春秋傳

卷十一

子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傳聞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夢公少丁
也邑賦
也入八
式也征公
征之也
金穀改

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合。得劉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孟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子弟之半。而以二歸公。蓋分國氏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

胡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不郊不祭
而分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見下楚鄭伐宋傳。左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特公二左四月諸侯伐鄭之二

春秋衛車卷二十一

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陘。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左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患。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

神極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楚子鄭伯伐宋左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唐
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代宋
胡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
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
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毫之盟其載書曰
或間茲命明神極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
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
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傳公三左九
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
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
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
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
婢師觸師歸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申兵備凡兵
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

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
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
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
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
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
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
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胡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
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
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於諸侯而鄭
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自趙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
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
是矣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主上蕭左鄭人使良霄太宰

石與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

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

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冬秦人伐晉左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

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

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勿

秦故也

春秋衡庫 卷二十二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襄公中

十有二年是年庚子 齊夢乘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左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鑒

胡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

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

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

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

春秋衡庫 卷二十二

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晉士魴來聘且拜師全許

悼服鄭師楚而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主十一年 蕭魚傳左師于楊梁以

報晉之取鄭也全季氏第楚之無能為也

附左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

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安婦之子若而人無女

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公如晉朝且拜士飭之辱

十有三年 吳諸樊遇元年○是年秋楚共王薨卒

春公至自晉 左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郟 郟公十七左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取之

金許氏晉始息民是以楚伐宋而不報魯取郟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附左荀莖士飭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

句將中軍辭曰自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

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樂厲辭曰臣不

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

軍韓起佐之樂厲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

下軍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冰弗敢

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

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讓能而讓

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

惡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

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
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
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

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

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

辱社稷為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

歿于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福

廟者請為靈若屬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

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

謂其平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主隱公七年

仲諸侯畢農事 李氏私考防在齊南近于莒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亦以

十有四年 楚康王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蠆鄆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 左吳告敗于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

秦穆公

卷二十一

四

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墮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

秦穆公

卷二十一

五

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其餼。胡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附左。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人。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穆子共濟而已。叔孫必將涉矣。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

伯游即游

二位謂儀
將士車徒
為戎右
默士句于

漢子青生
先朝老
子

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壓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鉞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壓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一 六

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壓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壓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壓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新軍無帥，故舍之。此後晉不待言四軍

已未，衛侯出奔齊。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引古詩
劉林父子

平叔原公
之弟也
鮮官仙

秦伯如秦

皆服而朝。日野不召而射鴻于園。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朔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詩何人斯居河之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刺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一 七

說前說
同前說
種之矣多
節之

說前說
同前說
種之矣多
節之

之
作之

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人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司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職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人

於陳也陳
告物以示
特向

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諒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胡孫甯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易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何可出也

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

莒人侵我東鄙全報入鄆也莒自滅鄆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吳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左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全注吳楚志既不得志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侯孫公孫林父鄭公孫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九

蓋邾人莒人于戚見後漢左晉侯問衛故於中行

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

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

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

道也君其定位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十有五年衛公劉元年衛始有之○是冬晉悼公周卒

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左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

今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

春我衛庫卷三十二之毀之重勢且不敢問

劉夏迎王后于齊

胡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

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迎后是不

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迎

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迎王后于齊書劉夏

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迎公監之禮也春秋忤姻

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見後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主定公三十二年左齊侯

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全高氏此孟

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

名而與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志而

不可勝也魯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全季氏悼公其有若

也齊侯以數十年之無事而卒卒不免過舉晉

文而而復國而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

矣乃能忠厚而不追堅忍而持重然謹於諸侯

而臨於治吳不然而悼之伯也桓文矣

春秋衛庫卷三十二附左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

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

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

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宜諸其里使玉人

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有六年晉平公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為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澠梁戊寅大夫盟左平公即位

自春秋
服諸官選
野能
下順河東

改服修官。悉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渙梁。命歸
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
荀偃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

胡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
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難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
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今渙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一

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
太何也。諸侯失正。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
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
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
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
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
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
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
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

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
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林氏注。凡在焉而何曰。謂
言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匡。會于戚。
則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渙梁之盟。則斥言
大夫而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
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全高氏注。齊侯伐我北鄙。晉聞公在會。將討和
魯天。心主下
同國齊傳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一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許男請
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齊
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棧林。庚寅。伐許。

次于函氏。全陳氏注。鄭非主兵也。為會則伯。齊
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
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若臣之分而已。是故
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
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
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主下同左齊侯圍成。孟孺
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

大零

冬叔孫豹如晉左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

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

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

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

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

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

敢使魯無鳩乎全高氏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左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左衛孫蒯田于曹隨飲馬

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

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

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全注氏孫蒯犯

重丘以攻其國不亦甚乎莊之書伐所謂欲加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杞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主下同

我北鄙圍桃高厚圍滅紀于防師自陽關迎滅

孫至于旅松鄭叔紇滅噉滅賈帥甲三百宵犯

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滅堅齊侯使

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

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代扶其傷

九月大零

宋華臣出奔陳左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

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公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間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篡大亂宋國之政

也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

也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全高氏

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左爲齊故也全高氏邾故晉與

附左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昏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

介大甲子
字都名

扶屬句

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免者曰善儕小人皆

有閭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爲役詎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

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檀弓陽門之介夫

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覬宋者反告

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

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覲國乎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

當之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七

春白狄來

胡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

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

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

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

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

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爲惡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左中行獻子將伐齊

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

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

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

係主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

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

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

春秋衛庫卷二十二

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

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

防門而守之諸侯之上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

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敗匪情乎晉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

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

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

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

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與曳柴而

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師曠告晉侯

衛州三子
故
其有州
之七和
不解中
於百動
大
本國魯
大
故有秋
故大示
指不名
故
行
行
行

曰鳥鳥之聲。齊師其道。邢伯告中行伯曰。右
班馬之聲。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
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房
沙衛連大車以塞陁。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
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
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
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縛。縛之。其右具丙亦
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
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
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
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梟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
于東間。左驂追還于門中。以攷數。圍齊侯駕。將
走郵棠。犬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
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
眾。君必待之。將犯之。犬子抽劍斷鞅。乃止甲兵。

東侵及濰。南及沂
胡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固
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
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悉故同心
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
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
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
而後人伐之。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見後殺公。左。鄭子孔欲去諸
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
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宣告子庚。曰。不穀即
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
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子庚嘆曰。君王其謂
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
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子庚
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蟭伯有子張從鄭伯伐
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
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子庚
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其雨。

及之。楚師多凍，伐徒幾盡。晉人開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敵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

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曹武公勝元年○是年秋齊靈公環卒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

督揚。曰：「大毋侵小。」全汪氏經于諸侯同國亮故盟無棄貶而其辭平

晉人執邾子左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全高氏既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故稱人

公至自伐齊。見上同齊侯衛侯來朝。卷二十二

取邾田自泅水。左遂次于泗上，驅我田取邾田自

泅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

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

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與壽夢之

鼎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士句請

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

合。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

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

「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填，受舍，宣

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全蘇氏汝陽不言齊田晉地也今日排出

非魯地也。高氏和信有罪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其則蓋已甚矣。

李孫宿如晉。左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

子為政，賦黍苗。詩芄芄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

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左晉欒黶帥師從衛孫文

子伐齊。全高氏衛侯所奔齊故林父獨伐齊

附左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

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

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

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

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

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

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左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

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

子戎子燮，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

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公曰：「在我而已。」

遂東太子先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與沙衛
少傅齊侯疾崔杼微迎光立之光殺戎于戶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市朝夏五月
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衛
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
其室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齊侯圍之高唐人
殖綽夜縋納師酈衛于軍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
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三

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
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亦
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
殫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
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殫帷而
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
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子連嗣是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左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
政立子產為卿

胡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
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
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
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
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
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
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其官

冬葬齊靈公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語

城西郭左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

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

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

武城

二十年齊莊公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左及莒平

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楊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最其殺引
六國以自
救助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監于澶淵左齊成

故也全薛氏齊之無道諸侯圖之而不顧以士句聞表而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不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

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全薛氏視桓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

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誠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明焉

蔡殺其人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胡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

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五

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

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

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

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見後廿三年二慶傳左公子黃將出奔

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

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左初聘也

冬十月丙辰日有食之

李孫宿如宋

左報向戌之聘也

附左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

無及也各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

遂卒

二十有一年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

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五

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

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

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

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

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

者灑濯其心意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

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

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胡庶其邪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夷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三

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見後沙隨傳

左欒桓子娶於范，宣子

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賔通

幾亡室矣。懷子患之，所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

「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微，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

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莒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使羊舌虎囚叔

大雅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天

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棄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嘉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蘇廙而禹與，伊尹放犬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葉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免？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羨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寬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靡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靡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元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左。錮樂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刺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孟反州綽邢。刺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齊莊公朝。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餘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

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漢梁之明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

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能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左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左復鋼樂氏也樂盈猶在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按左氏會于商任鋼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鋼樂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勳而逐之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句卒

夏邾畀我來奔全杜氏度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畏公子黃之偏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滅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

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議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信上殺二慶傳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左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落戰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宣子親
命也莊子
知林也

計為婦人
恐有內

唐文

驛東必封
常防陸進

豹以罪
為官故

春秋衛庫 卷三十二

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將行。又言曰。得主何。彘之有。益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緡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緡子曰。奉君以走。周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緡使宣子墨縵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宮。范鞅迎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進。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起乘。右撫劍左綬帶。命驪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為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附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仇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

樂氏子
故車

春秋衛庫 卷三十二

帥卒。樂氏退。攝車從之。樂盈奔曲沃。晉人聞之。胡樂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速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入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為後世鑒。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左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成郛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寔。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維全榆子氏魯語載子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代以朝。我昔與公不敗。寧處使叔孫豹發師救晉。擊齊之左。使人以從軍。更次于雍榆。與郛邵擊齊之左。使止晏寔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于

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曰。大夫下。而穆叔與趙勝皆畏。而不敢敵。特其已去。而公元。年救。邢傳。

已卯仲孫速卒。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

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

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

爲客。既獻。臧孫命北而重席。新樽。紫之。召悼子。

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酌。李

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

春秋衡庫 卷二十二 重

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

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

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

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驕豐點好。獨

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勸請。臧氏。公

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勸則季氏

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棺

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

大子相

病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畏之有。唯

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獨秩奔邾。臧孫入

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

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疾也。孟氏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論語子曰。臧孫仲以防

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

氏將辟。藉除於臧氏。季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

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

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

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

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

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

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

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絕。使爲以納。請。遂

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

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已。

二
乃立
外史
毋或
也曰
孫曰
斬關
國之
其孟
晉人
族黨
齊侯
莒門
杞殖
先遇
有盟
命日
伐之
郊使
宿有
諸其

之
之
之

死
華

死

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將盟臧氏季孫召
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
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
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爲覆公室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孟以其犯門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
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屈
其孟椒乎
晉人殺樂盈左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
族黨樂魴出奔宋
齊侯襲莒見隱公二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
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杞殖華遠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
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
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晉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
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
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
宿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
諸其室

死
華

附左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
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
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
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
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存由
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二十有四年紀文公
春叔孫豹如晉左穆叔如晉范宣子迎之問焉曰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
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
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
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
祿非不朽也晉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
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
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
者不可謂不朽
附左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也惑之

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宰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今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楚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孟季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

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

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

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

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

介根全正氏與莒未得志故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

克

全高氏自柯之役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

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復或明年乃伐齊

晉又再加兵于莒齊侯為是故會于夷儀

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

伐

國勢不振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

主上十一

左楚子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鄭子伐

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

侯使張骼輔驪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

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

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

二子在幄坐射大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

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

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胃於橐而胃

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拔囚弗待而出皆超

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向乘

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

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全正氏

齊不子楚人之牧也。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合四國之君以伐齊。此可以觀夷夏之盛衰矣。平氏諸魚之役是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左齊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

出奔楚。全許氏宜咎之事無聞。然以慶氏黨逐

傷乎王氏。宜咎陳大夫鍼子入。世孫其後在楚爲鍼尹宜咎。

附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

壅之。犬子晉諫曰。不可。晉閭古之長民者不墮

山。不崇藪。不防川。不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

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聖

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

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

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

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

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

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

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

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離者嘗焉。佐鬪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夫見亂而不惕。

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也。而

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

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我又章之。王室其愈卑乎。

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

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

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

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

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天所崇之子孫。或在

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二 聖

民也。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

地德。中非民則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

寵人。亂於是乎始生。

叔孫豹如京師。見隱公九年。左齊人城郊。穆叔如

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穀梁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

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

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

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廢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或與工築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齊莊公死於冬吳子諸樊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左以報季伯之師也公

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綏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

春秋衛庫

卷三十二

望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

於他日齊師徒歸全許氏崔子之志鄰國知之

不恤而務會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日然之行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齊棠公之妻東

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

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

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

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固是以其間伐晉也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

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公

千振行義
亂者皆歸
此其義也
侍人賈舉

春秋衛庫

卷三十二

望

為且于之役故莒子帥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

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

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開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

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

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

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

邴師公孫敖封具鋒衣裹伊倮堙皆死祝佗父

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朔侍

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我將死其宰曰免

是反子之義也與之首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

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

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靈公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胡齊莊公見獄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從違不苟，雖存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

春秋衛車 卷之二十二

星

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

正五更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施，聲於齊人，聞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本，傳文所取元。

春秋衛車 卷之二十二

吳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借桓公十一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隨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權社，使其眾男女別而聚，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人，數俘而出，祝

不以爲

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左齊成故也

胡翟杼既弑其君夫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
于重丘持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左晉侯使魏舒宛沒迎衛侯將使
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幣以求五鹿

胡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
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
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絕之衛侯度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

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
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
名及齊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
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姓子
舒鳩子左楚蘧子馮卒屈建

爲令尹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

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

駟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

舒鳩久矣
吳子木即
屈建
五人不及
子木與吳
州也

久將墊隘

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
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
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
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

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舒鳩姓子
舒鳩子左楚蘧子馮卒屈建

附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

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夫

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

之可以此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

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

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蓬豆脯

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夫子不以

其私欲于國之典遂不用補國左史倚相曰子
木而無芰薦君子曰達而道殺陽堅愛子反之
勞也而獻飲焉以解于耶君子曰從而逆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左鄭子產獻
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

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吾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戍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敢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

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春秋左傳卷二十二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胡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附左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

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有六年齊景公并曰元年吳子餘祭元年○是年春衛殤公剽弑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左衛獻公使子

鮮為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好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吾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何益？」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五

胡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之罪應未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衛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左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五

領之而已。

胡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衛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淫於為善之意也。

夏初
晉中行
左衛人
孫氏
孫氏
孫氏

左衛人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怨于

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

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

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父孫威以叛晉以兵伐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

殺晉成晉不知自反乃謀討衛使荀吳召公當

行運施平以此失諸侯

附左楚子秦人侵吳及寧婁聞吳有備而還遂

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戌之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

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

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

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過王子弱焉戌怒

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

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

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子

卿之孫
孫氏
孫氏
孫氏

左衛人

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

君宣其明德於諸侯

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

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

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

子賦轡之桑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

衛侯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

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

美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犬子產美而恨合

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為犬子內師而

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犬子知之請野亭之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

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

待命敢有貳心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

驛告公曰犬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

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

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犬子犬子

曰雖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讀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

為犬子公徐聞其無非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

易行書
易兵篇
一產子辛
皆出楚王
故曰二種
皆失楚
人謂大
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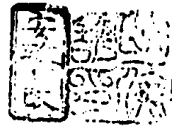
易行書
易兵篇
一產子辛
皆出楚王
故曰二種
皆失楚
人謂大
為

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
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吳行
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
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
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
長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
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
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
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
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之卒，子卒得戾而亡。君
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
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
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
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宰辛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主上十一
年蕭魚傳左：許靈公如楚，
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
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

左傳

楚子也
楚子也
楚子也

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
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
性，營於勇，當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入
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春秋傳
卷之五
左傳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三

馮夢龍輯 張我城恭

襄公下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全杜氏景公即左齊慶封來

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碚陳

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並見盟宋左宋向戌

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

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苗也將或

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

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

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

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子木

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

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干齊猶楚之

不能干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

子齊侯公
子黑肱齊
言稱魯齊
其詞下
時不得
事以
誰代
示不相
伯風荀

敢不固請于齊左師復請于子木子木使駟謁

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

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

偏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

還入于宋若我何江氏宋襄始進楚于盟會

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平伯之業復啓於此向

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伯之勢遂成由是

知楚之爭雄中

國皆宋為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胡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

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

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

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

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

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三傳公初公使子鮮與甯喜

約辭曰夫負羈繫執鈇鉞從君東西南北則是

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

孽之所敢與也公怒不得已與之約已約歸殺

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

偏東曰東
其大亦何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胡此一也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
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纂弑之賊。大合
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
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
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
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
者。貶之也。

附左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
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

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
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
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
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娖帥甲以
攻崔氏。崔氏墜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
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娖。實
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娖。崔明
來奔。慶封當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夏二十
七年
春無冰
是年冬楚
康王昭卒

夏衛石惡出奔晉。左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

奔晉。衛人立其從子。以守石氏之祀。衛之

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左孟季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

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借昭公四年。左齊慶封好田而蓄

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娖氏。易內

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

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

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

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雙。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

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

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

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

耶路撒冷
都其邊鄙
之邑凡六
千

卷二十三

七

十有一月公如楚。見土壘未傳左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

健衣其尸也
張嶷除不
解板曹常
則若帶也
提却果狗
陳敬則奇
列

卷之五十五



胡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

通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據左氏楚人使公親視。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公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遠。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則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國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春秋傳

卷五

九

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圖。誰敢違君。公與公冶見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聽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

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懷。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公欲無人。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見服。飲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庚午。衛侯衍卒。

關弑吳子餘祭。

胡穀梁子曰。關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關不得齊。

春秋傳

卷五

十

於人不稱其君。關不得君其君也。禮若不使無取。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關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關。使守舟。吳子觀舟。關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季伯會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

韓仲林
新而後生
曰韓仲林
曰韓仲林

韓仲林
新而後生
曰韓仲林
曰韓仲林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
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
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
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

胡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
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後有父族而後及母族
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
夏盟今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
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
本乎平王唯不撫其民而遠也戊戌於母家周人怨
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於雅也城杞
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附左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
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更走問
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
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
鹹獲長狄僑如乃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

詩用也

復陳主未
康之官

康之官
復陳主未

我魯所以
驕於

以發之

十三年矣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
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
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與尉於是魯使
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多君子其
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

晉侯使士鞅來聘見前十一
年左范獻子來聘拜

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
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

春秋傳卷三十三

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鄧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來盟借僖公二十
三年杞子卒傳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

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

號庶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能治之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瞞子晉以

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之

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

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

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祀文公來盟書曰

子賤之也全杜註用夷禮陳氏凡來盟皆大夫

前此夷儀之會稱伯後此卒復稱伯

吳子使札來聘左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

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

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邯鄲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平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平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

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

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

鄭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

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

南箏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

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箏者曰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

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

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

飲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

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

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

多民自多
天下之民

五

難

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遽。環史狗。史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
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
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
難。

十

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

補公羊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典爾爲篡也爾弑吾兄吾相繼終身無已也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先聖賢夷齊惡衛輒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篡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豈至

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繫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胗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此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蓋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三

七

經

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左齊公孫蠆公孫寗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可以訓故以出奔書
冬仲孫羯如晉左孟季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衛襄公惡元年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林註薳罷楚子薳罷書名氏然無異於中
左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全余報朝也張氏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左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左或呼于宋大廟曰請諸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請諸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胡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聖人冠以夫謚書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景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左初王僖季

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

士過諸庭聞其嘆告王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

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

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佖夫佖夫弗知戊

子僖括圖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

言多劉穀單蔑其過輩成殺佖夫括瑕摩奔晉

全吳氏取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僖括之謀括

事敗而佖夫見殺及禍而奔晉蓋逆子也

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

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左鄭伯

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

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穀谷皆自朝布路

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

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

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已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胡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黶去

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

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

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

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濶淵宋災故

胡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世子般

弑其君祔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

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豈不廢人論

天理乎。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過。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世子弑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桓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言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三

主

伍者五人
相保大
人謂魯大
大夫之喪
不殺而
不殺而

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成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附左。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太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三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吾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 蔡靈公 昭元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十三

主

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弟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左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春秋衡庫

卷之三

三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冠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序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兄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

妙治也
音島堪堂
也音死

中車主車
之官殿
昭以脂塗
經使易行

館校地名
故自使

襄公密州

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留蓄患不畏冠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牆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

春秋衡庫

卷之三

三

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左莒犁比公生夫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莒子弒之乃立去疾

奔齊

附左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棠林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又善爲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

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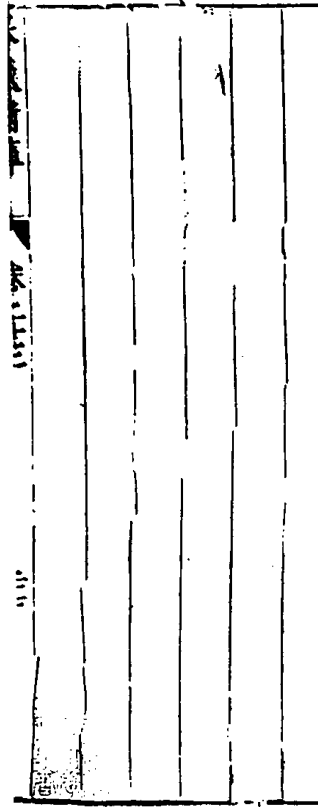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

春秋左傳卷三十三

五

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今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

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
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
相固也



招子部

編音考

四子學小集

春秋衡庫 卷二十四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昭公上 公名稠娶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
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

侯

景王 元年 是冬楚
四年 鄭放弑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訖 左

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

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

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

秦康衡庫 卷二十四

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瑱聽命令尹命太

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

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

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

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

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

垂綦而入許之人逆而出遂會于訖尋宋之盟

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

禮記也
禮記也
禮記也

服若服
服若服
服若服

禮記也
禮記也
禮記也

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獲。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信不爲人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吾不能是。春秋衛庫 卷二十四

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國語大夫服如龜焉。灼其心之文也。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胡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甯。尋宋之

禮記也

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三月取鄆。左國。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責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吾聞善人在患。弗赦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宋

四

不欣焉望楚而歸之。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霸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紂。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辭焉。吳濮有蒙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會

天謂會阜曰。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踰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胡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于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賈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者。約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趙孟聞之。請于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趙孟聞之請于楚

子會公孫
孫子由公
孫子由公
孫子由公
孫子由公
孫子由公
孫子由公
孫子由公
孫子由公
孫子由公

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宋

五

〔附左〕夏四月。趙孟叔孫豹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褊。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我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無吠。○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頽。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見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趙孟不復矣。矣。○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棄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

選數也惟
數其驛而
裁之

木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

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鉞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歸。歸。對曰。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十二月
革命

七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晉中行穆子敗無終

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請以狗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胡大原。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如魏之武卒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上秦之戎卒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左莒展與立而奪華公子

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釗納去疾展與奔吳

胡天下國家定於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

春秋傳

卷二十四

八

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與出奔吳

胡展與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

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

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

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見後十三年

左因莒亂也

全高氏必

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權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

葬邾悼公

附左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春秋傳

卷二十四

九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

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

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

官帝用嘉之封諸汾川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

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

河則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

不謂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

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

氣血不和
滯曰底
氣血不和

對物

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
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今無乃壹之則生
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
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晉侯聞
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
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生之樂。所以節
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
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愒堙心
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君子之近
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愒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
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
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
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
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

血氣不和
滯曰底
氣血不和

氣血不和
滯曰底
氣血不和

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補方武退
表其言。神妙然如不出諸其口。所和聞之。國之
舉于晉。竟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和聞之。國之
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舊禍典。而無改焉。
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
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良
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國語趙文子問和曰。醫及
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文子曰。子稱
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惡。穀之飛。實生之物。莫
伏於蠱。莫嘉於穀。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
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愚
今君責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
血蠱也。夫文蠱血為蠱。吾是以云。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康卒。左楚公子園將聘于
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
園至。人問王疾。綏而弑之。殺犬宰伯州犂于郊。
葬王于郊。謂之郊教。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
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園。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
園為長。
胡初園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雖
位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

齊魯宋衛
晉楚秦
燕趙魏
韓魏
趙魏
燕趙
魏韓
齊魯
宋衛
晉楚
秦燕

易爲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能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見後十三左子干奔晉從車五

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

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國不聞以富秦楚

匹也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祿也夫祿之

富商韋藩木植以爲子朝雖其功庸少也而能

金玉其事文錦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

之祿無人積於民故也且楚使后子與子干齒

辭曰臣與鞫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鞫

何忌

二年楚靈王左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繇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

附左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

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

宇非卿執諸中都

夏叔弓如晉主文公二年左叔弓聘于晉報宣子

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人使弓來繼舊好固曰

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

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弓知禮哉吾聞

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

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

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聞之乘遽

而至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

此則子楚
公此而子
也夫其書
也

印之
也

以加尸上

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諸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終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晉少姜卒。公

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春穀衡庫。朱主印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胡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

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

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

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

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

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

曰。禮者明德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

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

輕身以修鄰好。乃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福

建數如道
與人

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字。見執于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窮為仇讐。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字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春穀衡庫。朱主印

三年

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卒。

附左。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

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

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

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

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亦

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

量也
三量豆
四豆爲區
量也

弗加者如
止山海之
量也

之內觀也

之內觀也

春秋衛序

七

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讎在綏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與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婚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寡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春秋衛序

卷二

七

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附左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秋小邾子來朝全商氏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稱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附左齊侯田于菖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冬大雨雪

北燕伯欬出奔齊北燕姬姓召公奭之後

左燕簡公多嬖寵

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

外嬖公懼奔齊

胡大去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四

大

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

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

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于麗氏衛獻公

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

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

兄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

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左季文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

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

陸地也

水曰行北

道季秋

西遊

道季秋

司馬文

司馬文

北方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之

北陸而藏水西陸朝觀而出之其藏水也深山

窮谷南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

為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

牢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

御入也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

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水山人取

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

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

霜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

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水之道也

胡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

為戾氣疇疇電戾氣也陰有陽臣侵君之象當是

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

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

肯端言其事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意者昭公

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

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風七月

不遠矣

三余亦山
有大行
懷喻也

早通也

之詩其將能乎

附左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修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逢楚將棄之吾又誰

春秋左傳

卷二

王

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難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鄰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

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於不暇又何能濟若其許之紂作

浮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

春秋左傳

卷二

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

凡不周
之妙云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三

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
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
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
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
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
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
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
國。宋大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
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
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而紂爲黎之
蒐。東夷叛之。周幽爲犬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
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
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
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胡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
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狄麋以立。而求諸侯于晉。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三

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郕。城
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
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
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益而降之。罰
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管。蔡身竄于棘里。而繼
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而以
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
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
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
能討之於外。蔡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
公會于邽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
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
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
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
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
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
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
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
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麋盡
卒不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

此以怨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意大矣
楚人執徐子見上會左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
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兼主會宋

執齊慶封殺之左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

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

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

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

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

朱轅衡庫朱主申

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

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

侯王使速殺之

遂滅賴左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與

賴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

之遷賴于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闕韋龜與公

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

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

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

亂也

九月取鄢與取左言易也苦亂著丘公立而不撫

鄢鄢叛而來故曰取

附左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已爲董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

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冬吳伐

楚人棘檮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

夏汭

朱轅衡庫朱主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左初穆子去叔孫氏

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

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

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

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及宣

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

難去後加之
齊轅衡庫
直伯叔孫
僖如也召
召穆子
女生日姓
公孫明齊
大夫子明
國姜孟仲
母
逆迎孟仲
爲孟仲
孟仲歸
也

難去後加之

孟未與
大夫相
見請日
繫獄日
許命也
北
婦人關
也家謂
明怒穆
怒也殺
孟西氣
公御士
觀于公
避公宮
示叔孫
見仲而
謂規之
公如何
漢叔孫
仲孫使
殺監牛

卷二十四

美

三

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
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五年是年秋秦景公卒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季孫謀去中軍
豎牛曰夫子

固欲去之。正月，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

天得推
大作隨
教其父也

不以爲已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束鄩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白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闢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仔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卷二十四

三

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兄上二年至河復傳左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

公如晉凡上二年至河侯傳左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文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驪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
圖其終。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是
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附左。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
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
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
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
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

春秋傳庫 卷二十四

天

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
他。今其來者。止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
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乎。大夫莫對。遷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
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
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殽
有陪鼎。人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城濮之
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鄆。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
于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步下

趙子

趙子

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
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
諸侯而康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
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驤。苗賁
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
而使矣。箕襄。那。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
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晉人若
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太輔韓須。楊石。因其十

春秋傳庫 卷二十四

无

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
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
其蔑不濟矣。若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
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會以逞君心。何不可
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
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胡邪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局爲
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

入其利兩讓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
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
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
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
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左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

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

以成之情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全

氏歷三時乃得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盼泉。左莒人來討，不設

春秋備庫 卷二十四

三

備。叔弓敗諸盼泉。莒未陳也。全張氏晉人方欲

莒人不顧伯討君辱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全

氏此爲楚通

左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遽射

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遂啓疆，不設備。吳人敗諸鵠。楚子

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魔由犒師。楚人執

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

事在昭公
九年

楚子

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龜

兆告吉。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急而忘

其死亡。無目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虐執使臣

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

其可以息師。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

蒙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

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

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亦會。楚子次于萊山。

遽射師繁陽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春秋備庫 卷二十四

三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

卑設備，楚無功而還。以慶由歸。○令尹子瑕言

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

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慶由。

胡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

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

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狄道也。楚於是以前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

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爲主而

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一字褒貶義

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其實不同。於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太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能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之意也。

六年 秦哀公元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附左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闢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鋒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

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春秋衛庫 卷二十四

三

忘大惠

夏季孫宿如晉 左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

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 宋 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

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

八事臣
也
年齊陳

是見鄭伯
也
蘇權也言
即何乞物

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胡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葬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蔡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春秋左傳

卷二十四

三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薪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思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迎公來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迎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確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左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左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左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四

三

七年春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王正月暨齊平左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敵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

皆曰受服而退侯蒙而動可也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臺玉櫝竿耳不克而還

胡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于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

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考其事而輕重見矣

附左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口羊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闢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紂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

大者扶搖
王夫人

王夫人

前考公衛
爲

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見上壁左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

侯落之大宰遽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遽啓疆來

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

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

稷以輯寧爾氏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

失墮而致諸宗祧曰吾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

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

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

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

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

既受脫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

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

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

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

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

吹簫七名

應龍以黃
受龍服

樂片事

此臺

富貴于家
親也都天
也那間也
豈未就者

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楚子享公子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
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
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
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俱守寶矣。敢不賀乎。公
懼。乃反之。

附國語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

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不

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錢爲美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爲庶爲樂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

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大不妨守備用不

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

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駟問誰贊事則

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

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

焉財用盡焉年殺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

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

者而後使大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

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

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君圖者將民之與處民

大卒之居
臺足以臨
其下

寫之正以
爲樂事之
正

事雖難
亦當小知
其下從
外如是

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
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避。天子之貴
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
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
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
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
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
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
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
瘠瘠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

春榭榭庫

天

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

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

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叔孫舍如齊蒞盟

全許氏始暨齊
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附左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

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

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布

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

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

信者即良

決子孔子
其非有

以應故立
其非有

也故若立
以應故立
其非有

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駒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春秋左傳 卷之四 宣公四年 四

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私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左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孔子六世祖孔父爲華所殺其子奔魯弟文何孔父之商

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僂於是驚於是懼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春秋左傳 卷之四 宣公四年 四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武子卒子紇嗣是爲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衛襄公元元年是年

附左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

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陳哀公元紀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繼

胡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左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

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今晉氏財皆則國貪貨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富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國唯宮室之崇以為安樂乎公可謂志平矣高氏前年楚成章華諸侯落之至是晉成服神諸侯賀之晉之效尤如此伯業之不振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左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全杜氏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也

春秋衛庫宋主南

秋蒐于紅左自根半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殺梁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旂以為轅門以葛惡質以為禁流旁握御鑿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拊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而傷不獻不獻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上眾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則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胡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

不出戰取
三十以保
結豆三者

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
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
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
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
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與左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

惡會之冬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

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
將復由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葬陳哀公

九年

春秋弓會楚子于陳與陳左叔弓宋華亥鄭游吉

衛趙厲會楚子于陳今詩氏楚既滅陳威振諸

之大夫

許遷于夷左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

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

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全胡氏鄭許之仇然深矣至是鄭子產為政四
鄰畏之故欲遷于夷以遠鄭高氏陳滅諸遷皆
中國無仰

附左周耳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

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

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蕭慎燕毫吾

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

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

先生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

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偏我諸

姬入我郊旬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

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

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

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

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後諸

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

使趙成如周致閻田

紀古書
楚之先祝
融爲高辛
氏火正大
心星也
天數以五
爲紀故五
及離火火
盛水衰

屬陳侯
作杜黃
使人執事
酌廟諸爲
佐
糾以甲子
食律以乙
卯仁故國
君以爲足

夏四月陳災左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

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

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

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胡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於諸

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魯策乎當是時

叔弓與楚子會于陳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耳周

景王奔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

京師言王室之亂遂書于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

春秋衛庫卷二十四

存而弗革者蓋典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

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

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

旨矣

附左晉荀盈如齊迎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

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

辰在于卯謂之疾日禮記子卯不樂知悼子在

君微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

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

外傳外經
大夫之災

有船信之
數而作樂

非也

失官不職

不引

禮記

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耳將司明也服以

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

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

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

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微酒初

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

秋仲孫獲如齊全篇氏此暨齊平之故也齊平而

冬築郎囿左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

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

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春秋衛庫卷二十四

十年是年秋平公處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主定公人

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

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

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

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

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

王黑以靈姑鈺辛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

提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

王黑卿大
大靈姑鈺
公孫名鈺
有左斷二

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左平子

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春秋衛庫 卷之六

哭

胡前已舍中軍矣。易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子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十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全項氏伐莒之役。三家並將。觸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可見叔孫氏之賢。雖曰家徒。猶使公臣帥之也。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左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元公平公

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廢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其子不能任。是以此忠為令德。其子不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十有二月宋公成卒。左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春秋衛庫 卷之六

哭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宋元公佐元年。是年夏楚滅蔡。蔡殺靈公。殺。蔡侯。高氏卿共盟。主之。葬。猶可言也。卿共同。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左景王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左景王

楚殺及兄殺俱以十年歲終俱以明年

問於長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天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大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今幣重而言其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

刑其士七十人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

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

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

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

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

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

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

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

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敵之是以無極不可

沒振

胡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

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

有三年而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

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謀于蔡衆置

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

虐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

重幣甘言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

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

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

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虐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

世諺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

師至用詭謀詐力微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

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

王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胡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

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取其下臣執此以事

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

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喪不貳事以簡車徒

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有

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

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

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

焉者矣晉王克用募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

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若此

者君行爲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

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禚主行十二年祥執意如傳左孟僖上

會邾莊公盟于禚祥修好禮也全汪氏自邾而齊屢致兵于魯

魯藉晉力。漢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其界。我之奔邾。受滅之奔。仇隱益深。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會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設。祥以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厭愁左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

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

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

之秋會于厭愁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

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

春秋左傳卷之四

天將棄蔡以雍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

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

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

于厭愁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

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

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

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

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

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

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

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

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

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

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

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

求其備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姓胡女也左葬齊歸公

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

春秋左傳卷之四

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

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楚子滅蔡用隱火于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

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胡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

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

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楚虔殺

蔡般葉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

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恭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附左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

於申無字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

春秋衛庫 卷二十四

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辜實殺

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大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畜豢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息焉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十有二年 前公嘉辛

秦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殺梁納者內不受

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畢赫伯也言不燕未得國都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伯

三月壬申鄭伯嘉辛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通嗣君也享之爲賦夢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愜寵光

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取鄭之役苦人怨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

附左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以齊

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灋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肝君勤可以出矣以齊

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見後二十五左季平子立

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

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重許之南

蒯詔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

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

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

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

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

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

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

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

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

恤乎愀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

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

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夫易

不可以占險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飲之曰

則非生祀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

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

使昭子逐叔仲小南蒯之不取昭昭子命吏謂

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楚子伐徐左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帥師圍

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南宮王皮

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

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

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

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

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

及魯衛主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

出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

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

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義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

實

以已
萬言
聖賢
王之
三王
五帝
八卦
九州

以已
萬言
聖賢
王之
三王
五帝
八卦
九州

情懷
安和

言用
民當
聖賢
力任
加金
王德
法則
形去
其過
盛之
心

記其
結
也中
也
張
居

又
地
也

春秋
衡庫

卷
五
十
四

天

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片王哉工尹路請曰
 君王命制主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
 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
 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
 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
 情憤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
 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國語靈王虐白公
 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
 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
 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
 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武丁
 能聳其德至於神明其聖之教廣也其知之不
 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
 不敢專制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謂其
言
也

春秋
衡庫

卷
五
十
四

天

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
 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
 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
 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
 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
 幾田以屬諸侯至今爲令君君不度憂於三令
 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王病之曰子復語
 不穀雖不能用吾懋其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
 也故言不然思滿之屏聲兕象其可盡乎其又
 以規爲璣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
 乾谿之亂
 晉伐鮮虞 左晉荀吳爲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
 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緄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
 役也
 胡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滅虢因
 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爲虢而狄之不
 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
 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
 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
 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

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
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
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
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春秋衡庫 卷二十五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昭公中

十有三年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陳惠公吳元年○是年夏楚靈王虔

春秋衡庫 卷二十五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春叔弓帥師圍費左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

今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

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

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

民疾而叛爲之聚也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春秋衡庫 卷二十五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爲廢疾

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

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

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

畏子矣請送子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

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

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胡費內邑也命正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

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怨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

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者謂理也
武學

御及昔反

欲速自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復務申與史御先入。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剿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臣若入於大都。令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三

宋衛庫 卷二十五

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闡。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則比未嘗一日北而事虔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于樂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縛于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繫其宗族。卽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樂盈。比又未嘗不向楚國而坐如子鮮之于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郊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寵。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此類是也。悲夫。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四

子玉將戰

不威君無
號者老
言謂之
子孫即
威然

太室共王
祖廟亦作
焉長入類
以次入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左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尹。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詈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五

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眾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羣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達。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六

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明。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與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迎。何以冀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左。晉成。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叔向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筐錫。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錫。曰。晉有羊舌肸者。賈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七

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滅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歆。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遂賴于鄆。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為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罔之祭。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左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比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

齊侯之

齊侯之

齊侯之

齊侯之

齊侯之

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

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白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胡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十

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人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晉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向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歆。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

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其志。聞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惴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

胡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斯亦可恥矣。苟爲直書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歆血。以中國同僞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十一

慤之心。而以威詐泄之。其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左。晉人執季孫。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

湫從

〔胡〕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二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郕中。分魯國以自封殖。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重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邲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邾邲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主

〔附〕左子產歸。未至閭。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其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楚虔遷六小國。

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蕪。

疾卽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

陳蔡皆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與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冬十月葬蔡靈公。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主

公如晉。至河乃復。

〔見後十六年〕

〔左〕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

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棼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後二十四年〕

〔左〕今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惠伯歸子
解

十有四年 楚平王居元年

春意如至自晉 左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

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

其何瘳于晉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

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

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

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四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

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

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

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

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蒞平子懼先歸惠伯待

禮

胡其始執之為乏邪苦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

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太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

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善怒皆以利發

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添加貶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

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

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

日益衰外携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

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勝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

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

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五

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

而納庚與許之久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

郊公奔齊公子鐸迎庚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

送之有賂田

胡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

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

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于莒則不往乎方

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鄙取鄭之罪於方

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

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

刑侯至臣
子孫子亦
故楚人
音彭
故斷也
禮什解

混行罪也

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間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附左晉刑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刑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去

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刑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頻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 齊平公須元年○是年春吳子夷昧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左

將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祀事乎

二月癸酉叔弓泣事籥人而卒

胡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髮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

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而卒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

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

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七

夏蔡朝吳出奔鄭左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

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

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

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

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微吳吾不及此女何

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矣然而前知其為

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諍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大

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

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實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

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過所養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

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忘將焉用邑邑以賈忘不如完舊賈忘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獻穀歸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九

胡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秋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縱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秋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左平丘之會故也

附左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藉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穆以魯壺王曰伯也諸侯皆有以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

文王孫子
大蒐圖章
國名
二路大路
戎路也
文王孫子
戎路也
文王孫子
戎路也

春秋傳庫

卷二十五

十

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臣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拒咆。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歷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

十有六年

吳子餘元年○是年秋晉昭公夷之

春秋侯伐徐

主前十四年

左齊師至于蒲隧徐人

卷二十五

春秋傳庫

卷二十五

王

行成。徐子及鄙人皆入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晉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全李氏此為晉伯所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左楚子問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州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胡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素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見矣。附左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喬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共一否焉。

罪滋大。犬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賡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之，求至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鉅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弗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政，以為諸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大比耦以艾殺其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夏公至自晉

胡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其困

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聳秦鼓，鬻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若君矣。

歷曆以
下四島皆
歷正之屬
官燕以春
分來秋分
去伯勞以
夏至鳴冬
至止鵲以
立春鳴
立夏止

雉爲五正晉述祖西方鸛雉東方鸛雉南方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黃達注春
 扈行扈鴈鴈青扈鴈噴鴈桑扈鴈鵲老扈鴈鷁以
 隨其宜以教民事各扈民無淫者也白顓頊以
 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
 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旣而告
 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表猶信全氏周魯俱
 衰典章闕廢而遠方小國之君乃
 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

左晉侯使屠蒯如
 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長弘謂劉子曰客客釋

春秋衡庫 卷二十五

美

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步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胡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虜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關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棄辭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虜。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

丙午火子
子水水火
余而無
水少而火
多故冰不
融火向未
知今午火
富伏陽火
星伏於子
故言若火
見必用之
五月順主
動言實以
理為至理
加上庚子
理應用以
順火

東漢書
卷之五

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虎也。故為帝丘。其星
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
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
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我用瓊竿玉瓊。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胡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
星庶子。李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
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
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
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中國。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日蔽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墜吳而降
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
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左。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
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
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
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
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吳公子光請
於其眾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

漢書

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胤者三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
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
皇以歸。
胡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繫甲數十
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
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
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難父之師。七國皆敗。柏
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
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
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故其所書本末強
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 是年春曹 平公御車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五月火始昏見。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
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
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水國。幾亡。

聖學上卷

春秋傳庫

卷二十五

二八

知不足齋
印

春秋衡庫

卷一十五

无

秋菴曹平公

于鄭仇敵

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失。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

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若其圖之。楚子說之。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附左。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迎。勸王取之。
附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其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憤乎。若廢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子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林麓散亡。藪澤肆旣。田疇荒蕪。資用乏。置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

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若其圖之。楚子說之。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附左。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迎。勸王取之。
附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其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憤乎。若廢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子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林麓散亡。藪澤肆旣。田疇荒蕪。資用乏。置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

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窮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
十有九年。曹悼公。
春宋公伐邾。

胡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從帑于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穀許悼公瘞。飲大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哭泣飲餗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胡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恤矣。書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
已卯地震。

以所給之
度紀之
以待或者
而報仇子
占即其者
以所給之
度紀之
以待或者
而報仇子
占即其者
以所給之
度紀之
以待或者
而報仇子
占即其者

附左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
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
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
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左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

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
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
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
六十人絕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齊師入紀全正氏莒不事齊

春秋傳庫 卷二十五

不傳而後計近功遠慮焉有事于除莒以
妾子之賢為輔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
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附左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

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

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

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

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

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

天昏今又喪我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

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

老曰抑天實劓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

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

天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

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

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禱焉子

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

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

乃止也

春秋傳庫 卷二十五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是年冬葬 平公廬卒

春王正月

附左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

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

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

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

河東也
將忘其不
得與食州
晉卿王侯

宋卿情事
子建子侯
十六年六

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干。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吳越春秋。胥貫弓執矢去。楚追之。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使者俯伏而走。胥聞大子建在宋。欲往之。道遇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無親友也。子行矣。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亂。乃與大子建奔鄭。鄭殺大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有漁父乘船而上。渡之。于渚之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為取餽。胥疑之。乃潛身于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盡漿求之。不得。因呼曰。蘆中人。蘆中人胥乃出。應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食畢。因請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

李白曰。女
子者。深隱
黃山。星史
其女也。

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胥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自沉於江矣。胥至吳。中道乞食。適會女子擊綿于潮水之上。女子知非恒人。遂發其簞。宮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盜漿。勿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腐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潮水矣。嗚呼。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于市。市人罔有識者。市吏善相。因語之王。而與之俱入。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胡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珅。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

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實延於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衛公孟縶御齊豹奪之司

寇與鄭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縶北宮喜褚司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縶。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縶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

春秋衛侯之兄縶

卷二十五

孟縶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縶。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縶。其可也。丙辰。公孟縶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寅戈於車。新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縶出。使華齊御公孟縶。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縶之背。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亂。

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同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見下南

左宋元

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而殺之。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犬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忌。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春林。衛庫。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賀。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愛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犬子。華亥曰。子若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極以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左齊侯疥遂瘵。期而不瘳。諸侯之賔問疾者。

趙盾行祭
祭之其犬
祭之其犬
祭之其犬

霍音九
守之下
霍音九

霍音九

春秋衛庫 卷三十五

三

多在梁丘據與齊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史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議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俊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倖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新蒸虞侯守之海之鹽廩祈望守之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遠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子游樂丘

齊侯也

詩頌殷中
宗廟也
取大也

一氣有主
以第一氣
三類風氣
類四物用
四方之物
以成樂也

春秋衛庫 卷三十五

三

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視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飯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漢書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漢書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漢書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
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
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
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
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
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
毋從詭隨以謹無暴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
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
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
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
蔡悼公東
元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附左國○天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伶州鳩
曰臣聞之夫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
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
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
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
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
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於是乎氣無滯
陰亦無散陽今細柳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
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
所司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伶州鳩曰王其以
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
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
行之小者不窺大者不機則和於物物和則嘉
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窺則不
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窺則不
咸慘則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鍾聲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和
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
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

齊金國名
民之金再
與胡諸大
錄其結不
亦明辨人
之說

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
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
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
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
不和。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賸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

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

也。將復諸寡君。晉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金

代禮好不結而財求
無度則聘義亡矣

春秋傳庫 卷二十五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左宋華

亥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爲少司馬。多僚爲

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亡人。亟言

之。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

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謀逐華

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

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

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

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

少之才也
公與張句
華驅臣子
及御師
前華亥者

廈門宋東
漢南門
舊城故址
宋城舊跡
附口

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
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
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經。樂
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郛及
桑林之門而守之。

胡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誘羣

公子殺之。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

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

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

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

春秋傳庫 卷二十五

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

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郛及

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

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

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附左。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敗于鴻口。華

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尉人濮曰。吾小人

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榘者

漢書卷之

楚辭

楚辭

楚辭

公徒也。衆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厨人濮以裳裹

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

一月。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

戰于猪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

見華癉。曰。吾爲樂氏矣。癉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癉犯師而出。食于雖

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追。華氏大

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

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

矣。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蔡侯朱出奔楚。見前十五年。左費無極取貨於

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

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

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

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

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

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

鮮虞。故辭公。

春秋衛庫 卷二十五

春秋衛庫 卷二十六 馮夢龍輯 張我城恭

昭公下

昭公二十二年

齊侯伐莒。左。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

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

子行成。司馬寬如莒。泄盟。莒子如齊。泄盟。盟于

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楚遠越使

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

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

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

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

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辜。以獎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

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

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

率羣華登出奔楚。

胡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

願又求助于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議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胡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

春秋衛庫 卷二十六

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農隙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卻執固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廡公之庶子伯食事

子朝崩于之次

即齊起魯公名

以魯公名

魯公名

六月叔鞅如京師

春秋衛庫 卷二十六

單穆公惡賔孟之為人而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賔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懷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食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賔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葬景王王室亂

左下已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

葬王子朝

工之喪職秩者以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遂奉王以追單子單子殺還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胡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鴈鵠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

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三代家天下。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敗季札辭國。敗而得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于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左。單子欲告急于晉。秋

七月。以王如平時。遂如圖車。次于皇。

胡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貧單旗臣也。苟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句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

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左。劉子如劉。單子

使王子蔑守于王城。盟百官于平宮。辛卯。郭盼

伐皇。大敗。獲郭盼。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

徒醜以主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巳巳。伐單氏。

春秋左傳卷二十六

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丁

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

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貧以王師敗績于

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胡猛本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皆禮之變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盡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再書。以著上下外內為後世之

劉子單子 王城 平宮 郭盼 司徒醜 主師 前城 百工 叛 巳巳 伐單氏

孫子孫

王師分在

齊師也

齊師也

齊師也

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左王子猛卒敬王仰位館于子

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陰于侯氏

于餘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晉

箕遺樂徵濟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

楚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敬王二十有三年是年夏蔡聲公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齊且叔執卒于端

春秋衛庫宋主木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見後舍左邾人城翼還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

過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慰

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姑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

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

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

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

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執

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聞而以叔孫與其

警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

二師皆晉

為晉大夫

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

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范宣子求貨於叔孫使

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

故中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

見而不出

晉人圍邾左二師圍邾邾郭潰晉師在平陰王師

在澤邑王使告問乃還

胡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

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邾邾子朝邑也既不

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

春秋衛庫宋主木

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

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

之義若是乎晉晉人圍邾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左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

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焉存帥國

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焉存執受而立於道左

懼將止死范羊牧之曰君過之焉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邾公

胡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

韓書
持令
以成
事
大威
無氣
也

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于魯幸耳。人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各氏不登于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吳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晃沈子逞滅陳夏鬻左。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齒壯而頑頓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揣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救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胡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頓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晃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齒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晃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鬻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立居于秋泉。是為東王子朝人。尹氏立王子朝。左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堵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圍誘劉佗殺之。單

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單子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鄆。取西。聞。攻蒯。蒯叛。

胡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胡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為此說者誤矣。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各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也。猶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哉。

八月乙未地震。左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山川震。今西王之大。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左公為叔孫故如晉。胡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貴。子來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附左。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有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甲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甲守在四

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甲之不獲。能無亡乎。夫正其疆。易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仇。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不備不食。不備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教蚩冒。至于武文。土不遠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士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簡公召伯
維其之子

二十有四年 蔡昭公
申元年

附左 春召簡公南宮嚳以井桓公見王子朝劉
子謂長弘曰耳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
無人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孟僖子卒子何
忌嗣是為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左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

梁其踵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右顧

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

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

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胡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

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

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

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丁乾

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

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

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

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

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附左 三月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

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

亦有言曰娶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

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

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登矣

惟魯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

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離卒

冬吳滅巢 左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

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圍陽而還

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

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

胡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人州來者陵楚之
漸書吳滅巢者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
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
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
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
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財不君矣故諸侯之實
三以土地爲首

米穀儲庫

春叔孫舍

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

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

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

在季氏二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水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

民矣。焉得逞其志。請以待命。倘可動必愛。

夏又會晉趙欽宋樂大心新北宮喜鄭游吉甫成

耶人黎人薛人卜耶人千黃文
王縣王宣也通簡

牝ノ腹ノ齒ノ小ノ牝ノ子黃糸
力請王室也走角

文山龍藏

皇之類六

事

在民曰事

治功日力

行其德
敬濟濟其

肝要
六氣陰陽

良雨晦明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故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者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登爲五色章爲五聲澤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

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

卷二十六

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

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救

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

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

審行法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

天地之生是以長久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

天地之性，人為貴。此天地之靈，韋也。民之所以生也。

巨神上之糸元城之糸糸七ノ月ノ一十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胡按：左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盆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器其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十六

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監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有鸛鳴來巢。左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

有之曰：『鸛鳴之鶴，公出辱之。』鸛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鳴跼蹙，公在乾侯，徵塞與諸。鸛鳴之巢，遠哉遙遙，罔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鳴之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鳴來巢，其將及乎？」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公名宋

胡傳曰：鸛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鳴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鸛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十六

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于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蠱降，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左：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公名申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公名申

公孫昭公
子勝人也
公果公賁
俱公孫弟

卷二十六

冰火鼎其
是叫永飲
習字無厭
心

言口實有
變

春秋衡庫

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郕。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愁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左。齊侯曰。自莒遷以西。請致于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失魯而以于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繇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

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妻。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高子執算。會與四辟。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囊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於是數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齒。以幣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昭公將弒季氏

謀問之
辭足觀矣
則內外衡
或係等會
更重式也

為席以鞶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
辭足觀矣

胡喧者乎也生事曰喧死事曰平齊侯喧公于野
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
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
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
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
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事能有
國乎雖齊侯來喧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
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書曰喧公亦明其
無納公之實議之也

一 附晏子春秋齊侯問公曰君年之少而棄國之
蚤奚道至於此乎公曰愛我者我不能親諫我
者我不能用內無拂而外無輔諂諛我者衆譬
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
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而得反
國豈不為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大愚者多悔不
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陸迷者不問路後雖辨之
譬之臨難鑄兵既噎掘井亦無及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子不數嗣是為成子
左昭子自闕歸

更見諸書

補齊中
家法音義
夫舒也

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
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干
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昭子從公如齊與公言於帷內曰將安眾
而納公昭子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
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左宋元公將為
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
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
為二三千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
首領以歿唯是榻枌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
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
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
棘

一 胡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入曹氏生子妻意如則
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
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其賢於當時
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
十有一月齊侯取郕

胡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向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於十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於季氏爲不臣。若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全陳氏齊侯使曰。昭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是故取鄆則書齊侯。則書公。是取二十有六年。春秋楚平王居卒。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昭公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胡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鄆。敬王未出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左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

同鄆也 經書其地 昭公三年 齊侯使曰 昭公三年而無成 則是取鄆而已矣 是故取鄆則書齊侯 則書公 是取二十有六年 春秋楚平王居卒

齊侯使曰 昭公三年而無成 則是取鄆而已矣 是故取鄆則書齊侯 則書公 是取二十有六年 春秋楚平王居卒

賈以幣錦二疋兩綈一如舉適齊師。謂于猶之人高。齎能貨于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齎以錦示于猶。于猶欲之。齎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于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輶七人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軼。殪改駕。人以爲禮。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齊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襄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

子西平王
康長子

胡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于齊侯。使羣臣從魯君以上。師有濟也而繼焉。齊侯從之。使公子

一、美

鉏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見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全季民所依伯糾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賊于沙之漸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左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

子西曰。天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子西長而好善。子西怒曰：「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左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

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

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

出庚午次于渠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躁趙鞅帥

師納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十

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

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豎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召伯迎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

冬。王人弋戣。弋戣盟于襄宮。晉師使戣公

殺戍王入于房周曰房盟二嘉官平自任房之

舟月周而還

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則於雅。降爲國風。

之意。而景王寵愛疾疔。弱其世適之罪著矣。全呂

河南縣卽都鄢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

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祔民是曰
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下王城自朝之亂

其餘黨多在王城郭王畏之從都咸居

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

聖人也若
朋也

天

推坎也訥
毒也

平定公五

素

敕園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南吳胡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

附左。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誨。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褻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同，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昏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美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

張竹坡
說解
皮也生利
衣也生利
難行也及
難謂難進
具身

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有七年 楚昭王聘元年○是年夏吳王僚試水曹悼公午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左：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胃，遂弑王。閭廬以具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餘、公子燭庸奔鍾吾。

胡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聞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

楚殺其大夫卻宛左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左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請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唯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執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

子孫紀序

卷一百一十五

弗蕪令曰不蕪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蕪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皆陳及其子弟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賄者莫不謗令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謠至於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敗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勝人會于左會于尾令戌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

卷二十六

三

子

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季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兵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同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緡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郭快來奔

（全）家氏庶其哭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郭快來意如復納之而意如世濟其胤不

子名書

經書

卷二十六

三

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巳爲之通逃，王罪可勝誅乎？
附左：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賜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公如齊齊侯

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

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樹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左）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

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二十有八年

（吳）子闔廬元年曹聲公野元年○是年夏鄭定公卒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

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附左晉祁勝與郕城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

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無道立矣子懼不免盈曰祁氏私有討國有何

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

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

勝與滅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

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

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

其母欲奪其妻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

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

一國而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

昔有仍氏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

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

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

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

于容之母走謁諸姑曰畏叔姒生男姑視之及

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

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附左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

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賈辛爲祁

大夫魏戌爲榘陽大夫魏子謂成鱗吾與戌也

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戌之爲人也遠

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

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

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

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

向適鄭嚴滅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

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嚴

明也下執其手以土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別女遂

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

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

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

尼聞魏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

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穆悼公

附左。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閭沒女。竟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鄭獻公。
魏元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公。

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胡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

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具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息曰。

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前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春秋左傳卷之六

襄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責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幘裏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

姓 名

秋七月

附左。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褒叔安有裔子曰。

春秋衡庫 卷二十六

罕

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醴川。醴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厭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牧歌也低
正道
句芒取木
牛角曲而
有角也
觀融取其
明也
取秋物權
蔭而可收
也玄其取
水陰而幽
其居土土
爲萬物主
敬神后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木官棄矣。故龍不生得。冬十月鄴潰。穀梁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民逃其上曰濱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郕四年民不見德亡無

春後衛庫

聖

愛徵其從者又皆艾殺其屍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敗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禮不惕然恐懼漸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其矢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三十年是年夏晉頃公去疾卒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

厥嗣也

厥作問
婦貌也

音先

不獲也

焉光也

處教也

古

二千一
七年

七年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

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

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

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太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

其所無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

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敵

邑之聞先君衛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

夫有所不獲數矣哉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

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敝邑之

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

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勿弱

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

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吳子使徐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

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吳邊疆使系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

信矣

信矣

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

海濱不與鄰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

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

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將焉用是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

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迎吳子吳子唁

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

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左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

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

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

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

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

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
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春秋左傳

卷之五

盟

胡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奸。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渙以為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季孫從知伯如乾侯。

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于姑歸祭。

秋葬薛獻公

春秋左傳

卷之五

盟

冬黑肱以濫來奔。不詳其左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言牟。邾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

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
真力焉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
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全吳氏闕魯地書取以見李氏據國公無八士矣雖

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

夏吳伐越左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全薛氏吳越之事始也

秋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之事始也

春秋衛庫卷二十六

秋七月

多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杞人杞人小邾人城武周左秋

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

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

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

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閑閑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伯父若賜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

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

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豈

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

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

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

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

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

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疾衰

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

南面衛彪偃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

非其任也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

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

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

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獻子臨之以爲成命

胡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

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

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附國語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

獻子爲政說襄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偃適

既時以歌
更往者

玄王殷也

自幽王歟
王十四世

皆周之運
命大育賢
材備山川
大數小
身曰龜

周聞之見單穆公曰其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
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
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歌名之曰支以
遺後之人使永鑒焉今襄劉欲支天之所壞不
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
愆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
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况天乎諺
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
守府之謂多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
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
其有俊乎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補明年魏獻子
辛范中行之難
周殺長弘及
定王劉氏亡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趙簡子問於史墨
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
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
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

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
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
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胡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
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
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
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
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
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

春秋傳卷二十六

左

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權也而
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
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戒公雖失國然
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
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
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
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新庫 卷二十六

春秋衡庫 卷二十七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定公上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敬王十一年 晉隱公通元年

春王

胡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春秋衡庫 卷二十七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還卒于密。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

漢五行志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哀城曰勝薛卿吾役也薛

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故我常役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仲幾

曰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從子忘之。山

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微於

人宋微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

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

胡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其結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春秋衡庫 卷二十七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叔

孫成子迎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不見叔孫易

幾而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

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

君出而可以。將唯子是聽。季孫願與子從

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

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

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

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壤墳。公子宋先入

從公者皆自壞墮反

〔胡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卽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卽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仲爰齊侯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迎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夫卽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

春秋詳書于策。爲永鑒耳

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卽位。春秋詳書于策。爲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季孫使役如闕。公氏

將溝焉。禁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縱子忍之後。必或取之。乃止。季孫問於禁駕

鵠曰。吾欲爲君諱。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

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左〕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

宮

〔胡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左〕

氏煬公以弟繼兄。故季孫立之。以掩其舍適嗣而立定公之非。

冬十月隕霜殺菽

〔胡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全〕何氏天子外闕兩觀

春秋衛庫。〔卷二十七〕

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

象觀使人觀之。謂之觀。觀觀也。觀觀然高。大謂之

秋楚人伐吳。〔左〕桐叛楚。吳子使舒鳩

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

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

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

門。其外爲庫門。而卑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

旋小便也
脈脈也
下陽疾也

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傳公常修泮宮復闕宮。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章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李氏之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見後阜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左邾子在門臺臨廷闕以鉞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七 五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聞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鏹炭遂卒莊公卜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左修邾好也全汪

以大夫而盟邾君茶若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四年是年春陳惠公吳卒曹隱公弒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晉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

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

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

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

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蔡侯歸及漢執

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

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

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息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

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

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

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旆

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胡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

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

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

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戰王者

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福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
弗得遂辭蔡人晉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
楚師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胡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
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

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
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

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郕三年而後反非
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

春秋舊庫 卷二十七

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翻之及哉宋以曹伯陽

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
書者賤而畧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左將會衛子行敬子言

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

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

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謀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單行被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
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

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十衛衛侯使祝

佗私于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

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

成王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

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分之土田

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

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續祿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畧自武

春秋舊庫 卷二十七

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土以共王

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

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

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

以夏政疆以成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

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
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

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遠王命也。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

爲司寇。卹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

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旬非尚年也。今將

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

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

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

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

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九

胡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

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

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

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阜鼬之

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全王氏許四遷皆安楚。今經悉以自遷。爲文蓋達字就利而顯遷也。然不能修。

德固固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全高氏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見下柏左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全詩氏許楚而不能討。足伐晉與與師者。威勝不。在於鮮虞。而往於蔡。蔡勝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左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

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歸爲

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十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

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

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川革也。不可

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

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

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

春秋衡庫 卷二十七

十一

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
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
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
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
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
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公羊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
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
與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

春秋衡庫 卷二十七

十一

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
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復盟。中國所仰。若嘉穀
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
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
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
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
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字諸皆懷謀楚之
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
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
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
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左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
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
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
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澗。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出。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
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澗。傷初司馬闔廬。故恥
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

申包胥
集作於日
勸蘇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三

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剡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王奔郢，鄖公辛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貪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補國策：秦雖潛行，上秦王之朝，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爭，曰：夷國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復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古

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補國策：雀立不轉，瘠而奔走之，冠帶不相及。左：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其首，右：潘其口，乃蘇。于與師，修我戈矛。吳越春秋：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譏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申包胥亡在山中，使人謂曰：子之報仇，不以甚乎？子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進，施之也。穀梁：吳伐楚，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昭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胡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舉？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衆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極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

虎懷李
宋臣改
也子孫
不祖
又伯名

殺其父兄繫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太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下）家氏大夫乃太伯之後止兵休於命（上）昭子晉之徒分定楚邑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正楚世共置以來楚陵諸夏之飛制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失不自有則桓文之業成矣而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五年陳懷公初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左以周季矜無資（全）胡氏公數皆稱

春來衡庫宋二十七

而不片何也蔡為楚困則環視而不救吳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前書之道也不片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見哀公十三左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子期嗣是左六月季平子

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欽

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

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

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

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訓逐公父歆及秦遘皆奔齊

胡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姑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益僂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

附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

春來衡庫宋二十七

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氏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民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

通古無異
聲澤出也
謂也
為焉為太
者年太知

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大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指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臧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則知則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子州使嗣是為武叔

附左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繁王于沂。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繁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塘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吳子入于郢。初閻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聞。不聞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繁王于沂。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繁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塘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吳子入于郢。初閻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聞。不聞

幾與唐平
在三年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令尹子西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莊子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焉。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謂子期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然豈可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遂不受。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全許氏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其益忿義益不勝。以惡晉。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太叔子。○鄭執元成公立。左因楚敗也。

公使

昭公

太叔文王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

鄭人以作盟鄭為之伐齊

晉使魯計之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聲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

如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倣小人以棄

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

之若何乃止全李氏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後一役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後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

犯陽虎之專故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獻鄭俘也陽虎強使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

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

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知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

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費以為必適晉故強為

之請以取入焉全李氏遂得臣之並使仲遂邪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陽虎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左樂祁言於景公曰諸

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

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

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

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潤而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縣上獻楊楸六十於簡

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

以賈禍也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

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樂祁歸卒于

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

胡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未致使而私飲酒不

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

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

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經 123-431

冬城中城三家多張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中

將公以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鄭黃遷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家氏定公當以善辭告之齊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意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歸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此

附左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孺毫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

春王正月

春秋傳庫 卷二十七

附左齊人歸郕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左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

侯從之乃盟于瑱全莊氏齊侯稱人而又書侵之通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

成魏宋公以伐宋書法附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左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

桓子公歆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

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

還不敗全高氏齊侯與鄭國伐我且報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魯德以報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春王正月

八年是年春曹公露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見昭公七年

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子鉏擊之偃

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

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

呼曰猛也全杜氏報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左攻廩丘之郭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

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

顧而無繼。偽顧虎曰：盡客氣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全商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秦之再侵也。

附賈誼新書：齊人攻魯，道賈父，時宓子賤治賈。

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令民自艾可益食，且不

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麥畢，還平齊寇。季孫聞之，

怒，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

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

加強，張之不加弱，今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年不息。季孫聞之，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哉

公會晉師于瓦。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

魯於是始尚羔。

胡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

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

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裴林之

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

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以

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于魯以奪其民

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侯鄭遂侵衛。衛侯十三年朝歌傳左：晉師將盟

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

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

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執涉佗，援衛侯之手

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

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

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

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

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

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縻

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

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

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

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

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宋。

六年師作
周圖外

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晉故也全高氏以其為晉與

師故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全高氏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使衛皆為晉故而士殺又

自帥師侵之故二君

從祀先公

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

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七

五

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胡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也季

人逐君而制其生死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

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

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久未得

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

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

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

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

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左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飲處父告孟孫曰季

氏戒都事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誰

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

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虎將

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

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

焉違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七

五

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

子曰往也孟氏選閭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

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

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

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陽氏敗陽虎說甲于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

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

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噫速

駕公飲陽在公飲陽請追之孟孫弗許子言辨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王正月

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九年陳閔公越元年曹伯陽元年○事

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

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

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載

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得寶玉大弓左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

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師以伐

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

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

天爵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

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

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

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

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

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因諸

徐自舉
有陳辭者

探之不窮
猶主事未

可知

言非信相
謀今出子

而反傷我
所以愛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茲
靈寢於其中而逃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

其世有亂乎淮南子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

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出之曰天下探

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取

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腹出之者怨之曰

我非故與子友也爲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乎

既魯君聞失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

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胡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七
僖公二十七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

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

代弘璧琬琰夫球夷玉竟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莫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

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

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乎故

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

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

恥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春秋左傳卷之五

春秋左傳卷之五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見後十三左齊侯伐

晉夷儀敵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

書讓登鞏彌從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

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

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

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不如從齊乃伐齊師

敗之齊侯致襁褓杏于衛齊侯謂襄儀人曰得

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

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之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春秋衛庫卷二十八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定公下

十年鄭聲公勝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全平前八年再使齊之志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左襄齊大夫言

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

好會將會于夾谷公以乘車孔子攝相事曰臣

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

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

諾具左右司馬會于夾谷孔子相焉為壇位土

春秋左傳卷之五

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鞏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噪而

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

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復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

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

過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

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初叔孫成子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立武叔。公若薨，固諫曰：「不可。」武叔既定，使郕焉。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傷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卷二十八

四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二子及齊師

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

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

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

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

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

人爲之宣言于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

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偁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

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

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

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

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乃致郕。

胡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

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彌亦可知矣。

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

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

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

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

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

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

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

自強，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

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左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

子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子明謂桐門右

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子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心也
事在九年

遷

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伐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遂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見下辰
左宋公子地嬖逆富獵

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

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

春齊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全謝氏以衛有晉難也
左齊侯享之曰：「子叔孫。」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全謝氏以衛有晉難也
左齊侯享之曰：「子叔孫。」

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

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謀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胡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魍故以失二弟，無親親。

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兄仲佗石彊兄有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

秦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左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

胡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偷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全杜氏平六年叔鄭取之，魯自僭公以來。

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全杜氏平六年叔鄭取之，魯自僭公以來。

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全杜氏平六年叔鄭取之，魯自僭公以來。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左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

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

素厲寧為無勇全家氏再書衛師伐曹者中國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仲由為季氏宰將

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

忽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

須樂頡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

春秋衛庫卷二十八

子奔齊遂墮費全何氏季孫惠宰吏數叛以開

胡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

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

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

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

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

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

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

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
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附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

問諸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

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蜺水之怪

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今杜氏結版音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春秋衛庫卷二十八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胡按左氏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

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

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

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

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

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

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

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

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
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惠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
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附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制爲養生送死之節
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
雕偽行之一年四方皆則之二年以爲司空乃
別五土之性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
空爲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孔子由大
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
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者魯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

之聞人夫子爲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
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三
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
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
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
誅也○初晉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
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
翁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
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
其妻慎潰氏越竟而徙三月則鬻羔豚者不飾

價男女行者別於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

貞順焉孔子之始攝政也國人謗之曰靡裘而

鞞投之無戾鞞之靡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什

行民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

我無私○孔子既用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

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

犁彌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勝進

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

文子微服往觀將受之乃語公爲周道遊往觀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一

終日怠於政事孔子欲諫不得望龜山而嘆作

龜山操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

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宰受女

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

哉唯以卒歲遂適衛

十有三年

春齊侯景衛侯次于垂葭左使師伐晉將濟河

諸大夫皆曰不可邢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

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日不能出河則我既

十年是秋
國南人
據百五
家數之
郭公飲
從重影
是以爲
郭公所
以相說
如從子
六欲其
者而後
衛好不
惡之起
不從起
子子子
牛馬

濟水矣乃伐河內

夏築蛇淵園

全世氏書不時也李氏此正與受女樂已服強都已國國家開戰可以

大蒐于比蒲

全高氏魯既無而三桓之國已故救楚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全高氏南北伐曹曹不叛晉故也曹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加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晉趙鞅謂郭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郭郭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

之子晉陽趙孟慈遂殺午

趙穆涉肩以郭郭叛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泰園郭郭

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郭郭

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代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胡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

專士與君爲市則是簒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愛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

書入于晉陽以叛人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左范臯夷無寵

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

驥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烈曰三折肱知

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氏弗與也我以伐君在

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春秋衡庫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范臯夷無寵

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

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

驥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烈曰三折肱知

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氏弗與也我以伐君在

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

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畝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谷

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

晉陽而趙鞅叛人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太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

經

123-442

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全李氏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爽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胡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或謂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全李氏書大。夫歸者九條。

春秋衛庫 卷二十八 四

昔書曰。惟趙鞅不言自奉。
子書來。元咀稱復。情華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是年。楚子亢常卒。吳子闔廬光卒。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鞅出奔宋。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車。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戌也。駱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難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鞅奔宋。戌來奔。

胡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者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不為貪人之所怨。於其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唐公十二。左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

詳歸。唐公十二。左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

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

胡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全高氏宋公不能容一弟使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弟

春秋衛庫

卷二十一

宋公也

大蒐于比蒲

全張氏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全李氏會公于比蒲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全杜氏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十有五年

吳子夫差元年越子句踐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借哀公二年何釋傳

左邾隱公來朝子

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

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

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氏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與奔會之責其卑屈亦甚矣

麋鼠食邾牛牛死敗卜牛

全何氏偏食其身災不徵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按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

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

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

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季令者既以為

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

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邾全高氏魯邾當仁孟春今以改

壬申公薨于高寢左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左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全宋公子

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實之納宋叔人

之可謂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自此二國構兵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左謀救宋也

全齊衛新與宋鄭故為宋而出

爲鄭而次不果故書次按左氏五氏之次伐
夫義垂殺之次伐阿內則此次殺亦爲謀晉而
出故明年有伐晉之
與楚次厥貉事同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全張氏謀
伐邾也

聖而或設
極樂爲國
事主城一
星無首在
又青馬素
有本計如
此也

春秋衡庫 卷二十九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哀公上 公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卽位在
位二十七年於十四年獲麟春秋終

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

乎請遷于吳

胡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
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

春秋衡庫 卷二十九

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

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

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

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

怨出於不怨故議讐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

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

能一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

蔡而稱辭怨楚之罪詞也

附左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構李也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

計于過流
音微二對
侯伯諸侯
也后相失
國依下二
與後為虎
所滅基也
也或備也
椒漢之臣
漆先也
思有虞者
一成十里
一旅五百
人文文少
原臣爭行
一康子
虎之第音
越通虎國
大往國
欲知此
亦無及已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二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婚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昆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平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曰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史記：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三

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棲于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請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差大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大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語因語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欲使范蠡守國，蠡對曰：「甲兵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吳越春秋：越王別于浙江之上，夫人乃據船哭，顧鳥鵲噪江渚，飛去復來，因歌之曰：「彼飛鳥兮為鳥，已迴翔兮江湖，離我國兮去吳。」妻

說解也

執猶也

前丁也
也

事也

見分也

游乳母也

適子也

官也

前也

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越王聞歌內慟。乃

曰。孤何憂。吾之六嗣備矣。國語越王與范蠡

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至于國。句踐說

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

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

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

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

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

為夫差前馬。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

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

春秋衛庫 卷二十九

四

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

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

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

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

室者死。三年釋其政。女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

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

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

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

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餽也。無不

明名其後
得用之

好聘者
好也
因折須之
會執以同

封山開山
今在吳縣

歎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

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

之食。吳越春秋越王志復吳讐目臥則攻之

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水。夏還握火。愁

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使國中

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吳王得獻。乃復

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國語吳伐越墮會稽

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賓發幣

于大夫及仲尼。仲尼辭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

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

春秋衛庫 卷二十九

五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

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

芒氏。于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

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

十之數之極也。

鼪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胡鼪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

時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

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

王追念周公賜以重幣得郊禘大雩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采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

〔附左〕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禍楚朱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

春秋左傳

卷十九

六

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舊

卷十九

痛親巡其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秋齊侯衛侯伐晉〔左〕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

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全

氏前此齊衛五氏垂葭之次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但領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

春秋左傳

卷十九

七

以伐晉為文者著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以齊衛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豈足為盟主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諸君助臣不亦俱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借下句釋傳〕

二年是年夏衛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左〕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

〔胡〕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

魯衆悉往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邇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孫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楊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八

春秋左傳卷之九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間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全正氏哀公初立故滕頃公來朝滕之朝

皆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趙鞅納衛大

子于戚宵逃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犬子

繞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季氏私考按蒯聵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也衛已立輒蒯聵不得入而但居于戚耳

胡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

春秋左傳卷之九

九

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左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七古

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

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素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

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

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

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子

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

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

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

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

聃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

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聃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

中獲其蓬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初周

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

師敗績

殺之

趙孟

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

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蓬旗於子姚之

幕下獻曰請報主德既戰簡子曰善伏殺嘔血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善救主於車退

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鄆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

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鄆良曰

人固罪也然趙鞅不能引咎責躬遇鄭師而震

保失措既而幸勝且以萬功相夸不思以力勝

人矣足恃乎春秋以趙鞅主乎是

擊處已息爭之道遠然之方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春秋衛庫卷二十九

胡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洩庸

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

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遷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

其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

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

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

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

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

殺之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
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
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三年是年冬公孫惠公卒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求援于中山

胡蒯賁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
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賁爲未絕未絕則是世
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
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
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三

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
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
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
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
命哉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
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
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國哉而使自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
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賁
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

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
天理而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夏司鐸火火踰公宮桓

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

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

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

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俊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

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

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

拾漚也於是乎去表之臺道還公宮孔子在陳

聞火曰其桓僖乎

胡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

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何以

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

附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

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

司鐸官不
府廟官常
人變其
周人司馬
魯與籍之
官斥省錄
也幸人
宰之屬
諸飲火氣
也
蒙葺公屋
以潔物
季桓子
御公立於
象魏之
外
命藏象魏
曰舊章
不可亡也
富父槐
至曰無
備而官
辦者猶
拾漚也
於是乎
去表之
臺道還
公宮
孔子在
陳聞火
曰其桓
僖乎

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之國故曰

大義武王

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楮矢石者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楮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積如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金杜氏魯黨范氏故啓陽此年四城許氏

宋樂髡帥師伐曹全討樂大心之亂也曹本屬宋既而叛之此蓋公孫強為政之時

附左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其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其弘周人殺其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

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

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

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成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更記季桓子病輦而望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之公之魚曰昔吾先君之用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季氏私考公子驪之為吳所不附遷讓故之于吳所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全高氏邾子已受盟邾今二卿除年而

四年秦悼公元年○是年蔡昭公殺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左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還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

胡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

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全陳氏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全汪氏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以私志擅執小邾之君。又不歸諸京師。其罪大矣。季氏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楚人既克夷虎。乃辭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緡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

夷虎。蠻子赤歸于楚。左楚人既克夷虎。乃辭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緡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

春林衡庫。卷三十三

命焉。為一昔之期。裴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蒐和。右師軍于舍野。使謂陰

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

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

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

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

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

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

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

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

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

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

春秋所惡。

城西郭。全杜氏

六月辛丑。亳社災。全胡氏。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武

春秋所惡。卷三十三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王克商。班其社於諸侯。以為廟。其災者。人君細心。不能警戒之象。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是年秋。齊景公卒。

春城毗。全杜氏

夏齊侯伐宋。全汪氏。宋公會洮。距此六年。本行。魯端

于特深。陵弱故托是討之。以圖伯。雖然。景公不

能正其國。區區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宋

知有無。何身沒于獄。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

子以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子亦小地
納柏人
在十五
昭子葬
也

國惠子
夏高昭子
也

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邯鄲降。荀寅奔鮮虞。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明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明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主死。王生授我矣，我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齊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春秋衛庫。」卷二十一 六

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左齊諸子鬻嬖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寅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

卷二十一

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齊安孺子荼元年，是秋，伐楚，昭子葬。

春，城邾瑕。全杜氏備晉也。邾，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遽城之，見魯之逼邾也。邾之邾，不與

晉之權井人土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左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全張氏：夫差修怨，以取滅。

亡故春秋

春秋傳

九

附史記：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迎孔子。孔子至，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於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子曰者其
為齊大夫

原于高張
恩于國夏

齊國大夫
恩于國夏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

朝必駢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僇塞將

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僇我盍去諸固將

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

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特得

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

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

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

春秋衛庫

主

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來奔

全許氏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四

高國高奔而後獄君之謀得肆矣

叔還舍吳于相也全許氏吳在相故往會之始結吳好

力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李氏然彼有黃

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

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

以乘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

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

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

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

齊子名乞

差車主事

景公使安

免折股

天鼓鳴

曰河為鼎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

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陳僖子使召

公子陽生夜至于齊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

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

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

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春秋衛庫

主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

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公使朱毛

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

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

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

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

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

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駟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公羊景公謂陳乞曰吾

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聞然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胡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已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茶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

變音

事見前卷二十

往來命同

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全高氏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即位以來四月兵于邾

宋向樂帥師伐曹全高氏樂見伐之猶未服且為人曹起也

七年齊悼公陽生元年楚惠王章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鄭叛晉故也全張氏老丘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衛不服也全高氏衛魏拒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

夏公會吳于郕主襄公十年殺三卿傳

左吳來徵百牢子服

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昔范鞅食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犬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犬宰詔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

大信無子
仲雍嗣立
蓋首虐釋
體也

惡賢而退
之言安有
野如魯伯
而不可不
其言也

其言也
大也下
五也
不事而
李孟異
也聞錄
解不難

周禮也

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信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幾十焉，惟大不宇，小小不事大也。魯德如邾而數十焉，惟大不宇，小小不事大也。魯德如邾而數十焉，惟大不宇，小小不事大也。」

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焉恃其眾，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

子從之

胡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德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春秋衛庫，卷五十五

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

宋人圍曹，見後入。○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左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

宋景公十四年

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桑丘。揖丘大城。鍾邗。

春秋左傳卷三十

春秋衛庫 卷三十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哀公下

八年 是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左宋公伐曹。將

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

怒。命及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胡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

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

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伯說於

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

春秋衛庫 卷三十

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

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

法如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

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左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山不狃。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

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

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

子決即子
從武也
使齊人
盟也
蓋也
蓋也

同車與
是謂能
人

春秋
卷三十

病之。王問於子決。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樊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三月。吳伐我。子決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宿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吳人盟而還。

胡吳為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鄆。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鄆。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

子決即子
從武也
使齊人
盟也
蓋也
蓋也

弊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人致賂。晉人不可。國佐請合餘燧。背城借一。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鄆。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讎及闕。左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闕。春秋卷三十

歸邾子益于邾。左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夫宰子餘討之。囚之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秋七月。

附左秋及齊平。九月。臧賁如如齊涖盟。齊閔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闕。左季姬嬖故也。

胡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闕文。

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聞。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辭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春秋左傳卷三十

附左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主魯公三傳左鄭武

子賡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

哭于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

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全李氏志廣而傳

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

夏楚人伐陳。左陳即吳故也。全汪氏陳之為國

公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耳。楚不思自反而憤陳背已。攻之不已。明年結復伐之。

鄭公

十三年申又伐之。本傳

秋宋公伐鄭。全汪氏鄭雖不義宋復其師而盡取之

年偏師再伐十二年向來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附左秋吳城邢溝通江淮

冬十月

附左冬吳子使來傲帥伐齊

十年是年齊悼公歿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見桓公六年左邾隱公來奔

齊甥也。故遂奔齊。左陳氏吳人計邾來太子為

是為自失國也

春秋左傳卷三十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左公會吳子

伐齊南鄙。師于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

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

人敗之。吳師乃還。

胡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以卒書者。亦猶鄭伯

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

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

侯為是取讎及聞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

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讎及聞

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

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言深矣。

夏宋人伐鄭

全許氏既取其師伐而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取犂及懷毀高唐之郭。侵及

賴而還

全吳氏吳猶遺齊表而之。乃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全師氏公會吳以伐強國。吳失其危可知矣。

葬齊悼公

春秋衛庫

卷三十

六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全李氏彊溺之黨。今歸于衛必從彊而棄溺。故溺。

入國彊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楚子期伐陳吳

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

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

胡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

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

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

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

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

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易爲獨

以號舉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

僅存耳。今又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

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

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

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春秋衛庫

卷三十

七

十有一年

齊簡公壬元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平帥

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

魯故也若之何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

竟季孫曰不能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

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聚于

齊之兵車一室敵車侵矣子何患焉政在季氏

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

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

有子即其

軍充官役
場政官三
覽多

從述也
莊齊齊人

夫

師母有之
師也

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
不成丈夫也。退而蒐粟。孟孫子泲師右師。御
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仲父師。樊遲為右。
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川令焉。季氏之甲七
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
于雩門之外。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
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
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曲帥不
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
之。如之。眾從之。師人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
韞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
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譟
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人語
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
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
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
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史記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克之。康子曰：子
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曰：子
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

夫孫如也
嚴音似

之則可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赤以幣迎孔子。
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終不能用孔子。孔
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
子蓋三千焉。
胡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
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
於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
者。自反之謂也。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在我而不
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
人爲是取譴及闕。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
而齊人歸譴及闕。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
會吳伐之也。故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
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左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
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
族轅咺進稻醴。梁榘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
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全計氏
轅頗之義。所以爲人臣。明上以刻下。記公以營
私者之戒也。家氏聚斂無上者。固當有計。然國
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主後十三左爲郭戰故公
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贏齊國書將中軍高無
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信士謂其弟書爾死
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間丘明相觸也奈掩胥御
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
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公孫揮命其徒
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使問茲多以卒曰吾
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間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春秋新傳卷三十

獻於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裝
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
不衷何以使下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附左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太禍也齊主無
日矣
附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
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
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一
人垂射百夫決拾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成

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成約雖行成以喜其
民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大若集吳
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
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
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
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
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
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
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
蒙忘君王之失賜乎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
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筆
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
執箕箒以眩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
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
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
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
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
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
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于
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

求若其不改。及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圖於敗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吳越春秋：越大夫種使吳請糴。子胥諫曰：非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間也。今王捐國家之福。而順糴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麋鹿遊于姑胥之臺。荆榛蔓于宮闕。王弗聽。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司徒。將以伐齊。申胥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夫越王之不忘敗。失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

原人為種
始見成敗
以水為鏡
見形而已

赴即赴子

復同復又
同猶言類

連也
師也也
方連也

勇種難生
難得也

遠史記率
如連之

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疥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士。土盡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召喻諸夏。而圖東國。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二軍叛王于乾谿。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個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有及乎。王弗聽。左：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子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餼。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夫之道也。國語王還自伐齊。

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遠於上帝。譬

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刑

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

而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喪于吳。齊師

受服。孤豈自多。先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

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

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摘棄耆老。

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

夫不違。世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辜。

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

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今王

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

見王之親為越禽也。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

于束門。以見越之人吳也。遂自殺。王愾曰。孤不

使大夫得有見也。乃取申胥之尸。盛以鵠夷而

投之于江。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子伋出奔宋。左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

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

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真于俎。而為之

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

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軫之。獻恥是二者

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

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實學之矣。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為則擇木。木

豈能擇鳥。文子遂止之。曰。圍豈能度。其私訪衛

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欲從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

聽。

胡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

子之警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警也。大宰孫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

項丘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

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全李氏自皇瑋

伐鄭者耳。宋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全師覆沒亦蹈前日

鄭人之覆轍。佳兵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金。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主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傳。

左宋向

巢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桓者有賞。桓也。

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郤延。以六邑爲虎。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

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于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

句踐乃命范蠡帥師。汾海沂淮。以絕吳路。乃率

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邊遠傳也

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

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

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

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

不忍。必會而先之。王曰。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

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

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

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

此危事也哉。今夕必執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

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

柄。而先罷之。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

王志。乃能至于吳。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上夜

中。乃令服兵振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

以爲微行。萬人以爲方陳。王親秉鉞。中陳而立

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王乃秉袍親鼓勇

怯盡應。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乃

令董褐請事曰。兩軍俱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

國越錄而造于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

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人。無姬妣

長弟猶云
長如

書也言
若伯也
若伯也
若伯也

長弟猶云
長如

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旬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也。鞅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貢獻莫入。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荆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

長弟猶云
長如
世也言
若伯也
若伯也
若伯也

書也言
若伯也
若伯也
若伯也

長弟猶云
長如

者楚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不貫。不忍。被甲帶劍。延波憐。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相舉。天念其哀。楚師敗績。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共承王命。夫差不貫。不忍。遵汶伐博。登筮相望于艾陵。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公江沂淮。關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無憂卹。不唯下上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
胡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階王矣。其備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要

所獲城姑
所獲城姑
所獲城姑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春秋衛庫 卷三十

主

於越入吳 左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時無餘
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枯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蘇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

爲仇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三臣死之長切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樂今余無所係之肯酒一盛今余與楊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自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吳越春秋王令國人各送其子于境上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詞曰蹀蹀摧長恩兮摧戰馭父一士判死今而當百夫觀者莫不嗟側王道見虐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軼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兇甲發胃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胡吳自相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人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

春秋衛庫 卷三十

主

爲仇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三臣死之長切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樂今余無所係之肯酒一盛今余與楊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自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吳越春秋王令國人各送其子于境上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詞曰蹀蹀摧長恩兮摧戰馭父一士判死今而當百夫觀者莫不嗟側王道見虐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軼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兇甲發胃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胡吳自相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人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

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全李氏晉事止於此。讀隱桓之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侵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武晉以變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或曰。晉之微也。人變在夷狄。有楚弗壞。有吳弗壞。三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據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失望之執。晉伯馬北而事楚。以不師之禮。自天威果滅。伐陳伐齊。晉不能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失欽之強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失也。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代與之志。不備晉鄭之君。無非戰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鄭大夫坐。而失魯者。宋仲幾與鄭而失蔡。假羽毛于鄭而失鄭。是以齊魯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晉則與齊會于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失晉則與齊會于夷。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之。其原在大夫之失。使六卿諸臣。

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國。獨歸宗國。自趙鞅取齊。貢丘百車。動晉陽之甲。自晉不信執宋命。知不難。晉之盟。自魏斯。魏斯。魏斯。魏斯。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懷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不懷也。曰魏斯。魏斯。魏斯。魏斯。所以不奪不廢也。趙鞅請趙。而晉史蒙挑趙鞅。受揚。而宋。而公弗納。或東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十年而吳人稽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

葬許元公

九月益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見昭公十七年大辰傳。

春秋衛事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益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左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

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麟為

牛尾狼頭。馬蹄而五。不為畜。舍仁懷義。音中。鍾呂。行

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不處。不履生蟲。不折草木。

必不處。不履生蟲。不折草木。

胡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經紹作春秋成而鳳
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
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
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
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
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
先公之教而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彙行交
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
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應之際
春秋衡庫 卷三十
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
良弼得于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
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夫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焚
惡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
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
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
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書以制
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
易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唯春秋乎何以約乎

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
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周道幽
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
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
終乎

春秋衡庫 備錄

馮夢龍輯 張我城系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傳見前下續經乃游夏之徒所為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左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

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帳出迎之遂人開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享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顧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子願驛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襲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晉公孫公
子名王
嗣止子我
成子陳恒

子行即陳
逕

每乘一人
共八人
以開門不
或

圖出奔也

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將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踰牆徒攻闢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闢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左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享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顧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子願驛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襲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享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顧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子願驛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襲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左師魋先
向果
言者也

子車亦
新

子車亦
新

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而氏之配。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若之惠也。若厚則不可以人。美司馬牛致其邑。與而適齊。向魋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左齊陳恒弑其君壬

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

幼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

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

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

田氏。執贊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揖子貢使答之。

子貢謂之曰：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民不

附。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乘之於

不測之深。旁入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

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振之。

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

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

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可矣。曷至懼之哉。

十有五年

衛公孟彊出奔齊。左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

無。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

入獲國。服見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

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

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

問之。稱姬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

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悝于

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

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

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

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

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

焉。曰：無人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

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

許公即

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夫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桀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懼立莊公。家語：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將報父讐，問於孔子。孔子曰：「行矣，孟賁知之。」告於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孟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子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說苑〕

子羔為衛士師

備每

五

十有六年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春王正月衛侯輒來奔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適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癸亥七日而歿。〔左公〕諫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孰焚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史記〕：孔子年七十三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徙而環居者百有餘家。因命曰「孔里」。

檀弓

備每

六

下木即岸

沈南吳楚
公子高也

戰也

比子西於
鄭人

左國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
氏之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
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私邑。邑人訴之。鄭
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
西欲召之。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
而剛。欲實之境。子高曰。不可。吾聞勝也。詐而亂
彼其父為戮于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
不忘舊怨。而不以潔後德。思報怨而已。夫造勝
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
寵之貪而無厭。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憂必
不居矣。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
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者。能者蚤除之。舊怨滅
宗。國之疾皆也。為之關籬。籬而遠備。開之猶
恐其至也。是之謂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
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
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
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晉
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

弟謂用人
以次

二卿子期

遺也

物備重則
敗管侯楚
野大夫奔
晉仲子
閔平王十
年五辭王
者

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
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嗟如卵。余翼而長之。
楚國第我死。今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
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
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
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
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
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
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
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
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
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
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白公欲以子問為王。子問不可。遂劫以兵。子問
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
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
有死不能。遂殺之。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
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
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
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

言集公院
民心
二子子西
子期
敬臣也
長者期白
公
單子西子
范子期子
曰國方
也處清早
也處時局
戲言羅標
校敗也
九月
此指前年
大器未具

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當
 心。猶將旌君以殉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
 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
 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
 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
 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
 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
 害。乃烹石乞。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于

春秋衛車 備錄

十有七年

國語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
 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
 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
 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
 民必移。就蒲贏于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
 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
 失機。越王曰。善。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諺有之曰。飢飯不及壺餐。今歲晚矣。子將奈何。
 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

春秋衛車 備錄

十

者。猶救火。追亡人也。屢而趨之。惟恐弗及。王曰。
 諾。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
 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
 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徹天之衷。唯是車
 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
 包胥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
 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
 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
 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問之。死者葬之。老其
 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吾
 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
 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
 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
 富者安之。貧者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
 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
 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度以加焉。然猶未

宿朝也

聖道也

物經權微

極之屬

巧盡不可

攻入也

之聲

欲言者請

力不能任

其甲者

實也

廣門內有

閉關開

示南也

項音田

去聲亦重

既孫韓并

音似延音

插又音綠

據音監

必上最也

皆在野中

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問戰。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辭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璵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是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璵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

莫如此以環璵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需。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

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

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
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
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
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
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
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躁以
襲攻之吳師大北越遂入吳

左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
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
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

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
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泰申俘也文王以
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唯其任也
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于陳天
若忘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
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
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
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二十二年

國語越圍吳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

國語越圍吳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
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請復會稽之
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
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
年復反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王曰諾
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命卑禮命尊王又欲許
之范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
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
而棄之其可乎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
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
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
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
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助天為虐不思其
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
子也故濱于東海之陂龍龜魚鼈之與處而龍
龜之與同階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
又安知是議哉者哉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
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反范
蠡不告於王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
宮越王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

言已工
於越工
差以求
開公以
言以處
字之餘
說也

方地
計正
計正

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
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前。列東。夫婦三
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壹
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宸宇。寡人之願
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凡吳土地
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
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
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反至五
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
矣。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
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
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
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蠡曰。臣聞
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
知所終。極。王命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
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
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
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賜句踐胙。命為伯。
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

秦書

備錄

主

歷代

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王橫行于
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
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
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
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譖種。且作亂。越王
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
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
殺。
史記。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
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
處。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孔子許之。遂行至
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
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
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
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
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
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
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
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

秦書

備錄

未

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若之
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王。是君上驕主心。下恣
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
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
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
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
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
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
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
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
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
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
也。以扶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
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
然。吾嘗與越戰。後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
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貢曰。越之勁不過
魯。越之疆不過齊。王致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
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
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

失時。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
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
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
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
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
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
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
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
三者舉事之太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
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辱
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蹕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
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
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順君之
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
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
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
晉。臣請北面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
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
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

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虎狼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虛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破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申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先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吳與齊將戰彼戰而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

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驍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二十四年左公如越得犬子適郢將妻公子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左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迎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晏子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盡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左夏四月季康子卒公弗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

有原氏即
有山氏
施施野也

以下事不
定
國趙氏所
作要也

辭也

文子趙氏

辭也

辭也

臣多聞。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以
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
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
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補史
桓公。公奔衛。手如邾。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
國。人迎公。復歸卒于有山氏。
山氏。列國史哀公好士而
不能用故及於難。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
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實與吉射也。尹鐸往而
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
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
先主文子。少蒙於難。有季德以出。在公族。有恭
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
其名譽。及景子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
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
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
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流之。以及此難。夫尹鐸
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
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
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
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

司馬

故不
枯上及
不肥

樂善

賞尹鐸。○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
淮為蜃。龜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寶
華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不哀。哀無德
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
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
齊。宗廟之犧為畝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知襄子為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士木勝。臣懼其不安人
二年。而知氏亡。○還自衛。三卿會于藍
于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
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
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
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太。亦不在小。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
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諱
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蛇蠱毒皆能害人。況君

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
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春秋衡庫三十卷

浙江吳玉
璣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
官壽寧縣知縣。其書為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為
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
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

〔明〕陳士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春星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四傳

通辭十二卷》提要

胡氏傳序

胡安國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春秋四傳通辭序

序

春星堂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

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且序夏尚不能贊一辭。

春秋四傳通辭序

秦星堂

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後世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于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

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四傳通辭序

秦

發凡 八則

一諸家著傳論議異同時代沿革紛舛益甚
故董子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余總四
傳而輯之背經必芟尊經必錄卽有經義
稍悖辭采爛焉亦必一一表出令學者通
其與義或繇彼形此或緣一達多胡氏曰
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於聖人比
凡

屬之指庶有當爾名曰通辭良以此也
一聖經筆削一字必存微義諸如空月皆錄
全文始不失稚圭宗經之意

一左氏如周鄭交質及觀魚取鼎諸篇不啻
家絃戶論其精該博洽之文開卷卽掩余
爲之斐彼存此一洗陋習非過爲好尚震
人耳目也至若隱公以前獲麟而後無關

聖經皆不具載

一公穀劉元城以爲皆解正春秋然二家儘
多矛盾在觀者善於取衷今人偶竊一二
句法侈口高淑可興不知公穀辭辨而義
精學者玩辭以義爲主庶免訛舛之嘲

一胡氏春秋以爲要領然天理人欲三綱九
法之說篇中疊出務一力掃之然承衷衆
論大義嚴直攬其大要寧詳毋畧李延年
所謂玩味久而有得也

一註三傳祖註疏註胡傳祖大全然字非難
釋不音義非難通不解務遵簡約便於覽
觀

一坊本於十二公各年首重載諸國廢興殊
覺駢指今總列帙首使人一覽可盡

一有經無傳而旁出於他傳毋論已又有事實始終未明者當廣引以發明之如國語史記吳越春秋繁露呂覽管韓諸書未必盡收茲盤間附篇末以志同歸

丁丑孟秋奏星堂主人小記

春秋四傳通辭卷一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庶長子母聲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王隱公在位十有一年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胡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

按邱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秦星堂

乃作自隱公始也

詩至秦雅而降實至文侯之命而經春秋

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于其職詩經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之命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亦文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諡為文侯如蔡桓侯類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彊于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

之。譏。水。之。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闕。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敦。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毋。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慾。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記。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己未周平王元年

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秦星堂

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于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按隱公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切而貴。隱長而

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

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

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

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立。立適

母以子貴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謂左昭公。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母以子立則

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君

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

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執之。則桓

惡矣。桓執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秦星堂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同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

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

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

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

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

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

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

亥爲正。泰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卽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繇起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四

奏星堂

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華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華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於今。卒不能易謂爲自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

後世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此私盟之始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脩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後齊莊公寤生。難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

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五

奏星堂

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來焉。東號君爲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兩屬公子呂曰。國不處。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

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及牧。為已邑，至於虞延子封曰：可矣。即子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敎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奔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 六 秦里堂
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

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

周公誅管蔡，非兄弟乎？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辟之為言法也。克則勝敵之謂也。詩序：叔處于京，國人悅之。鄭伯畏而目兄弟為寇讐，以言克焉。其亦去辟之義遠矣。

三物大系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期。明音休，此王室內下

交諸侯

傳 胡 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

人。啗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遇以天王之尊，下贈諸侯之妾，是加冠于履，入道之大經。弗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贈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隱 七 秦里堂

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於前贈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參盟之端

傳 胡 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

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由此三物，以詛爾斯。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遽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于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劫要誓，侵鬼神

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此王臣私交之始

穀梁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場音亦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八 奏星堂

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之語韓宣惠者

韓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繆曰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漢武帝令嚴助論淮南倚強藩為援

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高駢初為相嘗

黃巢攜秦驎為諸道行營崔胤之於宣武朱全忠

都統後攜胤為相素厚全忠表言昭緯之於

邠岐者矣王行瑜李茂貞以破賊功杜讓能出

等合兵拒官軍乃貶經于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

不與正其本也意有經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胡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

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

命于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

公羊以為遠然公子驅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

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

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

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

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與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應公 九 奏星堂

庚申平王 二 年 春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亦

三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

其所也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

其策不可施也漢歲以金縢以戎狄而朝諸夏位

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單于非正則

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晉時尚餘種于闐中江統作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議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

無駭帥師入極。此大夫專兵之始。

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

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還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隱公 十 奏星堂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之始。

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春秋莫謹于華夷之辨。中國而夷。

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于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

茂。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

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

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

國紀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于尚結贊。雖悔于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綸音須。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公羊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有母。母當命諸父。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隱公 十 奏星堂

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女易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

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

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大雅則世子而親。

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大。

韓則諸侯而親迎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

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為有廢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為君婚。必稟君母之命。若母之命無通于外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外相凡闕文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則葬成風。王不

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巳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隱公 三 奏星堂

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傳胡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鄭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傳胡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綴其旗

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于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平王五年 三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隱公 三 奏星堂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傳胡經書日食三十六。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左傳卷之四

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
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者赴告
及魯往會之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
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問先後
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
也或曰封疆至重不得越境以奔而脩服于國卿
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
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隱公

古

奏星堂

者安得以為脩服于國而可乎諸侯歲時或剋覲
於京師或會同于方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
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于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
歿之義哉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

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乘
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
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
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

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
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
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
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
于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秋

武氏子來求聘

來求之始

此

傳

梁未卑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

武氏卒其子

其不言使無君也

曰聘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隱公

古

奏星堂

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
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讓之
若取于臣不言求而曰求聘求車求金皆著天王
之失道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傳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古

者諸侯之邦交問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
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
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穆後同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及時而日渴葬也諸侯

公好奇好
點甚得公
羊之指

五月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丁亥葬齊襄公是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去

奏星堂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爲君矣。與夷宣公子終公宣弟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蒯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蒯與夷、故君子大居正。

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

或削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歡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

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

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則冢

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

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

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七

奏星堂

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于。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于。禮。而。不。

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壬戌桓王元年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

故謹而志之也。

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大 秦星堂

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此書秋之始。胡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制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

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諄。而公弗從。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諶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書遇之始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逆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

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溺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

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

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大 秦星堂

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

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

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勢

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

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

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彘帥師伐之始

傳左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

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盟帥師疾之也。

公羊 盟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易為貶。與

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平隱公。謂隱公

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

使脩塗塗。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平桓於

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

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

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子 秦星堂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胡 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聲

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

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傳左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

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

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

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

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

自臨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碚使

其宰孺奴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碚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傳胡 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詞也。夫州吁二月

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

然後能殺之于濮耳。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胡 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子 秦星堂

子衆謂定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

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

以明專有其國之非。

玉英曰。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

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

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

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立立而

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

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也。

之先君也。乃率弗宏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浼也。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然穀梁以爲晉雖得衆而不宜立。春秋之義與正而不與賢也。

癸亥桓王二年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主

秦星堂

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胡傳。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諡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于王而私自諡爾。

秋衛師入郕

胡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

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郕之類是也。有晉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郕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主

秦星堂

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胡傳

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聞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廟。因其考官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存不稱號。歿不稱諡。單舉姓氏者。妾也。

初獻六羽

穀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之羽而舞也。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

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薦樂矣。

傳胡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魯僖天子之禮樂舊矣。用于大廟。以祀周公。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邾人邾人伐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五

奏星堂

傳胡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傳胡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曰蠹。詩去螟蠹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

音真○蟲

傳胡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曰蠹。詩去螟蠹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

去螟蠹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

之大事也。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強卒

傳胡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恩禮之厚明矣。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于亡國。一也。其及室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書圍

宋人伐鄭。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五

奏星堂

木壞宮室曰伐。

甲子桓王三年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傳胡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祔。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

之難而和

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此齊魯交好之始

附錄

傳左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

侯不許五父即公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

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

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

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禦遏其猶可撲滅商書周任

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

春秋四傳通辭卷一隱公手 奏星堂

蘊崇之言變刈夷殺此草以斷之復蘊集羣聚以折之絕其本根勿便能

殖則善者信同仲矣

秋七月關文

冬宋人取長葛

附錄

傳左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

疏音忌也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王四年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傳胡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

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茂德也小國無大夫至于接

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

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鄭以全歸

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傳左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

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春秋四傳通辭卷一隱公手 奏星堂

傳胡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急于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

侯宿男之類是已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

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

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急于禮而不往

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

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

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此書土功之始

傳穀梁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

凡城之志皆譏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列國來聘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列國來聘之始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

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年者齊僖

公母弟也僖公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

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紂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

于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

帥師皆罪其私也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

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天 奏星堂

皆責其薄也

秋公伐邾此伐邾之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此戎患之始

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

節不能死于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闕尹以告

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何人積薪火師監

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

則皆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于衛而

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於

丘錄于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

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

有由矣

丙寅桓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

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天 奏星堂

左氏云歸祊為不祀泰山余攷尚書中候曰昔

者聖主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殆王靈板蕩

肆觀不隄赤綬駁于土華蒿柱圯于絕壁曲沃

莊伯改建夏正則已不奉謀主之正朔矣伯南

之釋祊易許不已銳乎

庚寅我入祊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輪平者以言

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

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

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于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于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祔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祔近于魯。許鄰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隱公 壬 秦星堂

邑矣。其言我入祔者。祔非我有也。入者不願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附錄

傳左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傳胡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

于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于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于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于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于大上。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以名書。孟子謂之作以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隱公 壬 秦星堂

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此參盟之始

傳穀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諱善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傳胡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諱。晉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

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淪盟者有矣。其未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邑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

大夫穀梁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秦星堂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作倭

左傳父請諡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

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

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以字爲展氏

傳胡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

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

亡矣。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

丁卯桓王六年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胡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

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

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

子于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秦星堂

公卽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

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刑則不

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

一朝于王所者三。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

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

錫命者三。歸服者一。顯葬者四。則問于他邦及齊

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傳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

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其存

揆卒快公設

城郎魯自受訪之後將為鄭伐宋又恐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

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能

春秋四傳通辭卷一隱公 秦星堂

見而戒事戌月角亢火見而致用亥月心辰水昏

正而裁水營室星日至而畢日南至陽生時也隱

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胡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

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

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

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于中丘

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

于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

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鄆終則乘敗人而深

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

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戊辰桓王七年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為師期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傳胡鞏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

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

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書敗宋陳也齊鄭後期故公獨敗之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傳胡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

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于取之中猶有重焉

者若成公取郕襄公取郕昭公取郕皆殺人之邦

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

郕取防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鄭勞民以務外故二國入之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傳胡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一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八

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

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闕起乘

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十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

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

之甚當此刑矣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秦星堂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

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

在鄭故三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

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

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

已巳桓八年十有一年于實曰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傳左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

周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

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

于薛不敢與諸任蒍姓若辱貶寡人則願以

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傳穀梁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

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許伐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 隱公 秦星堂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傳左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附于許穎考

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旗名子都自下射之

顛瑕叔盈又以蜚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

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

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

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

里奉許叔公弟以居許東偏鄭曰天禍許國鬼神

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

春秋四傳通辭卷二

浙汜陳士芳輯

桓公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庚午桓元年

元年卽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

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

春秋四傳通辭卷二 桓公 秦星堂

獲處許西偏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胡不書弒。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

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

于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銘。謂此類

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寤苦枕

戈無時而終事也。

春秋四傳卷一終

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果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傳胡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卽政而謂之攝推

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

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于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

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

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意在假許田也

鄭伯以壁假許田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秦星堂

傳胡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壁者祊薄于

許故也其不曰以壁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

矣言假則有歸道焉非止隱國惡而已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結祊成也盟曰淪盟無享國

傳胡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

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

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

秋大水書水災之始

冬十月

辛未桓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傳胡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

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

正宋督之罪也

及其大夫孔父

左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

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于惡故先書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秦星堂

弑其君

公羊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

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

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

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

傳胡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

動于惡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南欲叛漢而

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

于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范曄論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文舉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傳胡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四 秦皇堂

其人壞其室。泐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慙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殺梁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也。

主人謂作鼎之主。人故繫之。物從主人。故繫之。物從主人。故繫之。

中國謂是大鼎。辭夷狄亦從中國之名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鄆。

傳胡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鄆亦與焉。楚自西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鄆。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

九月入杞。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五 秦皇堂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此書至左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壬申桓王三年。

春正月。

傳胡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

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問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而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公會齊侯于贏。成皆于齊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六 秦星堂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胡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胡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乎。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

也。則知其食于夜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胡娶妻必親迎。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使履緌來。魯侯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左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七 秦星堂

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兩觀也。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

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般。衆也。及門內。施般申之以父母之命。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正月
十一日
戊午
初九
十一日
戊午
初九

傳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
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
哉敵苟之刺兆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
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
歷年所有務農重穀以足用寬小序俸公儉閔雨而
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是仲尼于他公皆

春秋四傳通辭卷二桓公

秦星堂

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
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
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借乎桓
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
知也

十二年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

穀梁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
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

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傳胡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待所以講大事也
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
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申春故振旅遂以
蒐中夏教養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
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
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桓公

九

秦星堂

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
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周制大司馬九
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
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
天職矣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
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賜仲子糾聘桓公
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
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
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

封蓋欲傲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糾以

甲戌桓王五年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

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巳丑之日得不知成

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一桓公 十 秦星堂

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

竝驅而朝紀乃懷詐讓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

人之覺也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亦異子與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

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

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

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卿大夫子弟以父

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貶矣上世有自

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

復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微子丁公世美入掌兵權

丁公太公子顧命謂崇德象賢不以世故疑之也崇

伯二干戈虎賁百人遂其子不以世故疑之也崇

伯鮑叔牙郭鄰蔡仲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

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

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草

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桓公 十 秦星堂

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

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敗

亂其國家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

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

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大雩

傳左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建巳月見東方按月令為午月見南方一日正

始殺而嘗地始肅則建申月閉蟄而烝建亥月

宗廟過則書

傳胡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

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

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

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因將先

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

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

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

蓋魚麗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為之蓋

大將之麾執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

以書而義自見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

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于已之寢禮也

冬州公如曹

傳胡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

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

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

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未故先錄其

本

乙亥桓王十四年六年

春正月寔來

傳胡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

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

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孟子以為禮也若

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

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

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

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

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
寓公之禮矣。

附錄

傳左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薳章其軍于瑕，以待之。
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
于漢東也。」漢東水名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
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
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
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精兵熊率且律比曰：「季梁
少師。」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古

秦星堂

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季梁不
得君隨終必聽少師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
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
也。君何急焉？」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謀齊
郕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書大閱
之始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
戰法，獨詳于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
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

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綬，諸侯下小綬，其禮固
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
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
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
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惠獵，淫獵于蔡，與蔡
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
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于蔡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十五

秦星堂

佗弑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為君者以
賊討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
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
見殺而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
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于此，抑揚子奪，見諸行
事，可謂深切著明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桓公子
莊公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以禮接夫卜士負
之，負之以射士妻食之。乳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以魯公子友，以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以昌，武王，以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以子，取于物，為假。若伯魚，因名取于父，為類。父同，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空，廢為宋，以武公廢司空。廢為先君獻武廢二山，徒中軍。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具是。

類命之曰同。傳胡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于天子，然後為世子。子與命諸侯之世。

王后腹之七月，以金銀退之，而就宴室，所以肅戒也。太史持同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太子生而泣。太師縕瑟而吹，同曰：聲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以生之辰，律以卜之。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

冬紀侯來朝。傳胡昭公棄晉主，齊至于客，歿鄆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于貶志，不在于朝桓也。

丙子桓王七年。十五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傳胡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及也。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

丁丑桓王八年。十六年。

春正月己卯，烝。傳胡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

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致大閼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蟄書也。

天王使冢父來聘

附錄

左傳。隨少師有寵。楚圖伯比曰。可矣。譬有覈不可失也。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大

秦星堂

附錄

左傳。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遽以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侯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

公羊。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

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大

秦星堂

戊寅桓王九年

春秋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傳左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

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傳胡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

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

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

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

已事以見天子急速職也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

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

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

春秋四傳通辭卷二桓公 壬 奏星堂

也君疾而儲嗣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

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

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

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

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已卯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

傳胡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易稱守貞者

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胡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

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庚辰桓王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傳胡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

春秋四傳通辭卷二桓公 壬 奏星堂

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

不以道與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

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

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傳胡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餽其口于四方自以為保國

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

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臺突之際其禍惜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說之始

古者鄭國處于雷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
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雷野鄭莊公歿已
葬祭仲將往省于雷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
爲我出忽而立突突宋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歿
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歿國可以存易亡
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
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
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歿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三

秦星堂

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
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胡傳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

乃至于是執廢細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
乎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
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于見逐不能
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

嚴公不念母不爲不孝曼姑距蒯瞶不爲不順
朱絲脅靈社不爲不敬祭仲廢君不爲不忠雖

然傷教害義能免范武子之譏乎讀者但取其
文詞已也

突歸于鄭

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
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
公之室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
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
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
一逆詞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三

秦星堂

鄭忽出奔衛此書奔之始

胡傳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于詩有女
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
韓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役童不能與賢臣圖
事權臣擅命也夫以役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
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
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于見逐欲固其位者必
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鄭自五霸之
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

詩傳說之

至于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此大夫會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胡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

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三 秦星堂

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辛巳桓王 二十年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作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公作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胡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貴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

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

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三 秦星堂

壬午桓王 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

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桓王 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大之舒
水天之志
次則其無
亦在春歲
無嫌年

無冰

傳胡按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

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周官凌人之職。頒冰于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于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夏五

傳穀梁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奏星堂

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穀作來盟

傳穀梁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

我。率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傳穀梁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

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

畫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

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

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兼甸之事。是壬

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謂三

宮米必待甸師致粟。而米之故。知為災之餘米。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胡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

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奏星堂

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

魯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

行已意。故特書曰以。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甲申桓王二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傳左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傳穀梁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

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傳胡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于有求。四方

諸侯各有職貢。不至于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也。為不可。況車服乎。經于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

三月己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天

秦星堂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傳胡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

邑之疾。君共城之叛。太叔皆非。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冥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未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途墮三都。以張公室。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于以明居重馭輕。強餘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秦公作修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天

秦星堂

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非其疑者。非其疑于為義。而果于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乙酉年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

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手 奏星堂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易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

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負茲舍不即罪爾。諸侯疾稱負茲屬託也。

丙戌莊王二年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齊記且謀衛

二月丙午公會。公毅作及邾儀父盟于趙之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毅作鄭齊齊交兵之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胡傳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

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胡傳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人

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背趙之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手 奏星堂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

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丁亥莊王三年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胡傳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于會，則不

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

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

執于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孔子為此懼。作春秋于十八年。復書王名。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

公會齊侯于濼。濼。魯反。又音洛。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胡傳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

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詞

曰。敝筭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

于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

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二 桓公 至 秦星堂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

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

生。

詩人所以
刺南山也

胡傳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

亦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僭在外也。僭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春秋四傳

卷二 桓公

至

春秋四傳通辭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莊公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卽位在三十二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莊王四年元年

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胡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

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莊公

秦星堂

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于春秋然後能權于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思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卽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

夏單

善後伯逆左作王姬送

公羊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

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

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

于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

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

穀梁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讐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莊公

秦星堂

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

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胡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

讐莊公于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室不若

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春秋于此一事一書再書又再

書者其義以復讐爲重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書錫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成行

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于齊

傳胡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

齊師遷紀邾鄆反。邾書遷之始。

邾邾邾邾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

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

已丑莊五年二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三 秦星堂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會往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傳胡按二傳于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

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卽位。十五年

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于餘丘。法不當書聖

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

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

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

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

故。輦弑隱公而爲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

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

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傳胡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

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

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

爲之節者也。莊公于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

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四 秦星堂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

傳胡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今會齊

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

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

乙酉宋公馮皮水反卒

庚寅莊王六年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疾其事命

殺梁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

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傳胡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

秋紀季以鄫反入于齊

傳胡大夫不當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五 奏星堂

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公穀作郎

傳左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傳胡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

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于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辛卯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公穀作饗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六 奏星堂

傳胡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傳

羊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
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
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息乎周紀侯讐之紀侯
哀公于周以襄公之爲于息焉者事祖禰之心盡
哀王烹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七

奏星堂

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師其半也。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襄公言已戚可以當齊師半故吉。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傳胡

凡大閔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于失地之君而不

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
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報
作部

公羊傳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

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謂會齊師伐衛是也後此者有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八

奏星堂

矣。師及齊師。則曷爲獨于此焉。譏于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于讐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則輕者不譏。與

重者同同

壬辰莊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書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

車服疾驅于通都大邑與文姜淫之詩也其第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

秋公作黎來來朝

傳胡郎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

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九 奏星堂

卿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穀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

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不欲

癸巳莊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傳胡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

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

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傳穀謀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

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留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秋公至自伐衛

傳胡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十 奏星堂

矣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胡俘者二傳以爲實按商書稱遂伐三腹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實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

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

也

附錄

左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錫、珣、錫、養、錫、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申、庚、還、卽、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甲午
王十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于闕反公如雨。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土 奏星堂

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

胡人事感于下，則天變動于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

王室遂虛。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

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今五月高下有大水，漂熱麥苗。及五穀稼苗黍稷尚可種，故左氏

不害

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乙未
王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傳：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

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土 奏星堂

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

甲午治兵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

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胡傳：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

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議蹟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公作郕降戶江于齊師

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于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音旋後同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弑其君諸兒

左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戊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主 奏星堂

代期戊公問也。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

母弟曰夷仲年。襄公生公孫無知。襄仲有寵于僖

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

人。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

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

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

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

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

疾于門中。石之紛如。疾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

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鮑叔牙曰

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作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主 奏星堂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公羊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

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

夏公伐齊納糾。糾小白入于齊。

糾糾不書于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

白室有齊也。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

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室矣。室則

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

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亂故九月乃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干時我師敗績

傳胡能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讐舉事則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左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主 奏星堂

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疾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侯高侯齊卿言仲才過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冬浚洙音殊齊伐魯之道浚深之畏齊也

傳胡書浚洙見勞民于治國之末務而不知本也

丁酉桓王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傳左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

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

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

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

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

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

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

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主 奏星堂

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

傳公羊曷為或言侵或言伐惰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

言伐固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傳左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

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

先犯之皐比以虎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

皮蒙馬

乃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反

以蔡侯獻舞歸武舞設作此

荆魯夏之始也

公羊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胡已無取滅之罪力不能勝至于出奔其義蓋未絕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莊公

七

秦星堂

也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

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于失地之

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

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

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

以絕之也

戊戌莊王十四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音

左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

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

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如皇緩取鄭師還舍

聖合鄭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胡諸侯于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

可以不平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

之王姬歸于齊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莊公

大

秦星堂

胡按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

等禮亦隆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

辭而不異乎曰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

于虞堯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

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召南何自秦而後

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

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秦

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

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其流至此然後知秦

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附錄

左傳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名矢射南宮長萬宋大

歛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戰而相始吾

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為病

已亥莊王十五年崩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音携

胡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鄆者紀侯

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九 奏星堂

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

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

道者也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

若夏侯令女曹奭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

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

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

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公作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 萬嘗與莊公戰獲平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

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于宋與閔公博婦人

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

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

曰此虜也謂婦人言爾虜焉故又謂萬為魯侯

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

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

首齒著乎門闕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莊公 十 奏星堂

左傳 冬十月蕭叔太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公孫以

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

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

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

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

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

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比及宋手足皆見現宋人皆醢之

庚子傳 十有三年

春秋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傳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故四國稱人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則雖與之可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北杏齊地衣裳之會一序齊于諸侯之上而獨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三 奏星堂

書爵始霸之詞也自是無相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于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

王霸興衰之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

曹以當會
以義而大
使備大制

矣齊強魯弱數為國辱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汝陽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皇極經世云齊桓公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三 奏星堂

敗之取遂公懼請平桓公許會于柯而盟

辛丑僖王二年十有四年

春秋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傳胡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

賦于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釐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于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

附錄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鄭大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人。又不念寡人。不義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祏主石室也。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奏星堂

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人。又不念寡人。不義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祏主石室也。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

命矣。乃繼而來。

秋七月。荆入蔡。

表案之會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表案之會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奏星堂

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胡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據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

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癸卯。

王四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于是始

公案之會
四利之初
主也

秋荆伐鄭荆患自蔡及鄭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邾子克卒

甲辰傳王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子廉反于途

殲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

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王奏星堂

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

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

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尸景可以亡秦固有

是理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何以書書甚倭也曰倭人來矣倭人來矣

胡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通逃虧信

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糜

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

乙巳惠王元年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公羊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

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

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秋有蜚

傳蜚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舍沙射人其為物至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王奏星堂

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

也山陰陸佃曰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

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隱

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

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

冬十月

丙午惠王二年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附錄

孟子有之
亦可證
疏大守

傳左 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無巴人所敗還鬻拳弗納大

別立功使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
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
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
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
以為大閼謂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
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忌納君于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奏星堂

公羊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
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
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此見伐之始

丁未惠王三年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傳胡 禮義禁亂猶坊止水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

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
其兄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于國風以訓後
世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
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莊公失
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故初會于祿次享于祝丘
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
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
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之母六人焉皆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奏星堂

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衛風淫辟猶有賢婦
人若此以先王之化猶存焉故也雖然鴉奔之
詩君子譏之况魯國乎

附錄

傳左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
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
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
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則姑樂矣
而嘆子頹
樂禍必及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戊申惠王四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傳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

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豈不得

春秋傳通辭卷三莊公 奏星堂

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

已酉惠王五年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所景反

胡舜典曰眚災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

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

大眚也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于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音黎公殺作

傳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宣公于宣公欲立陳公子

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

為卿辭曰驛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

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 奏星堂

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成告詩云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田齊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不敢初懿氏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

世其昌即桓子並于正卿大干齊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即

政子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殺陳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

筮之遇觀坤下三坤下之否坤下三坤下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滅于陳。桓子始大于齊。其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至

秦星堂

後亡也。復滅成子得政。

傳胡殺而或稱焉。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于

其君之意而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

夏四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奚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傳胡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

來議結昏。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庚戌惠王六年二十有三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秦星堂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傳胡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

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討。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

夏公如齊觀社觀蒐

傳胡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劇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棄也。天子祀上。

國歷曰七
侯而討助
時也收糧
而祭納幣

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楚交中

穀梁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明聘

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

胡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秦星堂

聘途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史記云楚熊惲弑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

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

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胡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

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

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

受必反之于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穀梁禮天子諸侯黜陟黜黑大夫倉士黜黜黃也丹

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音

胡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

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秦星堂

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

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今莊

公生于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

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

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

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

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

辛亥惠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楹榑也

傳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為以私言之。

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女同賁。是無別也。公子平。

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莊公娶仇女。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納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災溺其身。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傳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則不能。

春秋四傳 卷三 莊公 三 秦星堂

自定其位。于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郭公

傳胡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自亡爾。

之類。所以亡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此諸侯交聘之始。○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文。

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公羊。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魯之或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朱赤繩也。或以陰勝陽。故以南方陽色物。圍以朱絲。之或以日食。皆閭。恐人犯社。故營之以尊敬社。

鼓。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

春秋四傳通譜 卷三 莊公 三 秦星堂

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諸侯置牙戟鉞楯弓矢。

三廔。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

傳胡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故夏書曰。征乃季秋月。

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

救日月則詔王鼓。王自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

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

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

癸丑。惠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秦星堂。

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

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

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所謂義

繫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

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傳。按書伯會當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

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

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甲師少。而公獨親

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惠二十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後乃反。

左。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展義謂朝會齊度諸

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傳。梁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秦星堂。

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

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

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

有大戰也。愛民也。

呂覽曰。齊桓公施德于諸侯。諸侯親附。桓公勞

羣臣。相與飲。鮑叔起為壽。曰。使君毋忘出奔管

仲。毋忘請囚甯戚。毋忘飯牛而居于車下。公再

拜曰。寡人與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之福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兩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

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
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寢
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
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
子違王制委國事越竟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
夫卽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于魯魯人欲
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
不出竟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于中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聖 奏星堂

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
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
其效也

冬杞伯姬來

傳胡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
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將討衛也

乙卯惠王 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傳胡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
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
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今不徵詞請罪而上
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
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附錄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聖 奏星堂

傳左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武生秦穆夫人及
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
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爵女以驪姬歸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梁氏
名與東關嬖五居東關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
宗也曲沃桓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
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
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章召

使俱曰狄之廣莫謂諸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

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邑邊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

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

相鄰共起一休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

穀梁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秦星堂

胡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

純門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

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隣之義故書救鄭善之也

經書救者二十有三齊桓居其五此為安撫之

始事然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往于伯

主之義亦春秋所予也

冬築鄒

胡傳鄒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

書築圉則書築鄒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

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于其所不必為也

大無麥禾

公羊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

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胡傳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莊公唯宮室臺

榭是崇是飾費用寢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

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于歲杪而書

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不敦其本

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秦星堂

臧孫辰告糴于齊

穀梁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

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

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

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

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

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胡傳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

悅其名而以急病糴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

上制金季
制國用也
一歲之計

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丙申惠王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左傳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于外日中而入于內

而入于廐

胡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室曰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

日也人固有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羸

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莊公

異

秦星堂

民勤于力則功策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

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鄒春新

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丁巳惠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守將救鄭

附錄

左傳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

以紆楚國之難紆援

秋七月齊人降反戶江鄭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莊公

異

秦星堂

公羊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

之爾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

不以齊侯敵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

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

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戎伐

隔絕

史記曰山戎伐燕燕人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

伐山戎刺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

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不相送出境。吾不可無禮于燕。」于是分溝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業，納貢于周。

戊午惠王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胡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異

秦星堂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幸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微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穀梁：築臺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

莊公依倚
高祖而與
施行其

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已未惠王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齊魯仲私邑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附錄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異

秦星堂

左傳：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如以甲乙日至祭先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請神賜土，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大祝宗區名區，史

名區，史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

者也依人而行是與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傳左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見孟任女黨氏從之公見

欲從之孟任聞不見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

服云從之言欲與通生子般焉講于梁氏大夫梁氏女公子觀之

子般圍人名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

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竿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公疾問後于叔牙叔牙慶父同母對曰慶父材問

于季友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哭 奏星堂

父材成季友季使以君命命傅叔待于鍼巫氏季友

命命叔牙待命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

于魯大夫家國不然灰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立牙子公孫茲何可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

傳公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遇惡也不以為國

獄于市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遇惡奈何

莊公病將灰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

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

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

生一及父成子繼曰生兄成弟繼曰及君已知之

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

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

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

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僂氏至于王堤

而灰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此而謀欲未然則善之與曰然誅不得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三 莊公 哭 奏星堂

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

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灰然親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傳胡趙匡曰君終必于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

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

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

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

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天

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

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般音班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宣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

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

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

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

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

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莊公 秦星堂

主不偏屬于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

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

于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

兵之始。而卒書公薨于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

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

遠矣。

秋伐邢此秋入伐之始

春秋四傳通辭卷三終

春秋四傳通辭卷四

浙汜陳士芳輯

閔公

公名啟。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諱。莊公子母叔姜。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庚申惠王十六年元年

春王正月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執繼繼子

般也。執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

春秋四傳通辭卷四閔公 秦星堂

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言牙未親弑君。季子尚將

而不免。遇惡也。誅牙所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

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

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

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

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

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言不更其

胡傳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

是內不承國于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

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故不書卽位。

齊人救邢

傳胡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二

秦星堂

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逮。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

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同列諸侯而有兵。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耶。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傳胡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是嘗出奔矣。何以

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三

秦星堂

罷訟周厚。本支而庸。且仲黜蔡鮮。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傳左冬齊仲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

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

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安重堅固

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

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

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脩方伯之職以奉天討

而更使討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

使臣非以禮矣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

則事君非以忠矣直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春秋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四星堂

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等蓋上不書

使下不書事皆為交譏

附錄

左傳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風御

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

賜趙風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

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下彈將先為之極又焉得

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

令名與其及也勝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

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掌卜畢萬之後

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是始賞天啟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眾以魏從萬

辛酉惠王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

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四星堂

以二十五月二十五月而禘祭記謂二十五月而

二十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官廟也曷為未可

以稱官廟在三年之中矣官廟者鬼神居之稱

哀悲未可以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不三年也三年始此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

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

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于太祖之廟合

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

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于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胡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齋賊公于武闕。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于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六 奏星堂

則獨編史克之頌。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客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于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于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

九月夫人姜氏孫音遜于邾

傳胡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讐。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

之無君。動于後。國人舉卜。齋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闕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傳胡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于其易。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七 奏星堂

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于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于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

附錄

傳左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周社亳社之間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

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

三離上之乾三離上下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詞

與君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傳公羊 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

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奏星堂

將高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

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

今以為美談曰翁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左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大軒

夫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公與石祁子決示以與甯莊子矢示以使守

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章順序曰

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

殿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

以甚敗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

子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

桓公逆諸河敗衛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

十人蓋之以共滕衛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

于曹曹舍也許穆夫人賦載馳驅齊侯使公子無

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

服五稱具曰稱腹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立門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奏星堂

戶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重錦三十兩細錦三

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

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

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

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年楊時時

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因以是說攷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

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

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

之旨矣

鄭棄其師

傳左鄭人遷高克、大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風鄭

傳胡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制爾、使克

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

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十 奏星堂

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于外、一制書所勅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附錄

傳左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秋里克諫曰、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君與正卿

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制適、不可以帥師、君失

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教之以軍旅、謂將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君子以

父之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佩之金玦、爲以金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閔公 十 奏星堂

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衣公

半握兵之要在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衣之

半非惡兵要遠災、威權在已親以無災、又何患焉、

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

表明其心、所以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四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色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王今命以時卒、冬閱其事也、也衣之左服、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

春秋四傳通辭

卷四

三

奏星堂

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賑也社有常服
 矣其常弁不獲而尤命可知也而尤命可知也而尤命可知也
 罕夷曰尤奇無常金決不復離復何為君有心矣
 先力亦曰是服也狂夫阻之夫阻之阻也雖狂曰盡敵
 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
 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
 其寒也薄也惡不可取其灰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
 不可昔辛伯諗也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
 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
 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身奉
 為孝不職其意事以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僖公

公名申莊公子開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
 姜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惠王元年
 十八年

春王正月

胡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于是焉以成
 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立位于初

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
 命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乙

奏星堂

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
 命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
 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

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

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
 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

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

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傳胡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涇。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

韓非子曰。狄人伐邢。桓公將救之。鮑叔諫曰。太蚤。邢不亡。狄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星堂

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若晚救之。以敵狄。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胡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

傳胡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

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

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挐。季桓

始氏所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星堂

公羊。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

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

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浹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

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輶。輶。經而外。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

定方中
野作也

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偏一面也。各俱一而戰不相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癸亥。惠王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封衛。

左。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四 奏星堂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晉始見經。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

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險其地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

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

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

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

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官

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官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罕其妻子以奔曹。獻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五 奏星堂

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唐

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綰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肯君子猶譏其沒于利而不反。君

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

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

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

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

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

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

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

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也故以齊首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厥後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旨矣

交震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秦星堂

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

附錄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邪擅實龜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多魚地名

名○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較熱曰稔不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甲子息王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胡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雨而一書閔雨也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信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秦星堂

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徐與齊故為舒取楚與國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胡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

交震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濟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八 奏星堂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

附錄

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固。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

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為明年侵蔡傳

乙丑 惠王 二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可居野土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北相誘曰風言雖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溺于海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師進。次于陘。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九 奏星堂

夏許男新臣卒

傳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

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

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

而為柩。音關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柩。卒于師曰師。

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

楚屈居勿完桓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 易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

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

夷與北夷交。南夷謂楚滅陳。北夷謂中國。秋滅邾至于溫。交亂中國。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胡傳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

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紱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詰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十 奏星堂

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爲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繼也。亂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威公之功德。莫大于帖荊。時荊強大。卒暴征之。勝未可命也。先犯其與國。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不采阻常武。而以文德柔之。善勝者不戰也。經再言盟者。孔子曰。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

美者焉。

齊人執陳轅公穀濤塗。

傳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陳鄭二大夫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供給之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

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屨。草履也。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鄭執轅濤塗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齊侯。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十 奏星堂

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計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果有二事。耦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傳左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

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袞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三傳校疏

人曹人侵陳

魯國大夫會諸大

傳胡

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

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

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

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倬遠國之信

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

其念之深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惜乎桓公

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

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僖公

也桓德于是乎衰矣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

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

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

于深淵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

罪齊侯也

附錄

傳左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卜人舉

其繇曰兆專之渝攘公之輪

變將奪公之所美之一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僖公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薰一稿十年尚猶有臭

勝臭猶善不勝惡不必不可

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婢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

中大夫克里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必速

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

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也與犬犬斃與

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

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

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僖公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秦星堂

主

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俱、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爲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警焉、警無戒而城、警必保焉、寇警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警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言君將用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九茸、亂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警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古

秦星堂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受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內寵竝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前漢趙婕妤有寵、元始三年、任身十四月、生昭帝、帝上曰、昔堯十四月乃生、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意在奇愛少子、欲以爲嗣、辰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機、會巫蠱事、充言宮中有蟲、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發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

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議伯姬杞伯魯侯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

公羊傳 曷爲殊會、王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五

秦星堂

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附錄

左傳 陳轅宣仲諱怨鄭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虎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

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途、謂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伯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傳穀梁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桓大國扶小國統諸侯

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

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

以尊天王之命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

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傳胡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

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

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共 奏星堂

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

鄭伯逃歸不盟

傳胡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

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

止之盟善也犯眾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

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得匹夫之事

雖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

貶之也

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

也厥貉之會康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

不書蓋逃楚也若鄭文逃齊陳哀逃晉而後書

春秋所以謹夷夏也

傳左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始滅中國

楚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柏方睦

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七 奏星堂

傳左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號國所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朔龍

尾伏辰故尾星不見于尾均服振振或事上下同取號

之旗鶉之賁賁火星天策焯焯星微故無光火中

成軍有火正中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正夏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

月丙子朔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

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賸秦穆姬而

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

虞且言易也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

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壁大夫衰經

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啟如廷武王親釋其縛受其壁而後之焚其櫬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僖公 大 奏星堂

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

胡傳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

師圍新造之邑室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

矣及楚人圍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

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

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自鄭黎來爲小邾子而天下無未命諸侯自晉處父爲陽處父而天下無

大夫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辭也初

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歿與之璧使

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

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歿女必速

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僖公 大 奏星堂

厲公子文聞其歿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

弗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

左傳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周襄王貢不通至是諸侯官司

各受齊命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

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連君命若君去之以爲

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問蔡國齊侯

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

無乃不可乎。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茲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冬，鄭伯請盟于齊。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已巳惠王二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子

左傳 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穀梁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洵之也。

胡傳 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

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 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穀梁 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故于一，則以外之弗。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至 奏星堂

左傳 夫人而見正焉。夫人而見正焉，夫人而見正焉。

穀梁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傳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于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

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庚午襄王元年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丘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祭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

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盍曰盍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傳公主秦星堂

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

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

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受胙

胡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

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

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

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

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

之職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

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

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指

之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傳公主秦星堂

公羊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

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

蔡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

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申生重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

召之曰以是藐諸姑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來，居耦俱無猜，兩無遺恨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克使不忠于申生等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言不能止克使
不忠于申生等

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

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奏星堂

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也非所子而

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

曰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

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春秋書此以明獻公

之罪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

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崩太后詔趙王斷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號曰人彘

附錄

左傳
晉卻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

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

納晉惠公夷吾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

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

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桑子曰夷吾

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

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辛未襄
二年十
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魯始屈于大國朝齊之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五 奏星堂

狄滅溫
溫子奔衛
溫王
叢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

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

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

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

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

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

其可得乎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獻公病將歿。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

荀息對曰。使歿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歿。奚齊立。里克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歿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僖公 壬午 奏星堂

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歿。

公羊傳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人語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

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

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冬大雨雪

王申襄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僖公 壬午 奏星堂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胡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

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之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癸酉襄王四年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傳左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傳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

傳胡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奏星堂

以歸者。既無歿。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許斯頓。粹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歿于社稷。有與復之望焉。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歿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附錄

傳左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怠。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戌襄王五年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奏星堂

傳胡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左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致戍卒于周。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附錄

傳主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平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

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秦及絳都晉相繼命之

曰汎舟之役

乙亥 王六年十有四年

春秋諸侯城緣陵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惟公

王

奏星堂

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

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美其得救

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

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

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

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其事

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

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

城邢為美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傳胡 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

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

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蓋魯公

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

季姬歸之爾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胡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

百川沸騰山冢萃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惟公

王

奏星堂

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狄侵鄭

冬蔡侯貜卒

丙子 王七年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伯事可知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傳楚而舉兵伐徐。憑陵之罪著矣。徐在東與齊密。邇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至

秦星堂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魯大夫展氏之祖。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左傳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中姊。賈君晉獻公次妃。且

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路中大夫。里平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束盪號略南及華山。內乃

通句讀
新舊唐書
大夫反首
拔舍爲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至

秦星堂

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闔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渾音侯泥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周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音秦伯將止之。鄭慶鄭慶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

聚者不可
以此一段

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人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晉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古之宮門者皆居之臺故登臺而薪之以薪左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右上下皆履薪乃得通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灰夕以入則朝以灰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

秦星堂

厚歸也既而喪歸自殺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呂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惠公太子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呂甥曰君

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各使州長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

秦星堂

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晉始以河東之地與秦置官司焉

丁丑襄王八年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傳穀梁子曰石無知之物鵠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曰

之鵠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

已石鵠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鵠之

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王道可舉不遺微細故

傳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鵠退飛

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奏星堂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傳胡大夫卒而書名則易為稱字開諸師曰春秋時魯

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

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

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

欲以異賞報之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傳胡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

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歿于義而不回既書其

葬又載其謚傳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恃愛

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明王

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

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魏太和六年幼女

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合葬欲自送葬陳

羣諫曰下殤禮所不備况未葬月而為制服古未

有此死親臨祖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奏星堂

侯曹伯于淮

戊寅襄王九年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與

夏滅項

公羊孰滅之齊滅之易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

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傳胡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

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

滅之。魏信乎。考于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邾取郕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左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名無

少衛姬生惠公。名鄭鄭姬生孝公。名葛葛嬴生昭公。名潘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星堂

密姬生懿公。人商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

公。宋襄公以為太子。雍易有寵于衛。共姬因

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

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

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日乃殯

已卯襄王十年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新孝公也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齊師敗績。

狄救齊

傳胡書狄救齊者。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齊人受伐。以

宋為主者。曲在宋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

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

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

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

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

後如之何也。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星堂

殺之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諸侯從是不睦。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昔齊桓公薨。六子皆求立。歲十一月。蟲出于戶。

記曰桓公之歿也。葬以楊門之扇。

冬邢人狄人伐衛。秋始

傳胡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

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

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

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

庚辰襄王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益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早 秦星堂

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

亡國。邾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

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將以求霸。不

亦難乎得。為幸。

秋宋人圍曹

左討不服也。曹南之盟不脩。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

之何。盍始內省。子無闕而後動。

胡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令諸侯執嬰齊。非霸

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

兵敗身傷。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

楚叛。前漢是錯諸侯之過。制其支。後十餘日

東都。疾橫議而黨。銅與命。後漢桓靈間。主荒政。繆國

于是。天子震怒。速捕黨人。自是。唐文宗切于除姦

而訓。注用。文宗因。初。黨相。遂以。唐文宗切于除姦

禁。詔。上。亦。憤。崩。故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衛人伐邢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聖 秦星堂

左。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

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

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

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胡。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

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

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

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乎溪強矣。

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矣聖人書此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

梁亡

傳左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梁星堂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傳公羊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

魚爛而亡也

辛巳襄王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胡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

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

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

時制者猶書于策而況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

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矣聖人書此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

傳公管脩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

夏郛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傳公羊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

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

三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右廡居東宮

鄭人入滑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梁星堂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壬午襄王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傳左公欲焚巫庭音汪女巫主藏文仲曰非旱備也脩

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此其務也巫庭

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

按弓記後
公欲焚巫
庭以殺旱
神下以居
庭而焚之
後事焉庶

此以爲此

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

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在會而

蠻夷執其會主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

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于

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

虎狼猶不敢動澠池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

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况以五國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僖公 奏星堂

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春秋爲賢者諱宋公

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

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

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室申來獻捷

公羊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

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

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

後世以此

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

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

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

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

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

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

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

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

後逆襄公歸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僖公 奏星堂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癸未襄王十四年二十有二年

春公會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附錄 左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夫大適伊川見被髮而祭

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

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

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刑音

傳左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城。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星堂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左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得

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儆可也。楚陳也

附錄

傳左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楚姜氏。齊勞。楚子于柯澤。

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星堂

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文芊二女以歸。叔詹曰。楚王

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伯也。

甲午襄王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傳胡宋襄公既敗于泓。齊侯既無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爲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

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附錄

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重耳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吳

奏星堂

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問，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附錄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技，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膚咎如，赤狄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嬴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吾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吳

奏星堂

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驕，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大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

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趙衰、趙盾、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

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即子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乙酉襄王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附錄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日衰。皆晉邑。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車，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廟祖

紀綱切
要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至 秦星居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
偏呂甥卻蒍惠公舊臣深為文公所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
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
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
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
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
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

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之刑餘公見之以難告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
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
嬴氏以歸文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盡用以求納之文公求納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
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
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
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至 秦星堂

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
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
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
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莊在
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助衛故不聽王命而
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
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
叔之不咸夏商二代之叔世疏其親故封建親戚
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邰雍曹滕畢原鄭
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
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厲王時故糾
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傳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秋顏叔桃子木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

秋七月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

秦星堂

冬天王出居于鄭

胡傳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

王固有罪矣襄王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

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唐資突厥之力以伐隋而

世有戎狄之禍見唐書劉晉藉吳丹之力以取唐

而卒有播遷之辱見五代許翰以謂不講于春秋

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

晉侯夷吾卒

西戌襄王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胡傳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

同姓則名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

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

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爲能救齊也

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

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

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

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

秦星堂

夷狄于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附錄

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

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

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上之

睽兌下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

享吉孰大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

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

禮命之宥加之幣帛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

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

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四邑在晉陽樊不服

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室吾不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傳公秦星堂

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丁亥十八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胡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

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

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

其爲諷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

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鄆是

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

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

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傳公秦星堂

曰寡君聞君親舉王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

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

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

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

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

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

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

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

平國傳子
春秋公

春秋公
不說此公
則無此公
一說不取此
左傳

恐齊侯乃還

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始此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胡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

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羆有疾鬼神弗赦自

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

者而夔祖熊羆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

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

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奏星堂

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宋背楚即晉楚伐而緡見夷狄之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戊子襄王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睢邑終朝而畢不戮

一人子文欲委重于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

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

賈尚幼後至不賀孫叔敖父子文問之對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

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

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奏星堂

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

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

被廬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巳丑襄王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晉侯出亡曹衛不禮故侵伐之譏復怨也

公羊 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

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易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則之

楚人救衛深譏晉也

晉侯不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歿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與人之謀曰稱舍于墓為將遷焉曹人兇懼焉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空 奏星堂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胡傳

古者覲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

攻伐之兵曹伯贏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

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昇宋人譌矣雖一戰勝楚

遂主夏盟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左傳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晉米臣取

二欲復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

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

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空 奏星堂

玉怒從晉師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齊大夫秦小

子慈秦穆公次于城濮楚師背鄒而舍晉侯患之聽

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

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梁皮曰漢陽諸

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

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

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

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鞶韞鞅鞞。在日。鞶。韞。鞅。鞞。皆在日。鞶。韞。鞅。鞞。皆在日。鞶。韞。鞅。鞞。皆在日。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旂而退之。而退之。而退之。而退之。而退之。而退之。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

衛侯出奔楚。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

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漢諸將沙上偶語。謀反。張良勸封雍齒。人自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光武拔鄧禹。城與郎交。關羽毀者數千章。先武使文公釋怨。許衛會諸將。燒之。令反側子自安。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

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以平王。享晉侯。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旅音慮。拒也。一亩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惡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河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之諸侯。晉

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書朝王始此

傳胡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奏星堂

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

則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傳胡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于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入立。則

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謝過求平

公子遂如齊始平于齊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奏星堂

人于溫秦與中國會始此。諒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左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傳胡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

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

大士。臣不宣與君對坐。故使莊子代衛君。衛侯不

勝。三子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命。忠而免之。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餕焉。以餕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傳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

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星堂

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

諸侯遂圍許。河陽踐土許皆不往會。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庚寅 襄王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左傳 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

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

胡傳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

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

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霾陰常散。緩

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

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

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秦星堂

左傳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禮介葛盧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殂。公

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傳胡元咺訟君爲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

及公子瑕

傳胡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突 奏星堂

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

衛侯鄭歸于衛

傳胡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宋世隆怨薄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亂已至網羅誅殺無以比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

國語曰文公孫觀以代鄭

傳左晉人秦人圍鄭秦晉之志自此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縣城而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鄭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突 奏星堂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晉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介人侵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 此聘晉之始

傳胡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

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滕而及齊

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

宰上兼三公而來聘于魯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

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

之罪春秋之所誅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主

奏星堂

壬辰襄王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傳胡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

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

易亂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傳公羊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

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

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

通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

傳胡 故曰無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所不祭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

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

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獨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孤旒旗

幅也其衣曰韜天 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主

奏星堂

非也聖人于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

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

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

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

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是故庶人之不得祭

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

故為等衰不易之理也

不從乃免牲

免猶縱也

洪範曰
龜曰
筮曰
巫比
巫式
巫目
巫比
巫式
巫目
巫比

周官四望
祭泰山河海
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

殺祭免牲者為之緇衣重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古者大事決于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左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

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傳公 奏星堂

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

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

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

秋七月

今杞伯姬來求婦

傳婦人不可預國事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

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

丘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杞鄆夏後相相之不享于此久矣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傳公 奏星堂

傳帝丘東郡濮陽頓項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戎嘗

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今又為狄所圍遷于帝丘

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矣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子安有知
皆過客也
不游之
者矣

上應問秦
室謀故因
與心以正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傳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僖公 主 秦星堂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

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

所必有悼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

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

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

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

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

爾骨焉秦師遂東

秦之之法
左持弓右
持矛中人
御車故左
右下御不
下呂氏云
秋王孫滿
曰過天子
之陳安寧
即兵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

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

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

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僖公 主 秦星堂

東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

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

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

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

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

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

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
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
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
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遂發命遠與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
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去

奏星堂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
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
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
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
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
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
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
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胡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般而經書

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
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怨春
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此
所以異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逾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僖公

去

奏星堂

左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
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
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
以為下軍大夫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

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宐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于犯之而況君乎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五 傳公 奏星堂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五 終

春秋四傳通辭卷六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文公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襄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傳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逾

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奏星堂

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諸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于是成服而宅憂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慶父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而必有後于魯國。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秦星堂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懷則有錫。韍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韍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懷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拜毛伯之錫命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晉侯彊戚田故會。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秦星堂

傳左。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芋。音米。成王姊嫁于江。而勿敬也。從之。江芋怒曰。呼。役夫。室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職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職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處。

傳胡
乃。與。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
且。掌。環。列。之。尹。官衛
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
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
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官。甲。降。而。不。憾。憾。而。能。
眇。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室。其。敗。
也。而。使。江。芊。知。其。情。其。及。室。矣。然。則。商。臣。無。貶。矣。
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于。貶。而。後。著。乎。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四 秦星堂

公孫敖如齊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暉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
之役在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
曰盍歿之暉曰吾未獲歿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
欲共軫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祖廟
殺軫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祖廟
策功序德故不歿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謂
義之士不得升歿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謂

國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
黜而室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室則吾子姑待
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歿焉晉師從之大
敗秦師君子謂狼暉于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
從師可謂君子矣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
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
何以書譏不時也
穀梁
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五 秦星堂

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
也改塗可也

禮既葬虞虞以安神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
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期年小祥易練冠練祭練
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途埋虞主于兩階之間
以栗易之取其戰慄也然此殷禮也檀弓云殷
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楊士勛曰作主在十三
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非同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因朝而盟始此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

楊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大夫與諸侯敵于

是始首討衛故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逆祀也僖是問庶兄繼閔而立嘗為臣廟于是夏

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

春秋四傳通辭卷六文公

秦星堂

鬼小文視信則父為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

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

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故禹不先絲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畜宋祖帝

乙宋微鄭祖厲王公桓猶上祖也二國不以帝乙

尊尚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後稷

而先詩曰風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而先問姑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

三不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惠之賢廢六闢廢之

者三不不知者三下展禽知惠之賢廢六闢廢之

來妾織蒲其家人敗席言三不仁也作虛器蔡縱逆

祀聽夏父祀爰居神而祀之為三不知也

公羊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

年禘祫所以異于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議

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梁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

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

春秋四傳通辭卷六文公

秦星堂

春秋之義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報彭衙

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

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

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

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詩服楚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室有恩。

禮矣。仲尼脫驂于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于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八 秦星堂

左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封埋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秋楚人圍江報沈之役

雨蚤于宋

穀梁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

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齊公如晉之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大夫書帥師于始。

公羊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諷也。其為諷奈何。伐

楚為救江也。

成襄王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

始不見尊故終不為魯所敬。曰。貴聘而賤逆之。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九 秦星堂

左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鄰國之禮有數。

秦伯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

自懼也。

晉侯伐秦

胡晉人三敗秦師。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

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

之。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

責秦。穆襄公志親背惠。大敗秦師。專尚威力。今又

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又有濟

河之役。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小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偶以及此。非為我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恨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秦星堂

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明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

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胡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于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已亥襄王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傳胡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著天也。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矣。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傳胡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姪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稱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秦星堂

王使召伯來會葬

傳胡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郛郛。秦人入郛。秦人入郛。秦人入郛。

秋楚人滅六以叛楚。即東夷。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庚子襄王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登孫行父如陳

附錄

傳左秦伯任好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君

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歾而棄民先王遠

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

嗣而又收其良以歾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求遺喪之禮以行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三 秦星堂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傳左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盾

曰立公子雍文公母杜祁子難必抒矣賈季即狐射姑曰不如

立公子樂文公辰嬴懷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

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

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求仕而出在小國

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

祁以君襄公故讓偏姑而上之偏姑生襄公故杜祁讓使在已上以

秋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

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

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

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

郕音地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穀梁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聾且

聞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三 秦星堂

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

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

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

詰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

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詞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

則無亂其德

傳左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眾則稱人

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

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爲侵官。非與。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爲晉國之太傅耶。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胡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于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古 秦星堂

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七年

春公伐邾難晉

三月甲戌取須句

遂城郛難邾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傳胡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

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傳左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靈公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

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古 秦星堂

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

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晉宣子曰。我若受秦

秦則實也受秦納雍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

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

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

子敗秦師于令狐

傳胡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

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

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糶。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秋。侵我西鄙。問秦晉之爭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晉始失伯

胡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

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于會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前定之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十六

秦星堂

壬寅襄王三十二年崩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世子王臣嗣位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胡雜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

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

至于神州陸沉。陸沉如墮地而沉于水。建武末。漢居扶風。焉州厥後族。唐亦世有戎狄之亂。唐初有類蕃。息懼亂中原。宗有禪山代宗。有吐蕃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從已氏也

秦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胡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十七

秦星堂

免失身見弑之禍。空矣。

癸卯頃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來求止此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

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于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于魯。故至而特書。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傳胡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九 秦星堂

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未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胡按左氏。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

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

夏狄侵齊 病晉也

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君臣始

傳左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傳胡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

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于立法。故僭號稱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九 秦星堂

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傳穀秦人弗夫人之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傳胡秦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祿也。亦猶平王

來。爾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

夫者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

葬曹共公

甲辰頃王二年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傳晉舍通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是非唯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十 奏星堂

固然矣

楚殺其大夫空申

胡按左氏空申子與仲歸子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曰穆王者即楚世子

商臣也行弑逆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之當是時

大夫侯救而不及陳僕公子茂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也

乙巳頃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麋楚始書君將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楚者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十 奏星堂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侯宥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

臣家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賦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丙午頃王四年十有二年

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杞伯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羣舒叛楚故楚圍之

秋滕子來朝始朝

秦伯使術來聘言將代晉

公羊遂即西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

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

惟錢善諍言也巧言俾君子易也輕而況乎我多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主 秦星堂

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

難也穆公不用百里子襄叔子言敗殺還歸作秦誓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求勝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

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

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

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復一

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爲綏秦

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怠也皆無明日大傷

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

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

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

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丁未頃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主 秦星堂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晉趙

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

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能任在且由舊勳僇

子御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父不如隨會能賤

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迎子乃使

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幣于晉使夜

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足欲

行使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

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共先告喻還自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
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贈之以策曰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其情已覺既濟魏人
謀而還喜得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齊秦不

族為

邾子蓬蔭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五

秦星堂

公羊

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為謂之
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
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
周公歿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
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
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
牡魯公用騂犢赤羣公不毛不純魯祭周公何以
為盛周公盛新魯公燾下故羣公廩故穀多上世
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脊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渠

戊申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為匡王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邾文公卒公使甲

故惠伯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五

秦星堂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同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
強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主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滅亂
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隳者所以
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
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

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克納

公羊納者何人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

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山也出外獲

且齊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

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

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大公 秦星堂

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卻

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

君也

穀梁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

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夏入千乘之國

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

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

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昔微子去紂列于三

仁之首子哀不立千危亂之邦而春秋背字謂能

貴愛其身以存道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大公 秦星堂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

所一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驟施于國而多

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

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

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

已酉年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叔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

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

大夫魯人以爲敏也。

夏曹伯來朝。左傳：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胡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奏星堂

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胡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婦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蔡不與新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胡春秋于夷狄，君臣同辭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曷爲略之？等于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于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于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奏星堂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責曹何故朝魯。

庚戌，王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公羊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平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

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

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已甚矣。

傳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由視朝政。

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

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

朔者。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

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

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忌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手 秦星堂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公羊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

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

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是暴揚先不如勿

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

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

人帥百濮也。聚于選。楚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

不啟。謹守以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

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

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濮夷無屯

聚離散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

而居。乃罷自廬以往。庸振廩同食。振發廩舍上下同食次于

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

寗。戰聚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

師。復還句瀝且起王卒。起楚王兵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手 秦星堂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武王諸父所以服陘。陘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

儵魚人實逐之。庸輕楚但使三邑之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

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左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之民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傳公羊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傳諸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于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三 奏星堂

臣矣。況于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于其職。而明于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亥 王三年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曰。宋人殺昭公。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

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覲事也。今宋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弔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釐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三 奏星堂

傳左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歸使執訊通信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朝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能立於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雖未盡平也。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太子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侯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

又朝以歲諸陳侯之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

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朝夷八

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

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

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靈夷與孤之二三臣

相及于絳部晉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

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蔭喻鄭急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德加已則不德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秦星堂

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急則欲蔭麻命

之罔極晉命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儵言欲

晉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

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

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

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墾池為質焉

秋公至自穀公不與扈之盟而及齊

冬公子遂如齊

左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

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苟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偷必死

壬子壬子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薨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歇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位乃掘而刖之特歇父已故而使歇僕御納閭

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陪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秦星堂

浴于池歇以扑扶職職怒歇曰人奪女妻而不怒

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

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納之竹林中歸舍爵而行

齊人立公子元公惠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胡使舉上客將稱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

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

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

將來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日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胡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美

秦星堂

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大歸也大歸而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有所哀姜

胡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

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焉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六 文公

美

春秋四傳通辭卷六

不復致討故晉人以此請負芻于晉

公子遂如齊

胡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

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

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

仲惠伯歟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

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于

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

交宮禁以固其寵如唐武三思李輔國之殺五王或外結藩鎮以

為之援如蘇胤崔昭緯之殺杜讓能王持蘇檢之貶陸展王清至于殺生廢

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

為弑子赤之賂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

原缺第一、二葉

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亦

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左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修趙宣子為

政驟數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甲寅匡二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宣公 四 秦星堂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皆書大夫

左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牛入華

元逃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瞻

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

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邢牛與犀兕之

棄之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縱有皮何如丹

何害

國勿奔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傳胡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竝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宣公

五

秦星堂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傳左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九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酒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靡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宣公

六

秦星堂

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闔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忠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樊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闔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輟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歸公被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趙竟乃免。趙竟則君臣之義絕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傳穀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尤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子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秦星堂

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傳胡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于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于君見弑。不于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

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卿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見三國魏高貴卿公紀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定王元年三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八

秦星堂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振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下稷者

惟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祖親

出本止。無天為匹。則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天疎自本不行而享于郊矣。行無祖為主則不

猶三望

葬匡王

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

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

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

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九

秦星堂

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逐羣公子公子

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

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姑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與故曰

吉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

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宜多納之盟于

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疾吾其死

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丙辰定二年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穀梁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

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

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秦伯稱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歸將見子

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十

秦星堂

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

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

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

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

之夏弑靈公

胡傳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春

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

馬亮晉惠帝紀賈后專恣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

氏徵汝南王亮為太宰後亮權勢日盛賈后
使楚王瑋夜沈慶之等南史傳慶之既死賴師伯
圍亮府殺之柳元景之謀遂昭子業及

子業誅何適慶之入陳橋絕不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附錄

傳左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秦星堂

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文之子

子越椒為司馬薦賈伯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

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

族圍伯贏于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

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滏秋七月戊戌楚

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澨地伯楚射王汰斬及鼓

附著于丁寧架而著于鉞也又射汰斬以貫笠

穀穀蓋如笠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

息獲三矢焉伯勢竊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

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

母畜于邳淫于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

諸夢中澤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

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

箴尹名克黃之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

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宣公

三

秦星堂

生

冬楚子伐鄭鄭歸生執君而楚師至焉故書爵以與之也

丁巳定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胡諸侯嫁女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

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

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

而却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過于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禮是以得此辱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七 秦星堂

楚人伐鄭

戊午定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靈公

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

彈之已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

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閭而出者趙盾曰彼

何也夫尋曷為出乎閭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

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支解歟

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能蹻不熟公怒以

斗桴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

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

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

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

則無人閭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

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

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

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

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

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

甚眾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

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佗然從乎

趙盾而入佗然壯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

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

焉趙盾起將進劒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

出何故拔劒于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趙盾以

次靈公有周狗謂之葵呼葵而屬之葵亦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七 秦星堂

躡階而從之。祈張。明道而踐之。以足踐也。音存。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官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爲盾。與此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夏四月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主 秦星堂

秋八月螽

胡傳謂螽爲穀災，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卒至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

冬十月

已未定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前定之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庚申定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至黃乃復，壅君命也。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主 秦星堂

不返，未致事而歿。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達天之憾。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廩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知禮。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釋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人而遂用簫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釋。

戊子夫人嬴氏薨

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辭。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于是乎嫡妾亂矣。春秋于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祔。榮叔合贈。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秦星堂

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于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見經始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葬敬嬴早無歸始用葛弗

傳成風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于宣公元年卽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卽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傳楚師伐陳

辛酉定九年

王七年九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式

秦星堂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如齊

傳夏仲孫蔑如京師

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

如齊臣如周之意

齊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會扈待陳而陳人不會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胡國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宣公

九

秦星堂

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自是晉楚交代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

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

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

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其洩冶之謂乎

胡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

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繫于名而書具名者也

王戌定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宣公

子

秦星堂

胡宣公于齊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

每歲往朝于齊廷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

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譖及闢直書曰歸此獨書我

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

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

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傳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于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公如齊止此。齊惠公之喪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七宣公

秦星堂

左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特晉不事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聘止此

傳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

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

此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益不震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鄆

公孫自取邾用賢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邾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鄆以罪之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七宣公

匡

秦星堂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

齊侯使國佐來聘

傳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

饑

饑

楚子伐鄭

王九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橫函而不謀

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

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

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丁亥楚子入陳楚入國書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

少西氏徵舒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因縣陳

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諸侯縣公楚縣大夫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

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

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

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鄭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示討夏

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

納之者也為楚莊者空奈何滿徵舒之官封洩冶

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其庶幾乎

甲子定王十年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公羊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

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衛鄭伯肉袒左執茅

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往來也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疾者數人廝役扈養疾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水杓飲皮表也言朽穿皮蠹乃出四方喻是以君子篤于已出征伐士卒氣傷固其宜也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善用心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寇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郢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按郢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樂善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退偏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途下偏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繁露曰春秋之常詞也不于夷狄而于中國爲

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為夷狄楚變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資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

秋七月

附錄

傳左 秋晉師歸桓子請成晉侯欲許之士貞子士產諫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秦星堂

曰不可城濮之役在傳二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闕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子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傳左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室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

城濮而呼
楚師而呼
而呼者
晉師也

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蕭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無社素識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窮窮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晉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晉井也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此大夫同盟之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秦星堂

乙丑定王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莒特晉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左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齊戰不得志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文公十濟

涇而次樂。樂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襄公十年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丙寅定王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為鄭故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无

左傳 楚子使申舟長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

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

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

見辱而行。示必死。王及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

而不假道。不用假。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

而起。獲及于室皇。寢門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

蒲胥之市。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晏嬰之父與之言。

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歸父其亡乎。懷于魯矣。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

丁卯定王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无

左傳 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

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

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

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聞者柑馬而

秣之。柑以木食馬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

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

馬子反曰：諾。爾盡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

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受命棄舍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宣公

王

秦星堂

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胡傳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伯禽征之書貴儼狁孔熾侵

鎬及方宣王伐之六月雅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

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

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

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

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討者執鄆舒輟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士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宣公

王

秦星堂

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顓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顓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胡傳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

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向

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秦星堂

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于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

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八家井。竈。蔥。韭。豷。取焉。

傳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

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

冬螽生

公羊。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需

秦星堂

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宐于此焉變矣。

饑

傳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潁吁。

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儼。稅至于太

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諸葛亮征必

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

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傳胡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

古圖有邦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邦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秋郊伯姬來歸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星

奏星堂

傳胡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推所以閔周易敘成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

附錄

傳左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夫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問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

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傳胡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

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蟥飢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空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星

奏星堂

為異

已巳定王十五年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傳左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卻子登婦人笑于房階故笑獻子怒出而晉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御克助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

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問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是 秦星堂

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庚午定王十六年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杞不朝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傳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姓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

處帳房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

陞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于坐使其君為邾人

殘賊殺之而莫禦乎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七 宣公 是 秦星堂

人何罪子欲去之許宣叔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

居東子家還及筮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

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八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大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定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寒極而無冰者常煥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煥若。此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乙

秦星堂

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煥應之。

二月作丘甲

胡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百里。有如一里為成。所取于

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宣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

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二

秦星堂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胡程氏曰。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

而經不書戰。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停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

冬十月

王中定王 二十八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師敗績

左癸酉師陳于鞏齊地那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威公 三 秦星堂

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

鼓音中軍自執旗鼓曰余病矣張侯解曰自始合而矢貫

余手及肘余折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殷赤言血汗車輪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

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也鎮之可以集事若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歿也

病未及歿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從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六國而四卿並將是四

軍也威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雖無人乎威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王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

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威公 四 秦星堂

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

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

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

為質揖而去之卻克昧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

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

百里焚雍門之災益侵車侵伐東至海君子聞之

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附錄

傳左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微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歟。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歿于郢。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五

秦星堂

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使人召姬。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室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諫王勿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取汶陽田

公羊 汶陽田者何。董之賂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六

秦星堂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邾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眾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癸酉 宣王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詳汶陽州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許恃楚不事鄭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七

秦星堂

胡按左氏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

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

于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

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與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廐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鄭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

夫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于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也

鄭伐許

附錄

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

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

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

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和好

甲戌定王四年二十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八

秦星堂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公欲叛晉故城以爲備

鄭伯伐許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終人之語于禮文備矣而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成公九年 奏星堂

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綬微樂出次祝幣史辭六

者禮之文也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于內若成湯

以六事檢身湯大旱禱于桑林曰政不節與民大

脩行欲銷去之是也宣王憂旱徒舉其文而無實

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

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

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

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丙子簡王元年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錄

左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成公十年 奏星堂

位室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武公伯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

有進而無退官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

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

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則祭無禱乃止

去壇為見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

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

古者不室立也

取郭

傳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

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無朋

附權臣之惡于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殺垂忤

貴臣禍在不測晉書王濟與故臣子多不憚人主

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

于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成黨而人主不之覺風王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土

秦星堂

專權谷永又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造緣季氏

也宣于王氏八年朝吳出奔因無極也昭十王章殺身忤王

鳳也章奏鳳舉王章為京兆尹鄭侯寄館避元載也

唐代宗時元載專恣以李必有龍惟殺生在下而

人主失其柄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以其勝會也

附錄

傳左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

饒而近鹽國利君棄不可失也謂韓獻子曰何如

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隄音墜之疾不

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

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

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

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命伐木

壬申鄭伯費卒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土

秦星堂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終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黶帥師救鄭

胡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

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

欒黶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

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

大禹因壘而崇降者文也見僖十九年次于陘而屈完

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丁丑簡七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傳殺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非有司之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主

秦星堂

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鄭

始見經

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

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

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

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

制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人州來

傳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季札父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馬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古

秦星堂

吳楚以結
大吳是後
亦楚亡

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蔡弱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屬國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人州來邑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冬大雪

衛孫林父出奔晉

戊寅簡八年

王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

之私焉曰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如耦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不遠是用大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主 秦星堂

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

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疾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晉樂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也公孫嬰齊如莒

始復與莒通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胡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君曰成季之勳趙宣孟之忠趙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樂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錫命止此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主 秦星堂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鄭

衛人來媵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姬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姬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

媵而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已卯

四年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紀伯同盟于蒲

胡傳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

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老 奏星堂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怠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

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附錄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重子而夕于側反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大 奏星堂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重子而夕于側反也

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左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

傳左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

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郕莒無

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十二

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

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之人凡百君子莫不

代賁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夫

秦星堂

鄭人圍許鄭以晉人執其君故

城中城莒魯接境以莒無備

庚辰王五年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胡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

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

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滕

丙午晉侯犇卒

秋七月公如晉

傳胡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

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

冬十月

辛巳王六年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棼來聘已丑及卻棼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手

秦星堂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且

秋叔孫僑如如齊僑如之聘蒞謝戰寧之師捐歸汝

冬十月

附錄

傳左晉卻至與周爭御田鄭厲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

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

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

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壬午簡王七年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奏星堂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附錄

左傳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忌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癸未簡王八年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三

奏星堂

胡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計貳。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

魯兵非晉所得專也。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秦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忌舊德。

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忌舊德。

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信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成功于晉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處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

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宣十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禍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敵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驅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宣布之執事，俾

執事實圖利之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甲申簡王九年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五

秦星堂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胡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

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為太子

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

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

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

不獲鯨也使主社稷鯨音專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孫文子父林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于戚邑孫

而甚善晉大夫以爲欲

秦伯卒

乙酉簡王十年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二月乙巳仲嬰齊卒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五

秦星堂

胡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

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

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

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

宣公卒于師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

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得晉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晉楚為成期以弭兵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壬

奏星堂

附錄

左傳三卻害伯宗。謂而殺之。及樂弗忌。晉賢伯州犂

奔楚。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

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

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秋邾人會吳于鍾離此會吳之始亦晉以

諸侯之大夫

為會之始。胡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

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

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

敢與之敵也。夫以大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

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

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

齊晉大國亦皆僂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矣。

吳越春秋曰。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公

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歌咏三代

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壬

奏星堂

之服哉。因歎而法曰。於乎哉。禮也。

許遷于葉

丙戌。簡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胡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

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未幾而有沙

隨若丘之事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附楚病中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左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

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

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傳十年其之役先軫不反命傳三年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元 秦星堂

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

矣齊秦火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

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

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青巧士趨進曰塞

井夷陳于軍中而疏行首開營壘爲戰道晉

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欒黶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

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

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

而不整三蠻軍而不陳四陳不違晦五晦月終陰盡在陳

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

太宰伯州犂待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伯

宗子州犂前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

年奔楚答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

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

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三 秦星堂

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州犂

故以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

宣四年皆曰國士州在且厚兵不可當也苗賁皇

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癸巳潘

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一聚也

七札言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

曰大辱國詰朝爾射夾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

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

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殛、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執章之跗、注、君子也、執音昧、赤色草熟皮也、跗、注、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齊侯、御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逐、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鄭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毀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公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歿、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之、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樂鉞見子重之旌、

諸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使之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無間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尊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之、縱、歸、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附錄

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敵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會伐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音丘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重 奏星堂

傳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齊要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專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怠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季孫得釋將與公齊歸故僑如懼出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曄盟于扈

公至自會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重 奏星堂

乙酉刺公子偃

丁亥簡王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

畢孟子齊靈公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
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
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
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須葉向日以蔽其根

九月辛丑用郊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星

奏星堂

傳公羊 用者何用者不空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

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晉侯使荀蒞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

公羊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

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
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

大夫歸至于狸脹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
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郊子獲且卒

晉殺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誅三卻與氏之譜也

楚人滅舒庸

戊子簡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星

奏星堂

傳左 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

之于異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蒞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 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

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

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

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

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

氏 晉人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 夷羊周子

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齊桓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朝聘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

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

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

侯託于諸侯禮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其言復

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

春秋四傳通辭 卷八

成公

三

泰星堂

晉侯使士句來聘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勞公且問晉故

八月邾子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不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黨叛臣之惡見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經書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打謀救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四傳通辭卷八終

成公

三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襄公

公名午成公姜定姒之子四歲即位位三十一歲崩

己丑簡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

襄公

乙

奏星堂

傳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

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

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

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

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於鄭

傳胡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于是乎降彭城

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郕此皆放於義

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

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于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

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

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侵宋以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傳胡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

襄公

二

奏星堂

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

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

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

庚寅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楚以彭城故今鄭師伐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傳左鄭成公疾子驪請息肩于晉欲辟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與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

力與言。東楚救鄭之力其誰昵我免寡人唯二三

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昆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議伐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於戚謀鄭故也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三 秦星堂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胡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

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

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

必守而不可以棄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

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靈王二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爭強自此始

左傳楚子重伐吳為簡東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邀而擊之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

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者良邑也鄧廖

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

亡

公如晉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公至自晉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四 秦星堂

附錄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

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祁奚子於是使祁午

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

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屬

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

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傳胡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

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

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

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五 奏星堂

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

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

盟始

於此諸侯盟又大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

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附錄

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陳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

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

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

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六 奏星堂

子之計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

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請使晉侯

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佐新

軍張老為中軍司馬代士富為候奄代張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

壬辰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

秦犀堂

忠 節 爲

傳左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又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人

奏星堂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嬬

冬公如晉

陳人圜頓

附錄

傳左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和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大故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國名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能。鬯龍圍。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嬖于內。官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九 奏星堂

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遠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彘牡武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公至自會。
冬。成陳。助陳距楚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十一 奏星堂

左傳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 六年
王五年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謂又相謗也。子蕩以弓拊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特于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穀梁非滅也。中國日卑，國夷狄時，鄆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國立與滅不自知。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奏星堂

由別之而不別也。

傳胡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其有身進于楚生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太子立為幽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秦太子楚質于趙，呂不韋取邯鄲姬其事雖殊，其與始知其有身獻之生子政，即始皇。

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晉賈充子黎民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博士秦秀引莒鄆以喻之為昏亂紀度。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乙未靈王六年七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主

奏星堂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左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夏建寅月郊而後耕，分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報子叔之聘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胡傳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

曰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

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偽

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

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 襄公 古 奏星堂

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

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

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

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

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

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

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

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

則異於是矣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諸大夫欲背

諸夏與荆楚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

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

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

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

陳侯逃歸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

戊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

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

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 襄公 古 奏星堂

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

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

丙申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郕丘。
胡傳：蘧輟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七 秦星堂

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以遷鄭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逸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難作羅，無成職此，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

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王帛，待於二竟，以待疆

者而庇民焉，冠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三年難澤五年戰又城，今將背之，雖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七 秦星堂

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人侵鄭，郕我，是欲楚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

何患焉？舍之。展聞之，校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校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雅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祭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於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

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

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

討于蔡。獲司馬燹，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人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大

秦星堂

晉侯使士句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春秋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共計鄭也。季武子曰：「誰敢哉？」敢不令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取其兄弟婚，賓將出，武子賦彤弓，欲使晉君繼文之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丁酉 九年

春宋災

左傳：宋災，樂喜子爲司城以爲政。備火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緘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郕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儆官，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心東方宿也，南方以出內火，建辰之月，鶉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故味爲鶉火，位在午，心爲大火，位在卯。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蠱，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大

秦星堂

夏季孫宿如晉我宣子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傳左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無出之理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卑於丈夫而有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

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浮名之不可謂貞

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

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二十 秦星堂

附錄

秦景公使士雅傳左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救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

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附錄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

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

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

傳左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子弱士為載書曰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

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二十 秦星堂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

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

苦墊溢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

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

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

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

退

傳之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

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

為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

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

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

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

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

之廟成公衛祖魯兄弟國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三 奏星堂

戊戌靈王九年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樂荀營辭荀偃

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皆用天子禮樂

有禘樂賓祭用之代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舞師題以旌夏題識也夏大也以晉侯懼而退入

於房去旌卒享而還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書盜始此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三 奏星堂

附錄

傳左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

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叔處

上河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

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

訟故各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柴門閨竇戶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從者七人伯輿牲用備具王賴之為王

牲供而賜之駢旄之盟駢旄赤牛也舉辛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難曰

大國三軍
三萬七千
五千人
萬舉族數
也

世世無失職。若軍門闔。竇其能來東底。至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所刑所放。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軍門闔。寶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與合要。辭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以理曲。無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叔代王。

已亥靈
王十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分公室。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五

奏星堂

傳左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告叔孫穆子曰。請為

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知季氏將變乃盟諸僖

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

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

作也此蓋三家

盟詛之本言

傳胡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五

奏星堂

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

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

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

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勝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

左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廣車駟車

淳也耦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也列及

其錡博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於是乎始

有金石之樂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秦星堂

胡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

其不可信也晉悼公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

斥侯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

晉者二十四年自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於

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

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故執之鄭自是堅從晉矣

冬秦人伐晉為楚伐晉

庚子靈王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

入鄆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鄆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

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

左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秦星堂

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于禰廟父

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六國

子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拜士魴之聘

辛丑靈王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郕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壬寅靈王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

吳之不德也伐我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

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

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秦皇堂

州乃祖吾離被苦蓋無蒙荆棘居以來歸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

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

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

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毫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

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復

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

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

相繼于時給晉役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

音別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

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

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

而退小雅取其體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

悌也於是子叔齊子叔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秦皇堂

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秦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

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孫蒯入使子公

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刺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并妻也而入見遺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即逐若更立未知美勝否也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官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衛獻公弟公如鄆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弔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三

秦星堂

日衛侯與之言虐退而語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莒人侵我東鄙報入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為庸浦之役故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于戚謀定

癸卯靈王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傳胡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夏士也士而逆后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

禮也

附錄

左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三

秦星堂

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東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畏齊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邾貳晉與齊黨皆故來救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甲辰靈王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湫梁戊寅大夫盟

公羊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

乎信在大夫。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漏刺天下

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開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五 秦星堂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齊叛晉伐魯欲致晉與戰志在於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穆叔如晉勝且言齊故

乙巳 震王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代陳。為晉討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附錄

左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

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

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

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五 秦星堂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

丙午 靈王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傳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

諸侯雖善於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

其朝。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

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

列國之君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為晉故也

秋齊人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設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也建旆以先驅與曳柴而從之塵齊侯

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漢公秦星堂

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齊師其遁叔向告

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

風歌風以聽晉南方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歲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丁未靈王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盟無褒貶

晉人執邾子以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澠水

季孫宿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附錄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漢公秦星堂

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兵器作林鐘鐘因以爲名

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

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

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

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如其

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

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

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

宜墮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墮於墮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三

秦星堂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魯懼齊而會晉

城武城亦懼齊

戊申靈王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及莒平贅楊之盟故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傳孫速帥師伐邾邾魯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固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

已酉靈王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三

秦星堂

左傳邾庶其大夫以漆間丘二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

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

能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

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夏公至自晉

秋晉樂盈出奔楚

左傳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於叔向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傳而見宣子曰詩曰周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

暮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絲繩而禹典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奏星堂

奏星堂

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與奚共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
庚戌靈王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今晉不念樂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奏星堂

奏星堂

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辛亥靈王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界我來奔庶其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傳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

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諸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

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

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

陳侯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

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

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

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

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

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

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

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

容。是以至此極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齊始伐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已卯仲孫速卒莊子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齊

傳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

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

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

繼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

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

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

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謂使非敢私請。言為苟守先祀。無廢二

勲。文仲敢不避邑。去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

外史掌惡臣。凡國亡臣而問盟首焉。載書對曰。盟

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
文公命立子惡。仲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遂殺之立宣公。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與其孟椒乎。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二十有四年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漢公 星 秦星堂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晉故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伐齊 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不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漢公 星 秦星堂

祀此大侵之禮也。

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如漢文帝或移粟以通用。如梁惠王或徙民以就食。如漢高帝或為粥溢以救饑。如魏孝文帝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如趙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

有不備矣。

有不備矣。

有不備矣。

有不備矣。

有不備矣。

有不備矣。

癸丑靈王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孝伯為齊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

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君試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冠，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奏星堂

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于弑，命有淫者，不知二命。于殺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受崔子命計之不知他命

反隊，遂弑之。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奏星堂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以母命不得已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其已但守甯

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從近闕出二月庚寅寧喜右宰殺伐孫氏不
克伯國孫傷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
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侯
及太子角書曰寧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寧氏也
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衍則殖也
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故聖
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
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
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嚴延年奏光擅廢立
亡臣禮奏難寢然舉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秦星堂

朝敬况私意邪范棼桓爨之徒殺身不顧秦正元
時司馬
師廢帝為郡陵公范棼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祥
任寢所乘車凡三十六年而終晉咸和二午蘇峻
反桓爨據流離後峻將軍攻君子所以深取之
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
始此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邲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衛也
取衛西鄙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呂氏之事
元烈而罪

傳左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
姬之

妻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生
入夕共
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
公惡而婉貌惡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向畏而惡
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
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
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
太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
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
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內師不
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秦星堂

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
太子反徵驗而聘告
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
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棄
即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太子曰唯佐也
能免我以其
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
師聞之謹也而與之語欲使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
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
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
人余胡弗知棄非平公嫡夫
人故伴焉不知聞人歸以告夫人夫

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王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晉人執衛甯喜

附錄

傳左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哭 奏星堂

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傳左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戮於勇壽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欒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乙卯靈王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哭 奏星堂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始同主盟於是南也於漢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耳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孫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易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

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

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公子縛辭曰天負羈繫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縛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縛望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携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維彼視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辛

秦星堂

傳殺梁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路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紵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晉之不主夏梁渙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日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日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

丙辰靈王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歲星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是歲當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今巳在玄枵

行失以有時苗無陰不堪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歲星歲星也木也木為青龍歲星歲星也木也木為青龍歲星歲星也木也木為青龍

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歲星也木也木為青龍歲星歲星也木也木為青龍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辛

秦星堂

方房心為宋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女角亢為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女其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歲星入虛耗之次時復不饑何為

夏衛石惡出奔晉衛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附錄

求。置。梓。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
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
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
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書。公。朝。王。之。衰。所以。見。王。棄。之。棄。書。公。如。楚。以。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至。奏。星。堂。

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
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丁。巳。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
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
弗。禁。既。而。悔。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行。卒。

不。在。君。側。

關。弑。吳。子。餘。祭。
殺。梁。關。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關。不。得。齊。於。人。不。
稱。其。君。關。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
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
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人。近。刑。人。
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

春秋。四。傳。通。辭。卷。九。襄。公。至。奏。星。堂。

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新。而。復。生。日。其。棄。諸。

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
鄰。矣。其。誰。云。之。

胡。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
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

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鄒鼓父黨叔爲一耦。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孟星堂

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貴貴紵各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于君。

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危至君又在殯。歎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賢自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解公羊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

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孟星堂

同欲立之以爲君。謂曰。今若是。是迂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送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闔廬子長曰。先君之所以不與于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

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子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弑吾兄，吾又弑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

傳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奏星堂

王之聖，而季子為大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皆不登其姓名，而叔胥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子讓國，天下賢之，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

流無異稱也。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

報范叔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奏星堂

傳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書會于澶淵宋災故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吳

秦星掌

則可謂知務乎

已未景王三年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

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夫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

衰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

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

比及葬。三易衰。衰祗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

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祭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

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襄公

吳

秦星掌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起之疑
天子錄
紀始

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輪也。其
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
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易。鳥。人以時填。審館宮室。圻人塗者。諸侯
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
客中車脂轄。中車主車之官。則隸人牧圉。各瞻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展。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
賓得速去。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
春秋四傳通辭 卷九 康公 卒 秦星堂

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寧復有。菑患耶。不畏寇盜。而亦
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
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賓見
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
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曾喪。亦敝邑之
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
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
羸諸侯。羸。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
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十有一月。昔人滅其君密州。

春秋四傳通辭九卷終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昭公

公名彌穀公妻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
即位在本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
二年薨于乾侯後
法威儀恭明日昭

庚申景
王四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昭公

秦星堂

傳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

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

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

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聽命城外除令

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

使豐氏公孫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

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

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欺其先君將

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無以復唯大夫圍之

歸于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怒諸侯使

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

敵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祖伍舉知其

有備也請垂橐而入示無許之楚令尹圍請用牲

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恐晉先故欲從舊書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

以自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

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官有前不亦可乎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昭公

秦星堂

國在會既緝蒲為王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

之寡君假其君以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

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謂鄭子哲殺伯有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

代二子慙矣圍蒙而不終州犂為國所殺

會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

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

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

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貲脩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

先克武仲蠻夷

三月取郢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晉中行穆子荀吳敗無終戎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更增

以當一必克困諸阨又克諸皆卒去車為自我始

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五乘十五人今去車

春秋田傳通辭 卷十 昭公 三 秦星堂

三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

不松屬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

為前拒兩伍專參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

胡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

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

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

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

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

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

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別莒

葬鄆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胡鄭放實弒而書卒何與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

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

春秋田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四 秦星堂

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

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

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

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

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辛酉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

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壬戌年三年

附錄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左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

秦四傳通辭 卷十昭公

五

秦星堂

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忌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

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

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

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

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

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

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者之發

秦四傳通辭 卷十昭公

六

秦星堂

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聲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皆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之後陳始封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裡相室而女富溢費寵富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節晉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禍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護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息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歿。豈其獲祀。言不祀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夷。瑱者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七 秦星堂

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于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始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附錄

左齊侯田于菑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髮變封黨言已衰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冬大雨雹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八 秦星堂

北燕伯欵出奔齊

胡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于厲氏事見成公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于趙村五代漢隱帝乾祐元年楊郭史弘掌郭威等之郭威等入朝伏甲士殺之于東廡遣使密召郭威威將兵入朝士出拒之至趙村為亂兵所弑允明等衛獻公茂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事見左傳襄公十六年故人不尊陪貳

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

癸亥景王七年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傳左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夏十月西陸朝覲而出之。春分至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互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玄冥北方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九

秦星堂

之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富受冰者盡領賜之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霜電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戴冰之道也。

傳左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子也。信任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則亦誣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蔣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專舍諸侯始此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十

秦星堂

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宋公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楚子示諸侯。修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命。

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胡傳

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楚虔執麋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士

奏星堂

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于棘里。而繼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故楚麋書卒不革其僞。赴于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于後。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

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遂滅賴

九月取鄆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士

奏星堂

甲子景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

甲公室也。罷中軍。季孫則曰。叔孫爲軍。各毀中軍。

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駁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

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仲

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斃。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齊地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已為勢不可能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皇堂

胡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通義經見
以志管城
二人通經
昭公以志
楚師之失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始

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

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敵邑休殆而忘其灰亡無日矣今若奮焉震電焉怒也盛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皇堂

秦皇堂

胡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邠城濮戰楚卜吉而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師敗其效乃在邠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于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

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劉敵以爲其實不同。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懷絕人之意也。

乙丑景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星堂

葬秦景公

附錄

傳左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諄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之有乎心也。更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漁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

春秋左傳卷之十

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見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于是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星堂

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微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閭寺殺世適。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朕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始皇帝至沙丘。病甚。賜長子胡亥教。以嚴刑峻法及沛公信恭顯十常侍。詔立胡亥。教以嚴刑峻法及沛公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漢宣帝在官。弘恭顯爲中書令。弘爲後。中常侍十人如黃憲。龍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唐宗增宦官千餘。其後陳弘志。李德裕。敬而務文之。立皆王守澄。專之後。傳宗重。攝政事。一委田令孜。劫帝奔竄。及于天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表以葛覆質以爲槩。槩質也。槩門中梲。流三掣。御輦者不

得入寸也流芳標謂車兩邊各去門達二指控四車軌
度出轍不馬候蹄發足相應拊禽旅拊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面
傷不獻嫌謀不成禽不獻嫌虐禽雖多天子取三
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
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
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雪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卷十一 昭公

九

素星堂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奧

葬陳哀公

十
二
年
九
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陳以存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歸
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

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周景王崩。有尹單佐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鞮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亦此類耳。

秋仲孫覆如齊
禮殿聘

冬築郎圃

巳巳景王
十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齊惠樂高氏二族皆出惠公皆嗜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

二族皆出惠公

皆嗜

內

江于陳鮑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11

秦星堂

漸

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

見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

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

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入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

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覆帥師伐莒

八月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傳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

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

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

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

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主 秦星堂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庚午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傳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詐誘其君執而殺之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歟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如代宗之

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傳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非禮也乃有

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與曰喪不貳事大比而

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

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土喪

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

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主 秦星堂

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于夾寨五代唐天祐五

存焉立梁夾城兵圍晉有喪顏解周太祖殂契丹

王乃出兵直抵夾寨梁軍大敗五代東漢顯德元年太

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祖廟世宗立劉晏聞之

請兵于契丹將兵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

攻之漢兵敗績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唯審于緩急輕重之宜斯

可矣

仲孫覆會邾子盟于祿禚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佺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附錄

傳左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
疾乎朝有著定列位會有表野會設衣有禴也帶
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為王官
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
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已亥葬我小君齊歸

葬齊歸公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昭公

秦星堂

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

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胡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

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

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楚虔殺蔡

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與民守國效疾不

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

世子之道得矣

附錄

傳左

楚子城陳蔡不羹楚要地陳蔡使棄疾為蔡公王
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
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
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
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
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朱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
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昭公

秦星堂

國

辛未景王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左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
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不使遂于河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鄧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

春秋四傳通解

卷一 昭公

注

秦星堂

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衛康叔子。康變父。晉唐禽父。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

陳蔡不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

尹路請曰。君王命剡圭以為鉞。秘言威秘猶言斧柄。敢請

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

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

刀將斯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

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

春秋四傳通解

卷一 昭公

注

秦星堂

實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馬名。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情。音音安和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為棄疾所逼繼于乾谿

晉伐鮮虞

因肥之役也

十六年

王十有三年

秦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公羊 比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弑立也歸無惡

于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

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

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

王經而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左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秦叔弓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星堂

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

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

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

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

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

于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令諸侯 于是止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胡 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脇恃之術

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歛血以中國同憐夷狄

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

詐泄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

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代

秦叔弓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星堂

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

其君民食于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

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寃南蒯子仲奔叛之

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義廢之

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

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

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

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

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

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歸于陳。

胡楚虔遷六小國于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

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

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

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

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

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屋堂

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

後。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

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

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諸季孫晉使景伯辭

吳滅州來。

公西歷王 十有四年

十七年

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附錄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

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屋堂

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

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

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

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

之惡。不爲末減。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

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景王十八年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雖也。喪氛也。其在。泣事乎。

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壬 秦星堂

胡傳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按禮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祥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胡傳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

原缺第三十二葉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夏公至自晉。

胡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壬 秦星堂

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不亦悲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郊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傳胡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

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敵于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墜。吳而降之。罰也。故氣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星堂

天之示人顯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始

傳胡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

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唯費無極。以護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為敵國用。拾日以侵削。至難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

二十一年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胡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

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于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茅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益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秦星堂

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

六月邾人入鄆

秋葬曹平公

傳左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周大焉。與之語。不說。

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冬許遷于白羽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不事齊故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易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易為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吳

秦星堂

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已卯景王二十三年二十年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自以為魯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

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益以免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吳

秦星堂

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之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成吾知不逮我能成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可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諸焉而耕于鄙

夏曹公孫會自鄧出奔宋

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

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若賜之環則復賜之
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
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
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
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
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天 秦星堂

此舜典罰弗及嗣實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
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如漢武帝封姬嘉成
祖功臣蕭何
子孫之類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傳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
險危大人而有各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
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
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

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

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
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于宗魯不亦頗
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
成于公孟縶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歿將往
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
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于春秋
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太惡隱
矣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天 秦星堂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錄

傳左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丘據與裔欬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
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
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歸以辭實公說告
晏子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
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廬所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闕迫近國都之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世位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微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遵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視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關去禁薄斂已責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年 秦星堂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成焉水懦弱民狎而旣之則多成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庚申景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故板晉將伐鄭虞故辭公

辛巳景王二十有一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年 秦星堂

大鬼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如京師止此

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

王子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

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扶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敬王元年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魯取邾師邾惠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執之。

晉人圍郊。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四星堂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晳沈子逞滅復陳夏齧。

天子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立也。王猛當立而未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

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

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附錄

楚囊瓦子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

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四星堂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

棄其上。不亡何待。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

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為里慎其四

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四星堂

王二年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叔孫舍至自晉。

初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觀意。

如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所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雪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春秋申傳通辭 卷十 昭公

星堂

秦星堂

葬杞平公

甲申歲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意如違正卿為已逆婦專恣其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入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傳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

友邦豕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在亦何美之有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

臣子所當為之事

如漢以宦官誅外戚而封列侯唐以藩鎮平亂而進爵為王之

類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鸛鵒來巢

傳左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

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

之馬鸛鵒踈踈踈行公在乾侯徵蹇與禰鸛鵒之

巢遠哉遙遙祠父喪勞公在乾侯徵蹇與禰鸛鵒之

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傳曰鸛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

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

春秋申傳通辭 卷十 昭公

星堂

秦星堂

君象也鸛鵒室穴處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孫宣臣

順于家而主祭于國反常為異之兆或曰此公子

朱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公羊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

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畏之如君子

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

十地

曰吾何惜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其係牛曰維委已者也而柔焉者而順之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于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齒也所以周內外衛以臂爲席也車以韋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昭公 秦星堂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乙酉敬王四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胡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棄王已出而稱居于鄆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而不能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王長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奸

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章若國有外援秦不可

責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昭公 秦星堂

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幸之也成

左傳 左氏曰晉知轅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

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

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秦雖而次不列于雅

降爲國風之意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胡傳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爲之黨

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
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
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而天下不以爲是。疎
薄子猛。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
庶孽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于恃正。
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
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歿。而奚齊卓子亦不能
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
朝之際。危亦甚矣。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吳

秦星堂

附錄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
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
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
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
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
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丙戌景王五年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
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
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
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吳

秦星堂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御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
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
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
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欲以老光曰。
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
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
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
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

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胸遂弑王

廬即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一

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哀疾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

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明即元不

稱國以弑而不歸獄于光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

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

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伊召之所以安商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昭公秦星堂

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郊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丁亥歲
王六年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附錄

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

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曰王以不賄

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昭公秦星堂

諾退朝待于庭饋人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

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

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

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

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

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敬
王七年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穀梁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

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已丑景王八年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昭公

至

奏星堂

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武后廢遷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附錄

傳左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爭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肄謂勞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閭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庚寅敬王九年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昭公

至

奏星堂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傳左冬、郊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名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

為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懲不義也。
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言其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至

秦星堂

辛卯敬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魯地書取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外云爾

夏吳伐越

左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晉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穀梁

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 昭公

至

至

秦星堂

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 終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一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敬王元年

春王

胡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

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于是曠年無君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一 定公

奏星堂

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定公書王不書正者何為季氏立之也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頒也然公羊言即位後者何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所關

甚大皆取法于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

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王者以昭公已薨則

是年實嗣君之年亦猶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

帝始于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

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

胡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鄆

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一 定公

奏星堂

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殯焉關魯葬公墓所在公

惡公欲殯絕其兆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 章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于榮駕焉曰。吾欲為君諡。諡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

九月大雩

穀梁秋大雩。非正也。毛澤未盡。凡地所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三

奏星堂

去讓也。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謂之為君必為先也。其禮寡人當成百姓何勝不敬煩民。夫請者非可詒託請命。願無萬民以身寒無狀。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託猶假寄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

輕其曰菽。舉重也。

癸巳敬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觀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四

奏星堂

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

甲午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意如晉立定公晉怒而公朝請盟于臯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乙未敬王十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兵交止此

胡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一 定公 五 秦星堂

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

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

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王者之師

矣苟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

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胡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

傳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

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遫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一 定公 六 秦星堂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始書

公羊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

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廬闔廬曰

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

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

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于是止蔡昭公

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

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與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不殘滅。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勉力先往也。不古之道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七 秦星堂

庚辰吳入郢

傳左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報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干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 分楚地 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取同 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公羊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十五年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蔡為楚所圍，饑。

傳左 以周亟也，矜無資。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八 秦星堂

於越人吳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報觀虎之役。

丁酉，敬王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之字誤殺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晉三卿內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鄆威于齊故國之

戊戌敬王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微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九 秦星堂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已亥敬王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罪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

蓋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鷹魯于是始尚羔

胡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

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

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

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十 秦星堂

于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

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于魯以奪其民皆

王法所禁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鹹沙之盟鄭衛皆為齊而叛晉故侵之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公為晉侯鄭衛故二國為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文三年齊侯公

諫不從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祀而去曰叛

胡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其說是也

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

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

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

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一定公 奏星堂

祔祭室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

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

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春秋原

情制法故書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

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玉大弓

殺梁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

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

取而取之謂之盜

庚子敬王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得寶玉大弓

胡寶玉大弓或曰夏后氏之璜美玉封父古諸之繁

弱也大弓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

之戎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魯失其政陪臣

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官其

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見不恭之大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一定公 奏星堂

六月葬鄭獻公

齊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齊衛伐盟主不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辛丑敬王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書及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犇言于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齊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宋兵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謂事既成矣而又享之事會是勤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十一

秦星堂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象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穀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晉趙鞅帥師圍衛衛侯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侯犯以不能討武叔之命故茲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以衛不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謝弔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壬寅敬王二十一年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十一

秦星堂

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輕于去國而果于叛君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

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

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始叛晉也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羊曷為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郕

傳胡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

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五 奏星堂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郕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國其城公室欲張而不能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于仲尼遂墮三都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始叛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金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伐晉故次垂葭以為援

夏築蛇淵囿晉不

大蒐于比蒲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懈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衛北伐曹曹不叛晉故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五 奏星堂

胡按左氏趙鞅謂郕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

午圍郕郕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

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

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

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于讒間遷延

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次者唐李光弼傳相州北

服忌之日謀中傷及吐書寇京師郭入援亦未明

人臣之義故爾

冬晉荀寅士吉入于朝歌以叛

傳胡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

逐荀范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歟載書在

河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

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

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

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

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夷谷鞅于黃而魯

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秦星堂

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故臧哀伯曰國

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

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

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

矣

晉趙鞅歸于晉

胡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

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

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

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

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

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關

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

也

薛弒其君比

附錄

傳主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退見史鰌

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秦星堂

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

免于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子文富而不驕

者鮮吾唯子之見不驕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

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

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之黨夫人怨

之曰戌將為亂

乙巳敬王十四年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靈公孫戌與其黨

宋成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頓欲事晉背楚而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

整也使疾士冉禽焉不動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

而吳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

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旅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秦星堂

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師注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之取其一

纓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夫差闔廬使人立于庭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齊侯為會止此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周魯之交止此

祭服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日服熟曰膳其辭

石尚上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

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服

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吐蒲書蒐止此○軍

邾子來會公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秦星堂

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再午敬王二十五年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

左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

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歿亡

焉夫禮歿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

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體不何以能久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

乎

應鳳食郊牛牛成改卜牛

三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歸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

多言者也。指其王高。早等辭。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謀救宋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一 定公 三 素星堂

邾子來奔諸侯始奔夷

秋七月壬申姬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甬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妣

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後輕

冬城漆魯伐邾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

浙汜陳士芳清佩輯

哀公

公名靖定公子母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秋絕筆諡法折仁短恭

丁未敬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胡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哀公 秦星堂

之間夫男女以辨男女各別而係繫之則是降也疆于江汝

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

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

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

者見蔡室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故特書

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辭也

附錄

傳左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

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

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

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與斟

夏同姓滅夏后相相失國依二后繙妻相方娠逃由

諸侯歸于有仍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慈澆能戒

之慈澆也澆使椒求之椒澆逃奔有虞舜為之庖

正以除其害得免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十有衆一旅五百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謀何使季

杼誘豷音戲豷弟也遂滅過戈過澆國復禹之績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哀公 秦星堂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

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

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

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

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

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志復吳仇目臥則攻之以蓼

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縣膽于戶。出入嘗之。不絕于口。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絲之布。吳王得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傳 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三 秦星堂

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申 敬王 二年

二十七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鄆東田及沂西田

此

傳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特。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于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四 秦星堂

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

傳 靈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君命。祗辱夏衛。

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答鄆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經 123-718

滕子來朝滕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傳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

春秋傳通解卷十二

秦星堂

卒大臣又未嘗謀于國人數蒯聵之罪遷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于殺莫不敬其父而忌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于天理逆矣何疑于廢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于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書遷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于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春秋四傳通解卷十二

秦星堂

已酉敬王二十八年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胡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于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

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傳官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季桓子至。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哀公

秦星堂

御公立于象魏之外。門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輕財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藩升也。言不備而責辦。于是乎去表之。表表火道風所道還公官。官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于僖。

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與。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晉比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邾子已受盟。句繹今二卿。喻年而圍之。棄。

信其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哀公

秦星堂

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辰與聞乎。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代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于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書執止此。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

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魯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

城西郭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東公九秦星堂

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崇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傳梁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辛亥敬王五年

春城睨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助范天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壬子敬王六年

春城邾瑕書城止此亦邾晉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屬

吳伐陳復脩舊怨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東公十秦星堂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高而後載君之謀得時矣

叔還會吳于柵魯政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以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來也再敗楚師不如來棄盟逃離亦不

如來一也其來讎乎命公子申為王西子不可則

命公子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開皆昭王兄五辭而

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

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

命願也。立君之子亦願也。二願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不通外使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公羊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諛也。此其爲諛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

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玉節析防稱。景公歿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行過無禮曰化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千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齊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陽生之不子。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啟亂者乎。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于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未向巢帥師伐巢。

三十二年七年

春秋左傳卷十二哀公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鄭故也

夏公會吳于鄆

左傳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

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

曰晉范欬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

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哀公 秦星堂

禮上物不過十二子之物天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

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

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于道長大而大

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

國不致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

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

言其禮時制室以有由然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甲寅敬王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此滅曹也易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

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鄆人公孫疆獲白鴈獻之

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疆言霸說于曹

伯因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哀公 秦星堂

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檜虞之亡書晉

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檜亡春秋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

繫曹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

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

之無伯也

吳伐我書伐我始此 吳為邾故與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

伐我不言四鄆及與吳盟者諱之也楚人圍宋易

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

夏齊人取讎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十五

奏星堂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闡

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讎及闡又如

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

讎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去逆效順息

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

善之優而春秋以能掩前惡而美之也

乙卯敬王 三十四年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爰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鄭雖不義宋覆其師亦云惜矣而又親帥師以伐之不其甚乎

冬十月

丙辰敬王 三十五年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惡修怨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齊貳晉可以討矣晉伐齊故勿與也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十六

奏星堂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彊崩之靈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崩曠故崩曠人固彊

齊復奔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書故止此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

其宰冉求曰齊師在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

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二子不能使求曰居

封疆之間使二子居近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

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

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哀公七年秦星堂

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空政在季氏當子

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

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使冉求從俟于黨氏之溝武叔

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孫孟孫叔

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

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

師懿子顏羽御邠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

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

宮次于郛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遲不公叔務人

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煩役政重多財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

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如之衆從之師

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齊俱

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林不狃之伍曰走乎敗而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

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足為賢徐步而死言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哀公七年秦星堂

魯非無壯士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宵

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

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邠洩子羽銳敏言欲我

不欲戰而能戰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

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也時疑童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

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山奔鄭轅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附錄

左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

賒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
 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石田不越不爲沼。若不吳其泯矣。使醫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詒曰：「其
 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十九

奏星堂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弗以文。六，不難。五，弟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改姓欲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餼。餼，餽也。以夾，將夾，曰：「樹吾墓，積棺。」可材也。吳其亡乎？」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以丘賦一人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此管子內政之法也諸

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

途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宐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胡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二十

奏星堂

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
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
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袒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戚單
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
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
于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
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
于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室。

公會吳于蒙阜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猶

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擊國狗之

疾音係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宋向巢帥師伐鄭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主

秦星堂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

火伏在今火猶西流是九月知司歷過也家語康

今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已未敬王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訢報雍丘之師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書會止此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途于矣吳夷狄之國也

視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

端玄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藉謂吳進矣吳東方

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

能為之則不臣乎言其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

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

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

欲冠也等知冠有差

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

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主

秦星堂

大皆曰子吳偕王矣其稱子正名也明此義則知

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王之議非矣唐

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

況于以父事之如石晉者五代唐廢帝討石敬瑭

傳德光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傳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

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

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于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也。

附錄

傳左

春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盱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為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三

奏星堂

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敵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存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

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

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

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

若不會，視宗將曰：神告吳實然。吳人信鬼，且謂魯故以惡之。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謠言于王曰：

無損于魯而祗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

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魯大夫。佩玉纓，今余無

所繫之。言上服飾備。肯酒一盛，今余與褐之父睨。

之。上有肯酒而我與寒對曰：梁則無矣。麋則有之。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

哀公

三

奏星堂

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

水。則諾。諾其請而與之傳。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

囚其婦人。太宰謠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庚申敬王三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
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
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
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
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歎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歎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哀公

素星堂

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
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君子
易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
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夫不亦樂
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
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傳教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
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

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國也

傳明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

明變垂教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何以約乎魯
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
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欲周道幽厲傷
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
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

春秋四傳通辭

卷十二哀公

素星堂

聖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春秋四傳通辭卷十二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寧人是書采輯左氏
公羊穀梁胡氏四傳削其繁冗其左氏傳之不附
經文者咸刪汰無遺亦間附已意於其下因董仲
舒有春秋無通辭隨變而移之語遂題曰通辭以
明義例之有定然名曰四傳實則依附胡氏無所
異同名曰考校經文去取三傳實則合胡氏者留
不合胡氏者去未嘗以經正傳也



21181868488989